

朝野新談  
第三編  
戊戌年  
第一  
國民野史

同人題

柳法傳舟  
庚子年夏  
柳法傳





斯爲  
稗海

珍珠

船第

一集也。採輯前清名

公鉅子之遺聞，輿事

足有二百餘人。

搜羅

豐富紀述翔實，足稱

有清一代稗官之信  
史也。

# 勝國名人軼事

## 閨媛奇集

斯爲稗海珍珠船第四集也。泣羣

君具發揚女界之心胸以溥化坤

道爲宗旨編輯是書經率真樾候

兩君加以評語又蒙海內諸名士

寵賜題詞數十篇其文筆之豊豔

裝潢之華麗洵爲文藝美術界上

獨一無二之鉅製凡吾清雅逸士

閨閣才子不可不手執一編也

洋裝兩冊定價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光華編輯社



## 朝野新譚編輯者啓事

噫嘻吾國建設共和政體以來亦既三載而政海之風波如故也民德之掃地如故也千態萬狀變幻靡常編者追維過去推測未來似覺有無限感慨激發于中而不自己值春日多暇嘗翻篋中破殘或爲戰史或爲俠傳披覽之餘恍若血光炸影劍氣霜風畢置於字裏行間偶輯成帙擱諸案頭一日爲某君所覩曰當此功罪不彰正誼難宣之時傳此于世亦足徵其眞實矣然編者雖才慚賈生而憾比屈子正堪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某君之言其先得我心哉爰畀諸光華編輯社付手民刊行蓋其內容上自建設偉人之歷史下逮

閭閻畎畝之瑣話無不備載故命其名曰朝野新談至於光復前之戰紀及得因結果之事蹟足資將來正史之搜討者尤三致意於是又附其名曰民國野史本擬以十編爲限自三四兩月迭出甲乙丙丁兩冊後待梓者尙不勝枚舉並承海內君子以鴻箸祕稿紛紛惠賜積疊盈尺又念來日方長風雲正劇此種材料豈可限量爰定於第三編起月出一冊藉開信史之先河俾垂紀念於後世但編者自知謬陋倘蒙達人碩士有以裁成輔相匡我不逮則不勝禱祝以求者也

藏書

番禺 潘蘭史

鑒定

山陰 王爲廣

校閱

虞山 馮靈南

東甌 葉率真

朝野新編

戊己編



C0754627

卷之三



# 自由鐘第一期出版

本雜誌以「發揮世界主義」「鼓吹種族同化」「主張男女平權」「規導共同生活」爲宗旨第二期分「腦海思潮」「文壇拜將」「李代桃僵」「筆槍墨炮」「雁牒魚書」「警鐘譜鐸」「現身說法」「撫劍豪吟」八門全編計八萬餘字祇取還紙費壹角六分函購可以一分或三分之郵票代值連寄費二角（因郵票售出祇得九折故）業於陽歷四月一號出版欲閱者速向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一弄三家（前西華德路六號洋房移此）自由鐘雜誌社購取可也 經理人白

## 介紹馬夢樵醫生

馬君學問淵博經驗宏富精於內科各症而花柳病尤所擅長與予友有年素知其善治病嘗見其治某君淋疾以淋毒接種液注射皮下三日而痛消淋止者已二月病勢垂危骨瘦形消中西名醫延請殆徧莫不搖頭束手經馬君診治以砒霜水注射皮下一針而熱退再針而嗽止至三十針而離牀行動矣可謂神乎其技現設寓於城內九畝地德潤里四街廿七號上午候診並設分診所於英界五馬路寶善街來安旅館下午候診用敢介紹於病家慎勿交臂失之

姜泣羣介紹

## 民國野史戊己編序

姜子泣羣輯民國野史戊己編成。以全書示余。并告余曰。此記吾國共和以來朝野之遺聞軼事也。嗚呼。吾國自清政不綱。武漢發難。迄於今日。二年有餘。時日雖短。而朝局之紛更。禍變之蜂起。倏焉忽焉。過去之事。如電掣。如風馳。瞬息之間。狀態百變。默思回溯。幾類夢境。竊恐後我生者。欲得其詳。益難矣。姜子知今日世局之奇變。人事之複雜。一再傳後。必不能知其真相。於是搜集近二年來之事實。凡有關於民國之政局人物者。輯成此書。或詢諸師友。或取諸記載。文不加刪存其真也。事不厭瑣。紀其實也。嗚呼。我知姜子之用心苦矣。或

謂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不能執狐史嚴凝之筆正非而定是褒善而  
貶惡成一代之信史僅僅以裨官野史依附於著作之林有書等於  
無書竊以爲不然書之傳不傳不在其人而在其事也我知此書出  
而世之談中華民國開國史者必藉以爲考鏡之資至後世或可補  
正史之所不載不傳者伊古以來山林著述恆重於館閣文章無他  
能紀其實而存其眞故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子其勉乎哉

民國三年五月十日虞山靈南識

## 民國野史戊己編序

吾國歷史何代蔑有然自辛亥前所謂正史者皆一姓之家乘耳若野史則凡所紀述雖不盡關國事然東鱗西爪每足以補正史之缺且往往載筆翔實亦有愈於正史者蓋以正史或不能之無所瞻顧而野史則多係私家之傳述皆具有微意其態度亦較爲自由也民國肇建出版自由雖尙無完全能力然已稍稍舒展不復如往日之跼蹐姜君泣羣編輯民國野史已出甲乙丙丁等編期以十編竣事其紀載實搜羅富而其用意則良苦良厚血痕淚痕嬉笑痕風雲變幻演象日更其載筆亦將與之日進徇是以往雖百編猶不嫌其多

也茲以戊己編出版在卽姜君囑書數語爰書此以歸之願君之有  
以餉我於無既耳

民國三年五月 爲廣

# 民國野史叙

懺 華

野史胡爲而作乎。一夫爲剛之時。言隱於榮華。史官爲其脗合。惟馬首是瞻。祖有德。吾則頌之。宗有功。吾則歌之。是亦足矣。奚暇問人家國事。英銳漂逸之士。猶然唉之。恂恂而起。視其篋。而遺聞軼事尙存。則鳴。丁斯時也。以有野史。迺至帝座客星。故國明月。遺民臨睨舊邦。低徊不能自己。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諱言而言。不諱哭而哭者。帷燈欲蕊。匣劍不鳴。獨抑鬱而誰與語。故述往事思來者。丁斯時也。又有之。今日何日。共和乎。民主乎。休哉。朝非忌諱。何患乎。無信史也。而有待於野邪。嗟乎。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朝野新譚序三



# 朝野新譚

(一名民國野史)

## ◎ 戊編目錄

趙聲傳

趙聲軼事一

趙聲軼事二

趙聲與林文

趙聲軼事三

戊戌變政時之趙聲

趙聲遺著一

趙聲遺著二

鄧水

姜泣羣編輯

趙聲遺著三

馬君叔璋小傳

紀艷一（泥絮鴛鴦記）

紀艷二（揚州春夢錄）

紀艷三（金闇秋聲記）

紀艷四（吾某）

紀艷五（不屈權勢之王克琴）

紀艷六（京華新史）

紀艷七（宋教仁之日婦）

紀艷八（尹昌衡之蠻女）

紀艷九（熊總理馮上將之內助得人）

紀艷十（中外臚歡記）

紀艷十一（隔江猶唱後庭花）

紀艷十二（外交部大跳舞會）

紀艷十三（交通部跳舞會）

紀艷十四（法使館古裝跳舞會）

紀艷十五（兩總統結爲兩親翁之佳話）

紀艷十六（文明結婚之歷史譚）

紀艷十七（北京女子敦誼會開會盛況）

紀艷十八（廳長納妾風潮）

紀艷十九（藝術館主人良匹記）

紀艷二十（南京女學生）

◎己編目錄

蛻庵遺事之一

陳烈士佩南傳

陳烈士袁餘錄序

飛行家馮如事略

遊頤和園記

金陵鄉翁

義丐武訓第二

錢恂與陸徵祥

新游俠傳

美人烈士付斜陽

治賊奇聞

地震誌異一

地震誌異二

庸言報頌

可作民國總統之模範

華僑一角傷心史

華僑一角傷心史(二)

熊內閣之詞稿

白狼小史

爾壇遊記

鍾固民之西藏談

熊烈士成基小傳

論躁競

紀趣一（大炮護花更正書）

紀趣二（昭陽黃芽菜）

紀趣三（欲離婚須看生理學）

紀趣四（民國財政之滑稽談）

紀趣五（清宮瑣聞）

紀趣六（應運皇帝升遐之笑史）

紀趣七（葉封翁慶壽盛況）

紀趣八（黎副總統之妙譬）

紀趣九（省長賦詩答僚屬）

紀趣十（官署壁上打油詩）

紀趣十一（北京新竹枝詞）

紀趣十二（藏番營中之奇文）

八指頭陀遺詩一首

吳芝瑛爲弱女請命

獄中人語

陳家鼎革命大事記

爲民懇讓賠款書

名人韻事

三烈女同時畢命

朝野新譚 戊己編 目錄

朝野新譚目錄終

事略在第四編

故海上軍將贊侯先生



祭故海軍上將黃鍾瑛文

袁世凱

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總統特派海軍中將蔡廷幹致祭於故海軍上將黃鍾瑛之靈曰。

樓船橫海實下諸越熊津湧江唐功赫赫嗚呼司令百夫之防步艦火舫校戰玉堂皮島遏建鐵舳三千惟我閩人迅厲無前復漢之年義旗雲舉微我司令建康莫下十洲交競六合大同王彥輪舟海權之雄如何不弔大星晨落人之云亡光華蕭索素車白蓋蜜勺瑤染英靈如在表海決決

唐 少 川 先 生 生 結 婚 圖



主張人道主義  
發起懇讓庚子賠款會

王文典先生



鄧孟碩先生



鄧家彥出獄記

孟碩鄧君家彥爲前中華民報總理中央政府以該報鼓吹革命控由英公廨於去年八月二十三日提訊判君西牢監禁五個月於今春二月二十二日爲屆滿之期是日由君親友某君等將平日所穿之中國衣服送往捕房將囚衣換去本可於是日由公堂開釋適因星期公堂停止訊案當由君之親友繳證銀五百元由捕房先行開釋二十四日下午由某君等發起假座法租界公館馬路鴻運

實業家馬叔璋君遺像



## 馬君叔璋誄詞並序

朱之翰

新學家。以祭祀爲迷信。故有廢祀燔經之議。何所見而云然。余甚不解也。祭祀乃生存者。聊表無可奈何之情。卽泰東西各俗。如以花圈洒淚於荒草叢塚之間。特以習尚不同。而言情則一也。我俗素降祭祀。椒漿之外。所以表哀追悼者。尙有墓表碑銘志誄。非泛然無意之作。何不思之甚耶。馬君憲成。肄業京師財政學校。雖不自命爲新學家。然人視之果儼然新學家也。今以乃弟叔璋之喪。詳敍事實。徧徵詩文。余與憲成初見於都門。一遇知爲敦篤好古之人。與近來時尙判然兩絕。竟以乃弟之故。惶惶焉若有求而勿得者。其天性之厚。不爲浮俗所移可知。余本不文。重以憲成之誠。不得不勉作誄詞以告慰焉。詞曰。

魂昇於天。魄降於地。手足情深。古今誼可憐。遠隔三千里。聞之痛悼。潛潛淚。自古有生皆有死。金玉相關能有幾。鵠原抱痛祇自知。上有雙親應三思。君不見古時顏子壽命短。老彭述作焉能避。德行縱然列四科。造化神通難參議。其如命也可柰何。堂上承歡天休至。

士女  
邦鄧甯江傑女之難紓家毀



毀家紓難之女傑（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民國新聞）

神州女界協濟社會員江甯鄧邦康女士爲前清禁烟時代鄧嶠筠尙書曾孫女年十九適陳國權君內助極賢近年陳君因奔走革命置家事於不問一切子女入學等事皆惟女士是賴上年冬陳君發起中美英睦誼會不收會費一切經費獨力擔任所費不貲昨日鄧女士因聞美國有展緩承認中華民國之說急與陳君商酌將金鍤一副質去交中美英睦誼會於昨夜發長電一通致美大總統威爾遜及外交總長白雷請速承認中華民國云

鶴徵不出

論振疲聾

講學柏林

飲馬居庸

幽燕老劍

吳越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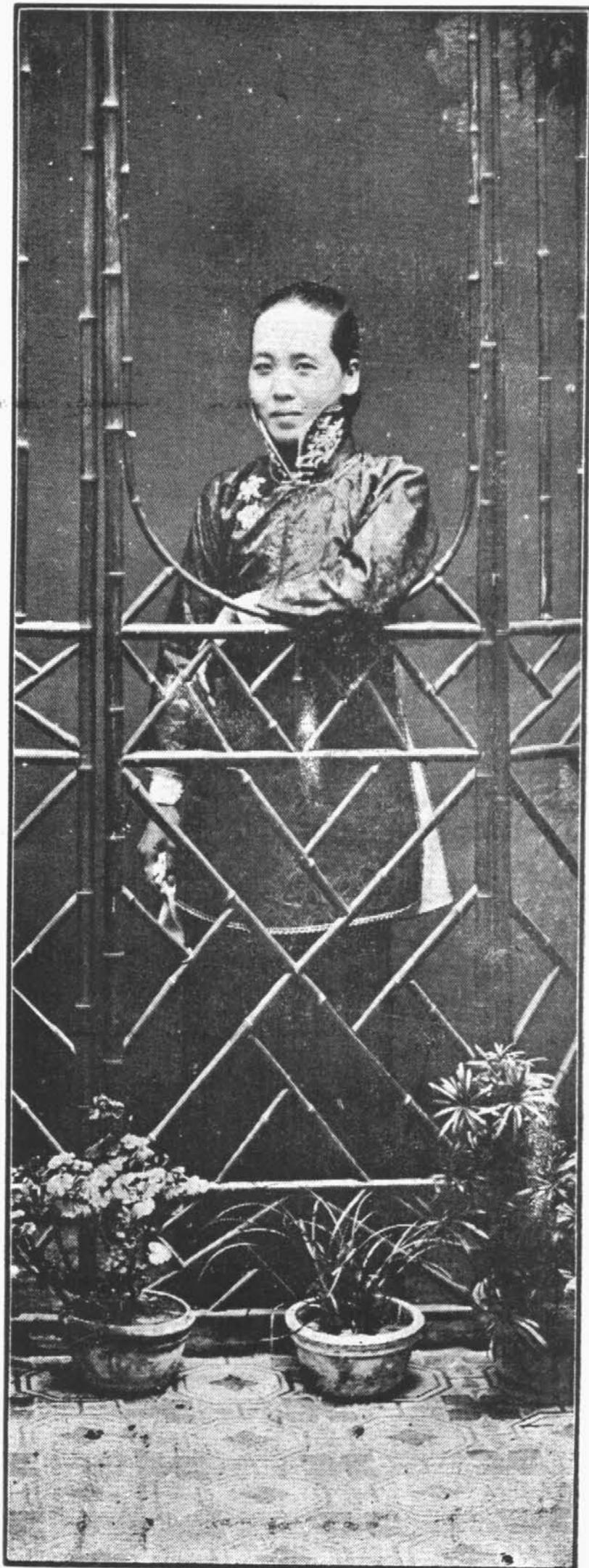
平生淡泊

竊比臥龍



潘蘭史先生  
(者定鑒編本)

子 月 姜 傑 女



容 遺 梅 哉 華 女 孝



編 四 第 在 載 畧 事

王爲廣先生



事略在第四編

本編校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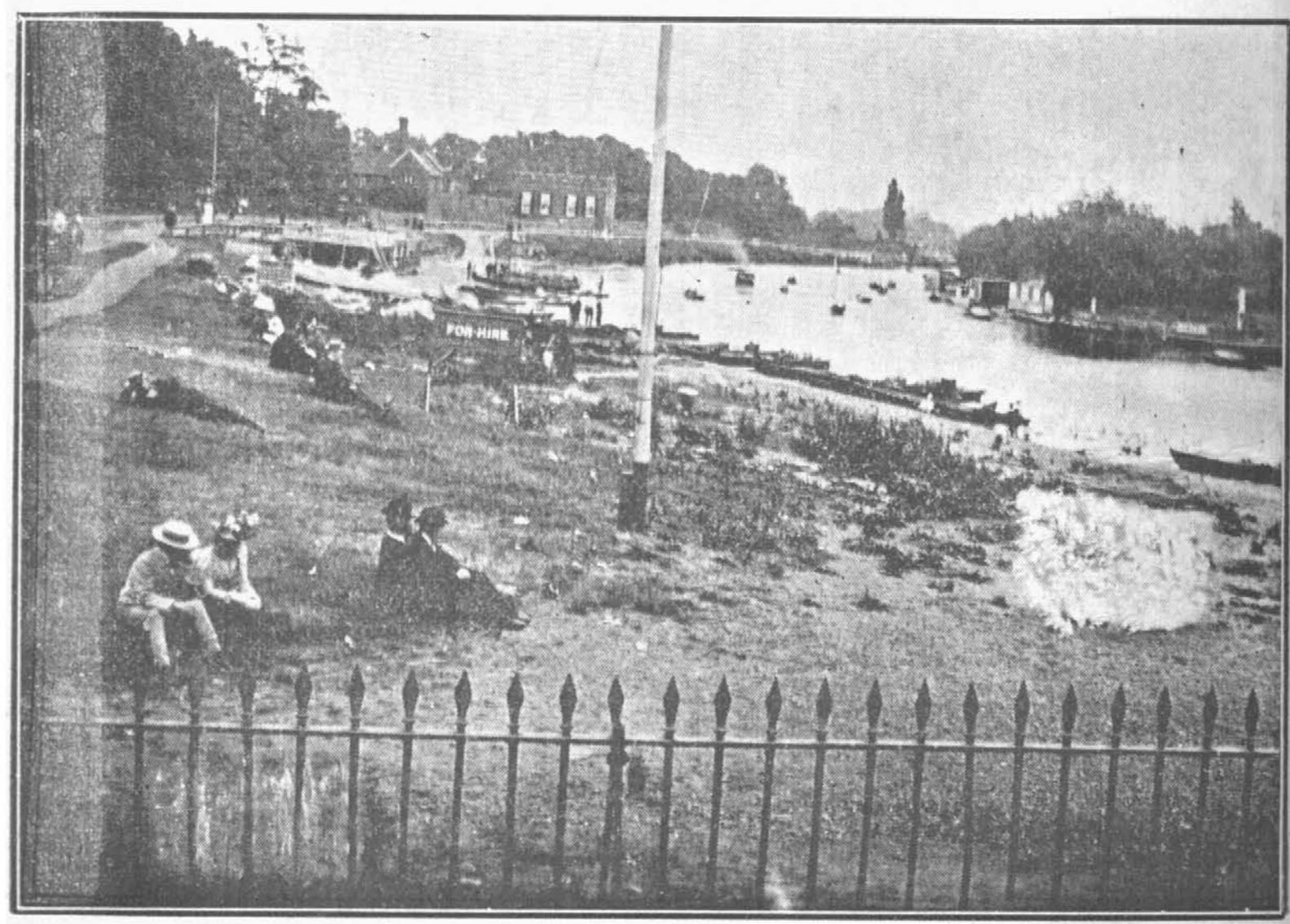
團彈炸隊伐北子女省蘇時復光  
清陳名今華守陳員團



會義同子女起發  
士女飛雄胡



新金山華僑遊公園



刊 附



畫 名 西 泰

# 朝野新譚

(一名民國野史)

鄧水 姜泣羣編輯

## 戊編

### 趙聲傳

自五胡亂華。一馬化龍而京口一隅蔚爲南朝重鎮。所謂北府酒可飲兵可用者是也。金行代謝。寄奴挺生內訌。既清戎車。遂駕陳師。廣固慕容就擒。因壘長安。姚泓面縛於以正。猾夏之誅。雪陸沈之恥。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於鑠武功。猗歟。休哉。蓋自壞邪南渡以來。祖邀桓溫。所未有也。昔無忌異代漢高。悟悵於夷門。端木問仁。尼父嘗嗟於微管。雄風躋逝芳躅。未淹誦稼軒。尋常巷陌之詞冠帶。遺民有餘慕焉。顧或謂寄奴醉心禪讓。之業倉皇。南返委秦地於赫連。恢復中原之烈。睡平棄之故毀譽。猶半千載而下。漢厄重罹。士不帝秦人。

思覆楚迺有天水王孫丹徒布衣承祖宗之餘烈鍾江山之間氣慨焉欲挽天地而澄清之櫛風沐雨有志於救民黃屋左纛無心於嬰綱以視寄奴楚社方夷宋臺早建公私之判夐乎遠矣顧虜燄方張義旗屢仆出師未捷賣志長埋管樂有才關張無命白魚遲躍黃鳥先歌甯非羲軒之不幸而華夏之大哀乎四海雖遙百世雖遠悲歌慷慨之士猶將憑弔前人慕義無窮而況誼託同盟身慚後死者哉去病之石未勒於燕然有道之碑遽徵夫立壞江村六月朔風夜號鬼雄有靈庶幾相余淚溼隃麋魂填溟渤後有來者請視斯傳傳曰君諱聲字伯先姓趙氏丹徒之大港人也父爲鄉老有聞於閭里君生而有大志龍行虎步瞻視非常既負奇慧復擅神力慕義若渴疾惡如仇大港固有虜吏一日捕市人置獄其母泣請於君父逡巡未應而君已入獄破械挾囚出矣時年甫十四一市皆驚吏亦無如何也少負神童之目九齡應試邑令欲畀以冠

軍君顧弗肯循繩墨作字大小錯出縱橫溢尺幅乃已稍長成諸生復舉拔萃科才名藉甚會科舉廢入江南陸師學堂既卒業任新軍標統焉自滿州盜中國二百數十年胤禛弘歷屢以文字興大獄士無敢言種族者民益懵然忘仇事虜太平天國坐是敗談者猶寇洪王帝愛親勿悟也孫逸仙建義惠州響應未衆踰歲而蘇報倡道於滬滬昌言夷夏之防鄒容諸子相繼起著書立說民族風潮始一日遍東南數省君自肄業陸師時已隱然自任匡復之重矣既掌兵柄意氣益發舒嘗率部下謁明孝陵猝詢其衆曰若曹亦識此爲大明太祖高皇帝陵寢乎衆有知有不知則雜然應君慷慨大言高皇逐胡元奠漢族功業隆重無與比倫至聖安而復亡於虜閩浙滇黔亦繼陷地下有靈弗來享矣吾曹亡國民其何以報前皇衆皆失聲痛哭復雜然和曰唯主將令是從君喜撫循之益力語駁聞於虜江督將中君以危法顧事無左證第罷其職所部兵

士夙歸。鬻君臨別贈言。淚盈盈承睫也。君既不得志於江南。則北走津沽。從皖人吳樾游。吳之縣刺廣會端方也。君實與其謀。多所擘劃。謀定吳促君南行。君貽詩告別。吳答以書曰。每誦君詩。不覺心酸淚落。豈某之傷懷後事。而出以兒女之情乎。抑詩意之感人深也。復謂某爲其易。君爲其難。蓋以陳嬰杵臼之謹。相勗云及副車誤中。吳以身殉君益。指天劃地誓有所爲。遂入粵。復新任軍標統。會廉州以抗稅樹幟。土人劉恩裕爲之魁。四方志士多屢入其軍。勢稍稍張。虜粵督命君率師禦之。君旣抵境。密遣部下通聲氣。顧劉起草澤無足共事。虜將郭人漳與君同行。又時掣其肘。君怒謀誅之。弗克知事未可爲。遂馳告諸志士。使他去而劉黨亦分道離散。廉事遂定。君設宴廉之南門外海角亭招諸將校痛飲酒酣。卽席賦詩有八百韻。兒多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旬蓋君以所志弗就。徒爲虜馳驅。不能無所快也。顧郭人漳已冒其勳。受虜上賞矣。君旣班。

師旋廣州。虜粵督張人駿亦器其能，將畀以重任，而端方自江南密電戒張，謂君才堪大用，顧志弗可測，母養虎肘腋，致自貽患。張獲電，遽削君兵權，使爲陸軍小學監督。未一月，復降督練公所提調。君知無望於內，遂急歸，請吳一省其家，復走香港，謀大舉焉。香港密邇兩粵，又爲虜政令所弗及，亡命之士多竇聚。於是既獲君來咸大驩，怵君以粵新軍多已舊部，且與滿更不相中，謀藉其力，以覆廣州。一日度庾嶺而北，中原可圖也。因屬其事於皖人倪映典，而已爲之謀。主顧事終弗集，映典殉焉。虜吏知謀出於君，懸五萬金購其元，值騎四出，卒無所獲。威名愈振。初，揚州熊成基者，在江南時，曾隸君麾下，受其陶鑄，及虜酋載滌那拉母子相繼暴斃，熊遂起兵於安慶，事敗，走海外，謀刺載滌於哈爾濱，機洩，死之。君素未以國士期熊，聞耗歎息曰：昔在金陵，賢豪輻輳，若熊者殊碌碌，不足道。孺子今日乃能先我成名耶？會汪精衛、黃理君北入，虜竊刺攝政載。

澧復不得當且被囚君益發憤遂奔走南洋羣島遍訪其豪傑備軍實購器械期年而後有成將以紀元四千六百九年辛亥夏四月潛師襲廣州推黃克強爲總司令率同志先期入粵而君與胡漢民駐港備後勁於是吳楚閩粵滇桂洛蜀皖贛越十國之士相繼來會論者咸謂中興有日矣會粵人溫生才新自南洋歸狙擊虜將軍李琦殪之廣州大震戒嚴而虜之詞人有廄身吾黨者復漏歸焉虜兩廣總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準益擁兵自衛且下令大索黨人知謀洩有議解散爲後圖者克強持不可謂網羅已布散無所之戰亦亡不戰亦亡不如先發事縱弗成猶足以謝天下而激後起也衆曰諾三月二十九日遂攻虜督署入之張鳴岐倉皇洞垣如狗竇遁義師旣失張而李準兵復大至乃巷戰人自爲鬪無不以一當百殺傷相當顧衆寡弗敵卒敗北石經武宋玉琳石慶寬喻倍倫姚國樑秦炳王明章雲卿羅節軍周華勞肇明李芬林常拔

杜鈺興黃養臯李晚王鶴明李文楷馬呂羅坤李子奎李文甫林修明饒輔廷  
李羣陳文坡陳文有嚴確廷黎開龐雄羅聯羅裕光梁緯徐明林文方聲洞林  
覺民林尹民陳與榮陳可鈞陳更新馮敬劉元棟吳適劉六湖郭炎利郭增興  
郭鉗官郭天財翁長祥陳孝文陳大發林茂增王文達曾顯虞金鼎周團生吳  
順利丁細弟柯刀爲劉枕玉陳志徐晒西封來冕阮德山華金元林華嵩周增  
林清華劉爐陳文李仲陳保榮李自恩林榮平張作游陳作新吳炎妹林七妹  
輩百餘人先後死之獨克強等數人得脫間道走香港初君與克強約師期既  
定卽親入粵會二十六日某女士自粵渡港謂機械已漏事且弗諸君因留港  
俟之而不虞衆之驟發也旣得密電知有二十九日之舉卽倉卒就道舟行晦  
日晨始抵廣州則事已大去黨人盡死遂復回港感憤成疾廢寢忘餌醫者謂  
癰生於腸請割治君急於離港弗允顧病益甚黨人送之入病院施刀割而遷

延日久體弱癱成亦已無及矣君初病神志猶清旣施割治翌晨咯黑血遂昏憤時狂呼曰黃帝來詔或曰岳武穆來晤四月二十日竟卒年三十有二克強諸人殯之於港顏其碑曰天香閣主人之墓

柳棄疾曰得臣猶在晉憂未艾伍員不來楚其旰食人才之關係於國運豈不重哉廣州義師雖敗識者謂克強有天幸得脫而君又健在左提右挈捲土重來天下事未可知也虜廷以君再蹶再起事敗而名愈張忌之益甚復疑其伏處大港緹騎絡繹鄉里騷然豈知君不死於沙場不死於柴市而遂奄忽牖下乎北征葛相遽痛隕星南渡宗侯空呼渡河天其終不欲漢族中興耶何奪我伯先之速也嗚呼痛哉君嘗爲友人書聯出句用汲古得修綆友曰偶句其盪胸生層雲乎君曰吾不作頭巾語乃大書交情脫寶刀五字書法奇崛下鈴一私印則天水王孫也時作小詩尤饒奇氣舒捲雲霓吐海岳蓋岳鄂王石翼

王之倫。豈章句小儒所能夢見哉。飲酒可數斗。許醉後有力如虎。其自粵反吳也。僚友爲置祖筵。既醉則漫罵其座人。伸足蹴壇深入者數寸。力拔之出血涔涔。不顧。旣抵滬瀆與余邂逅於酒家。介丹陽林懿均而訂交焉。終席無一語及國事。明日卽別去。然余觀君眉宇間英氣咄咄逼人。雖微林君言亦知其非當世第二流矣。聞君首途時遇豪強爲不義者。奮拳毆之。至垂斃。幾扞文網。益想望其爲人。自君走海外。復遭名捕。萍蓬踪跡不復可親。去歲九月。君客遊檳榔之嶼。始屬蜀友雷昭性。輾轉存問。洎余裁書叩起居。而君已他往矣。今年三月初復以書來。詞曰。別來三載。想思無已。偶於近刻。得見詩文吟誦。至再如對。故人茲有請者。弟自出亡以來。未敢少自放棄。近極意經營。所事在指顧間。惟阿堵物。尙虧一費。就力所到。已窮羅掘。焦思欲燃。若是掣阻。殆不止。士敦笑人。昔公瑾用兵。子敬指囷以贈江鄉。先哲高義。如許矧用急難。遙呼將伯千鈞。一。

髮。尤甚。前人見信。望卽於數日內籌措。至少兩千圓電匯香港。以供急用。萬勿見却。他時握手中原。必有以謝君也。余旣得書而力未能報。乃賦詩一章。以告罪。有此情。或者皇穹諒忍死猶堪睹。凱旋句蓋自憐。蟻下才謬。廁同盟之末。旣不能如終軍之請纓。復不能如卜式之輸財。內疚神明。外慚良友。幸而日月重光。冠裳再造。專車之骨獲免於塗。山羊裘之足得加於文叔。甯非大幸。詎料平陵一蹶蒿里。再歌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君子猿鶴旣反袂於黃花。賢者龍蛇忍招魂於朱鳥。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然而人心未死。來者難誣。沈書眢井。終開大明之天。抉目胥門。會見勾吳。之沼西臺。臯羽尙有餘哀。南國夷吾詎無佳傳。爰以祈死之范文。勉爲執簡之南史。君眞諸葛大名。垂宇宙之間。我愧尼山絕筆。繼春秋而後。(柳亞子稿)

趙聲軼事一

趙聲江蘇丹徒縣人。初字韻譜。少年聰穎。十一歲便能振筆成文。所讀四子五經諸書三數遍。便能默誦。通過鄉塾中早有神童之譽。所從諸師無一不奇其才之敏慧。年十三進爲庠士。越四五年。又舉爲拔貢。爲人沉默寡言。素具大志。性篤純樸。鬱怒不溢諸言表。所著八股。有八銘。諸名家爲胎色。筆力沉雄。措詞古雅。其聲調如鴻鵠落琴心。會江建霞督學其邦。誦其文而異之。致選爲拔貢。以禮延座。大爲賞識。遂割所蓄珍品以餽贈。其餘詩詞歌賦多仿古作。不以時派之班香宋豔爲美色。友人某趙鄉人也。曾誦其是歲進庠經古賦作題爲鸚鵡洲吊彌衡。惜未目其全豹。而尙耳其全音。至今憶之。猶覺一種咽泣蒼涼之古調。寫其當日憑吊之悲聲。真是淚洒胥門。汨羅江水。聲聲激楚。尙宛刺吾耳鼓也。其生平最喜賦詩。後吟之。多是感激時事。曾記其少年賦專諸刺王僚五言古絕一首云。

暮色冷江楓

橫秋劍氣虹

灰魚樽俎上

鐵血洒吳宮

讀之其筆力遒勁如沉鴻矯矯不絕餘音詩性如此而可知其爲人矣後甲午中東戰敗北洋艦隊覆沒不起兵連禍結之際化干戈爲玉帛趙聞之悲憤不勝一室撫膺閉門飲泣方悟制藝所誤遂把十年前窗中嘔心瀝血之筆墨毅然束置高閣父兄師長見其淡於功名異而問之趙答曰制藝小道困煞心思不足以立國朝廷不久必當廢以今日藩籬盡撤之中國讀書者非從聲光電化理學機器制造工藝練兵興學出洋游歷考察政治以歸溥國人不能復富強也迨戊戌政變庚子聯軍入京兩宮蒙塵駕返後竟中肯微言諸父兄師長方服其見趙則已赴東瀛肄業於早稻田大學法科矣三年學成歸國著書甚夥卷帙帙皆新學之譚洋洋數十萬言不須思索搦筆疾書鋒極犀利振振有聲如蠶虫桑葉考其所著類多實業專科叢書今刊流吳越各坊間如龍門

之價。一時士林有紙貴洛陽之重也。其留東時。暑假至東京游歷。信步於青草淺町之間。見有古屋三楹。前臨綠水。後枕青山。紙窗蕉影。風景清絕。屋後有菜圃。地拓三弓。青青掩映。趙晉謁與主人周旋。方知主者是板倉重矩。世爲幕府。今隱居於此。及仰額讀其堂上所懸之扁曰咬菜軒。署款乃野間三竹所書也。書爲隸法。釘頭鼠尾。筆力蒼古。言次重矩問趙曰。今君負笈千里。跋涉風濤。留學數年。然後返國。可預爲君異日賀也。惟鄙人久厭仕途。淡然利祿。舉世代幕府流至鄙人之手。一旦而厭棄之。故不便與君暢談當世事。今因大雅枉臨。敢乞代書二語。君肯爲我署名乎。趙曰。鄙人書法。奈非精筆。如不嫌魯拙。請不妨研墨濡筆。賜教重矩領之。須臾備晉。重矩先自出稿二語。乃先人自爲寫志者云。前身蘇武歸來日。一瞬居諸十九年。趙讀之。即爲代書。下署自款。筆力健勁。爲重矩所贊賞。惟所書二語。則茫不知其何所旨。重矩乃從容而解曰。鄙人七

世祖名大寺公信。曾仕光明帝爲大夫。因諫帝夜宴嗜酒。忤帝怒。帝欲擘劍斬之。幸當時諸卿間免。公信遂罷官。徙居朝鮮。一意韜晦者十九年。今乞君書而附梓。懸諸座右。以爲先大夫自題寫志之紀念也。趙領解不禁太息。嗟相與談話一番而別。此事由搜羅趙君當日留學所記之殘稿。特編附記爲軼事。及畢業返國時。直隸總督爲袁君世凱。開辦天津北洋陸軍學堂。參倣外國陸軍制度。聘日人竹松井三郎爲教操長。趙留日時。曾與竹松井三郎相善。及聞其就聘至趙。往晉謁寒暄後。竹松井三郎問曰。君畢業返貴國後。正當興學時機。會否就聘。趙曰。延聘者雖踵門而至。我皆善辭焉。問曰。何也。趙曰。吾志非鴻鵠。乃鶻鶻矣。所恨志力不足。吾之志力不足者。非真志力不足也。乃自己學力不足故爾。苟學力足。則挾有專門科學。嫻精利器。何患無位哉。以我前留學貴國。畢業於普通。不足以適遂吾願。今何幸君駕就聘。欲再專科。陸軍兵學。北面修。

弟子禮。今來爲此君。肯爲我訓乎。竹松井三郎曰。善。趙曰。蒙君循循善誘。當勵志勤修。以遂吾志。於是就肄業於北洋陸軍學堂。未幾。同學漸噪其名。前所著各實業科學書。暢銷日廣。從此趙聲之名大震。津中名士及賢士大夫多往訪之。凡與論國事者。聽其言論侃侃。頓開茅塞。如鐵之錚錚然。座中諸客。驚爲鷄羣之鶴。其一種議論風生。淋漓痛快。令人感激流涕。無不目其爲識時之俊傑也。其家僅中資。有謂其爲世家子。有謂其父爲商界中人。悉未調查其家世。中有同學范毅生者。與其知愛最深。范乃河間府人。亦邑中名士。少年進庠。家貧苦學。當日開辦陸軍學堂。肄業者衣食被具。皆堂中備給。無須費用。袁宮保以倣外洋優待學生之例而例之。故范得應選入堂肄業。而家貧無以餘用。趙知之。常解囊津助。每逢休息日。偕范外出。到酒樓。必姿情大嚼。醉後携手於長林豐草間。呼吸空氣。興盡而返。范每受其口腹之惠。屢言沒齒難忘。趙一笑置之。

後訂爲昆仲。越明年春開學未幾。范染病返河間。不意一病不起。趙聞耗急趨河間。抵范家。揮淚奠輶。而又憐其家貧。出資營葬。復憐其母老。妻寒子幼。女稚一種家庭淒楚之悲。酸入胸臆。不堪寓目。欲恤之而身中苦。無餘資。迨返堂後。頓出一法。星夜代擬募恤語書。向同學中之資富者陳言。慷慨勸令樂助。遂捐集恤金至二百餘員。最厚助者爲教操長竹松井三郎。首助百金。趙又自助數十金。傾囊倒篋。尙不敷此數。繼而尋典春衣。以備助款。翌日親携此款趨河間。抵范家。出以恤其老母寡妻。其母妻二人拜而受之。請趙留姓名籍貫。爲異日啣環圖報。趙曰。施恩莫望報。望報莫施恩。斯古語也。吾與令郎范公同學。先爲莫逆。後結昆仲。吾素知其家貧。凡有所需。吾不時少助之。吾目令郎之才。爲驛驔。爲良驥。欲翼日同展大志。今不幸昊天不吊。降此鞠凶。折我手足。實爲我腸斷之悲也。今具此區區恤款。略盡通財之義。何須掛齒。其中首助百金者。是

本堂教操長日人竹松井三郎。吾昔留學東瀛與相最善。故爲我樂助。其次均同學集腋成裘。斯非我趙某一人之金也。願老人家善爲蓄養。愛寡媳教孫兒。無須着着圖報。當時范之老母寡妻。卽上前答謝磕頭。趙則手足失措。推却不能言。罷拜辭而去。自此河間范氏宗族皆感其義。又耳其名焉。無何駒光荏苒。日月如梭。已屆畢業數年之成績。列爲一等第四之積分。教操長竹松井三郎告辭返國。趙與二三同學設祖餞於堂中。及竹松井三郎晉謁袁宮保辭行瀕行之際。力薦趙爲陸軍小學教員。袁諾之。耳趙素有才。遂聘之。會朝廷初建立憲之議。派端方戴鴻慈李盛鐸澤公尙其亨五大臣出洋游歷。考察政治。東車站忽轟然一聲。吳樾先自炸斃。五大臣雖負傷。終亦無恙。趙聞之。吞聲飲痛。恨吳樾作事之不慎。遂對密友而言曰。吳樾以鐵血主義。犧牲性命爲榮。今吾與君結爲心腹友。君愛我而斷不忍洩者。無妨言之。此舉實吾主使也。奈何吳有。

排滿敢死之眞肝胆而無識天時之才致先自戕焉昔武侯借箭魯肅驚其爲神遂謂肅曰爲將不知天時不識地利不審陰陽陣勢烏可以用兵哉今穢實不知天時之人也不審天炎酷暑以炸藥久懷身畔安可不防其炎氣相觸猝然爆裂乎充作政界單袍束帶混身於五大臣所坐之車中欲同歸一盡用意是吾所擘畫其炸藥急於先懷是未能審察天時氣候矣吾甚爲惋惜焉其友連聲諾諾又曰吾當爲君祕也至粵省抵制美貨風潮澎湃廿二行省直督袁項城因顧全睦誼起見禁壓津民抵制強與美人交易大公報著論駁之觸怒袁君卽令停版一夕督署內突然來一刺客擬謀刺袁君旋被執袁欲殺之趙適以陸軍學堂事晉署請示辦法遂乘機進諫曰大公報言論自由津民買賣自由大帥不宜施此壓力挫折民氣爲輿論所痛擊也苟壓力所加風潮愈烈大帥何取焉袁因重其才故從其諫不再加厲該報亦照常出版其刺客以行

刺未成。只責百板釋之。可見其言論於一斑矣。時山東巡撫周馥乃袁項城所奏保。袁由魯撫而擢陞直隸總督去位故舉周以代。不三年。兩江總督魏光焘適開缺。袁又奏保周調署。趙聲在北洋陸軍小學當教習。大為袁所賞識。逾年。周以江南標統數易其人。而不克當。乃致書與袁求代。物色嫻熟軍政。而薦任之。袁以趙才卓異。兵法精通。敎練得宜。卽召趙至。諭薦隸於周督部下。斯時趙正日夜潔思。廁身軍界。爲籠絡軍人計。異日得以相從從事。遂拜謝而往。及至周。則展誦袁函。內言極稱道趙某兵政之卓識。特向趙詢問軍政三數語。趙則對答如流。卽命其充標統之任。自此器重之。公餘之暇。每對僚屬皆稱道趙之才贊美不絕於口。政界中一時甚耳。趙聲名者。充任月餘。一日適休息。趙則率部下衆兵士。縱游於山水之間。游覽已倦。相與兵士同憩林下。趙則警見林前一古墓。秋草蕭蕭。殘碑屹屹。墓領數重。頽廢不堪。心知爲古墓。急起趨視。前不

數步見墓場展拓尙可細辯。近視其殘碑。模糊僅辨。摩擦其字。見是明末某某殉皇之墓。猝邀兵士。蓋往前觀。衆從之。趙則向衆軍人問曰。此何墓也。爾們知否。各軍多愕然。不知其意。內有三五軍人。頗明教育。頃間悟趙所問之意。略能道出一二。惟未能詳言之。趙卽起立。大放厥詞。演說明末清初之歷史。及明季稗史等事。慷慨淋漓。軍人聽之。無不墮淚。後事洩於周。有欲利趙之職。任擬先推覆。而後謀運動攬奪者。則向周督讐以諛詞。張大其罪。而周一以碍於袁之情面不雅。二以查無實據。故不允撤其差。又恐養癰遺患。後悔莫及。諸幕友從容進計曰。何不調離其標統之任。擢爲參謀處之參議乎。從此削其兵柄。得以銷弭隱患。而又陞其官階。對於袁宮保一方面。更爲雅好。周大悟。從其議。明日輶示趙陞參議。飭交卸標統任。趙聞之。鬱而不樂。方悟前日演說之事洩。偵查之果然。新軍時向趙賀。趙領答之。面雖喜。而心滋不懌。間有卓識軍士。執悟。

趙之卸標統者。乃前演說之因也。後趙聲在粵逃去。致懸賞金五萬元。江南政界力搜趙前接吳樾之書。中有二句云。某爲其易。（殆指暗殺也）君爲其難。（指大舉革命也）後聲在津。贈詩數首與樾。樾覆書謂每一誦之。則心爲之一酸。淚爲之一出。豈某之傷懷時事。而出於兒女之情乎。抑詩意之感人深乎。茲錄其贈吳樾原詩云。

淮南自古多英傑。  
相見塵襟一瀟洒。  
雙擎白眼看天下。  
杯酒發揮豪氣露。  
一腔熱血千行淚。  
大好頭顱同一擲。  
山水而今尚有靈。  
晚風吹雨太行青。  
偶遇知音一放歌。  
笑聲如帶哭聲多。  
慷慨淋漓爲我言。  
太空追攫國民魂。

臨時握手莫咨嗟。

小別千年一剎那。

再見却知何處是。

茫茫血海怒翻花。

今讀其詩。觀其事。而可想見其爲人矣。及充參議。被陰削兵柄。不數月。對於參議事。要其取決者。則人云亦云爾。愁而不樂。欲卽請辭。乃無位置。又擬請銷差賦。閑而待機會。奈苦無餘蓄。以資日給。凡參謀公事。不甚緊急者。則攬至久積。或含糊塞責。日夕惟有外出。重交游。訪同志已也。陳更新久耳其名。適邂逅於某西酒店。得與周旋。陳見而愛慕。復邀至家。款以優禮。叩趙進行革命問題。趙初恐其詐而賺已。不欲直言。陳見其如此。轉移座近。自白心腹。誓以毒語。趙見其誠。始以實告。陳知其爲前在古墓前演說事。致名爲陞官。實則暗解其兵柄。故知其鬱於參議一席之不樂。又知其揮金如土。結歡軍士。故餘蓄無幾。進退維谷。遂直言而中其心蘊。趙始驚焉。陳強其辭職。邀與同處。凡一切衣食與義。

同之。以共待時機也。惟趙不敢造次。後偵窺半月。始悉其誠。故特借誤公事。自請罪咎。銷差遷於陳所。同食同處。陳家頗豐。豪情甚俠。趙樂居焉。後三月廿九。陳斃於督署。當趙去職之先一日。在標統部下。暗與素相愛諸軍士。道盡去志。苦衷。軍士多有依依不捨之態。及話別數語。軍士則紅暈兩目。趙淚爲之一下。于此可見其當日與軍人之感情也。以趙之才抱負不凡。苟使得爲國家用。大可收干城之功。爲治亂之能臣也。其任標統之心。如此官場。恆防其醉翁之志。而不在酒者。誠然。自請撤差後。日與陳同遊。組織黨人。若遇富者。則勸其助資。貧者。則惠以小費。務使結人歡心。而後已。陳乃閩省侯官人。隨父宦游江南。後和趙結識。一宗姓少若。年僅廿歲。廿九事敗被捕。日報所載。其被捕堂訊時。指官長而言曰。爾爲此舉。爲壯士辱乎。前趙與某相處數月。後少若往外洋留學。屢與趙通信。詼諧中。少若則稱趙爲趙子龍。一身都是膽。趙答小若。則稱其

爲粵東明末之陳子壯。以書可讀不可試。田可耕不可置答贈之。而少若辛亥三月廿九在廣州起事。爲粵吏所殺。竟兆識陳子壯前遭慘戮之影子矣。趙在江南得與粵東河南李慶春之孫交通。蓋由香港黨中人介紹。廿九後李被捕。李水提審訊其姓名。答曰李生。又問曰汝另有何名。則曰不是李生便是李死。須臾笑指水提問曰汝識我否。水提問汝是何人。曰我河南李慶春之孫也。向留學西貢。去年新軍事起。在宜安里放火者我也。水提又曰汝輩年少。何故爲此。另有一少年曰。尙有某貴公子。昨日在督署已拚命矣。我輩何足惜哉。所謂某公子者。乃福建已故前雲南巡撫狀元林鴻年之孫。名時爽。焚攻督署時。手執單車響筒。僅鳴七聲。卽中槍倒斃也。以趙曩日之千里神交。能通黨派。可想而知其才爲何如矣。

趙聲軼事二

粵督岑春煊初調雲貴而不赴任。繼調四川。又不赴任。以疾奏辭。後晉京陛見。得任郵傳部尙書者月餘。初岑拜命川督。朝廷調周署兩廣。以繼岑位。不半載。而岑又復粵。出京至滬。竟不果來。周卽開缺回籍。蓋周初至粵。繼岑位時。以粵東新軍標統乏人物。色在粵諸將弁。無一克當者。竟復召趙來。以其才堪大用。畀以重權。再命任新軍標統。趙至周。面諭曰。新軍軍令宜剛柔並濟。賞罰嚴明。軍人無不樂於聽命。汝宜專心視事。切勿生異心。克盡厥職。方不負本部堂重托。倘有萌異志。實自取罪咎。不特汝身敗名喪。本部堂亦有處分。大則革職查辦。小則交部議處。尙何有面目歸見江東諸父老耶。趙連聲諾諾而退。於是赴任攝篆。在東門外燕塘。新軍諸營訓練兵士。義待甚厚。各標中有聞其昔任江南標統。揮金如土。以待兵士。月中所受之薪俸數百。軍士有病。營中須有軍醫調施藥石。惟病者所食戒口。餚皆須自辦。趙憐其苦。無資購。則解囊相助。各標

中軍兵數千染病者不絕。趙君雖每月受俸金數百。半多分助病兵之戒口物。餘又好結識義俠。揮霍不吝。每當休息日。與軍中排長隊官。輒到酒樓大嚼。不醉無歸。故恆未見其有餘積也。及任粵新軍營中。周給薪俸每月至九百餘金。可謂優待之極。趙之揮霍如是。軍中兵士或接到家書。內因親喪大故。苦無川資返鄉者。每求之。則必有應。少則數十。多則百員。皆弗計也。以故恆年累月。被樸牀具。自安粗樸。冷天則衣以粗棉襖。出入所穿者。則一襲藍布之縫破長衣。暑天則短褐行游。亦一襲舊機白長衫而已。更有一種義俠。爲能人所不能倫遇。兵士借貸。一時乏應。則命檢其舊棉胎子夾一趙聲。名片於內。令其拈往東門外某典庫。當之。該典庫多則典銀五兩。小則典銀三三員。恆以此例。蓋深信趙之義俠。故價值有如此之重也。三日後。趙必自贖。之所以營中各兵士。上至排長隊官。下至伙夫侍僕。皆口碑載道。倚重如山。無不感其自甘儉樸。視財如

水以待軍人。個中少有知趙之別具苦心爲結歡軍士之計也。凡稟見上峯。趙則嘗因袍項靴子不便。皆往四牌樓諸衣店。暫稅而穿之。穿後卽還諸該店。清結稅金。粵藩胡湘林方伯耳。趙名欲見其人。故召之面試其才。以覩品學。時值暑夏。趙命侍者持金往賃單紗袍帽靴項隊官見其常常若是。月受重俸。非無力購置。勸其自備。以應不時之需。趙不聽。仍賃穿而晉謁。胡一覲其面。愕然問曰。汝新軍標統之。趙聲乎。趙曰。是胡見而心慄。又曰。汝姑坐此。吾畢公事。而後與汝談話。遂抽身入上房。久不出。趙無奈不辭而行。歸營後。滿腹狐疑。明日尋胡之心。腹侍者問之。方知胡因見己之滿面凶煞氣。故發心慄。無他故也。無何丁未之春。廉州亂起。黃興等附從周督命趙統兵往廉迎敵。那日失趙克復之。那彭破趙攻復之。破米仔村。趙又克復之。略白鶴洞。趙戰勝之。據鳳凰墟。趙奪回之。以及解救欽州靈山之圍。皆趙功焉。其時欽廉道某。以趙功居最。

多心實不憚。轉而生妒冒功。所謂每遇困圍能救主。轉嫌安夏鎖銘碑。某道此中之謂也。後某道爲提鎮司道所排擠。趙已憤然而去。初欽廉之役。由土人抗捐而起。繼而革黨黃興等附從。意欲乘機發洩。黃以民之憔悴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不革命尙待何時之語。以激刺土人。故不數日。而那旦那彭及鳳凰墟白鶴洞等相繼失陷。燬署戕官。聲勢洶洶。大吏命趙往。趙至雅不欲傷害黨人。只趨前而撫慰曰。事未可爲。土人之氣雖起如奔濤。繼而平餒。不足倚也。今爲亦無益。不但無益。而且必不成功。不如不爲之愈也。免事敗而同胞遭於殘戮。黨人因感其言而散。土人見失所依恃。亦鬪然而散。分竄各道而去。故其克復解散之功。不甚費兵力也。當時省中大吏疑之。謂趙之舉動。大有與革黨相通。趙聞之。恐曠臘莫及。故急竄海外之越南。學吏懸金五萬員。購緝之。至辛亥三月廿九日。廣州起事後。張堅帥仍懸紅緝。趙照會。越南總督驅逐出境。并會各

省督撫協拿及水陸提督分飭防營。緝鳴呼。不料事僅半月。染肺癰症而死。曾記其在廉平亂事。設宴於南門外之海角亭。招待諸將。痛飲酒至半酣。卽席口賦七絕二首。其豪邁悲歌之慨。風流儒雅之儀。足以令人生感者。惜乎生無大造於社會。死當齎恨於泉台也。茲將其詩錄下。其詞云。

其一

決戰由來堪習胆。  
殺人未必便開懷。  
寶刀持向燈前看。  
無限淒涼感慨來。

其二

臨風吹角九天聞。  
萬里旌旗拂海雲。  
八百健兒多踴躍。  
自慚不是岳家軍。

其一首句無怪。前在江南賦閑時。陳少若由外洋致書。以趙子龍一身都是胆。

贊之。味其第二句而可見其在廉婉言撫慰。不傷同黨之心也。餘句更可想而知其情。古人所謂誦人之時。而知其人之心性。趙生平喜賦詩。每事必題留爲紀念。讀此而可知其志之爲何如矣。

湖南倪映典。當趙在粵東新軍標統任時。前詣求差。趙觀倪良久。心知爲同志也。乃徐徐謂倪曰。爾性燥浮。日後必爲吾累。故却之。倪再三求請。趙終不許。後倪夤緣到督練公所。運動得爲排長。時趙不在位矣。值宣統二年春。首兵警交閩之事發。倪雖銷去排長差已久。陰行回營鼓動軍人。誘騙於衆兵曰。趙標統昔待汝等甚厚。其不過欲爾等共圖大業。以恢復我漢人山河而已。吾昨接其函云。今日午後四點鐘。趙前標統由江門帶有彈子數萬顆來助戰。幸無自潰。而趙實未有函至也。叛兵與李水提軍對壘時。語出悖逆。又云同黨明日有兩號戰艦到助。汝識時機者速舉轉槍頭來降云云。噫。趙君一時之名。爲人所借。

重者如此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 趙聲與林文

林文字廣塵號時爽年二十七福建閩縣人已故前雲南巡撫狀元鴻年之孫父閩中名士已卒生平以武侯淵明自况嘗製一水晶圖進爲諸葛孔明爲人揮金如土富計謀人呼之曰林大將軍能詩書法亦佳人以其雙目顧盼不凡而字跡遒勁故爲之語曰林將軍獅子眼扁担字因自戲號獅眼兒幼失恃有姊(沈保楨之媳也)鞠育之甚得其道萬里寄書惟勤勤以勵志勉學相囑不涉瑣屑妹亦賢前數年文過滬妹聞其已入黨不能回國手足相見不發一言但痛哭不已或問文何久不娶文正色曰瓜分之禍旦夕立至尊嚴祖國行見塚墟親愛同胞將爲奴隸豈志士受室之時耶文年廿一姊以金渡東留學初入成城學校後進日本大學法科悉專心攻國際公法及國學甚精私法則

不屑學。曰此刀筆之事。非吾輩所當急也。治陽明學禪學。尤有所得。三月廿九肇事。各報所載。一面目瘦削者。吹號當先。僅七聲中彈而亡。蓋卽文也。文生平作詩甚多。然輒自毀其稿。與友唱和者。間有載於海外各報。今錄五言絕六首。詩云。

其一

落葉聞歸鴈

江聲起暮鴉

秋風千萬戶

不見漢人家

其二

僕本傷心者

登臨夕照斜

何堪更回首

墜作自由花

其三

故國河山遠

秋風鼓角殘

登臨悲歲促

涕淚向人難

其四

路盡天應近。

江空月自寒。

不辭隨落葉。

分散去漫漫。

其五

口口口口口。

干戈久未安。

豺狼充道路。

刀俎盡衣冠。

其六

大地秦關險。

秋風易水寒。

雪花歌一曲。

聽罷淚漫漫。

又有七律二首其一

秦始山河百二重。

而今無地覓堯封。

鄭洪舉義斜陽冷。

葛岳奇才碧水空。

水事何曾哀樂盡。

野花依舊寂寥紅。

魚龍殘夜誰能嘯。

祇此傷心萬古同。

其二

口口口口口口口。

杜李文章嗟莫及。

蘭廉肝胆喜相磨

西方有夢歸猶急

北斗無聲淚一更

太息江東豪傑盡

糟糠無復鑄夷齊

讀其五言絕句。有唐人古風。七律之與趙聲七絕句。趙之句中帶激昂溢露。林則借景寫情。句味純婉。如非舊學深純者。安能得此詩乎。

### 趙聲軼事三

辛亥年二月。趙在港已分布省中黨人一切地位。匪伊朝夕。慘淡經營。不遺餘力。時粵中之購辦頭髮者。實繁有徒。其髮俱由外省運來。多分售與人梳馴。有條不紊。然後復向梳者高價收回。而賣與西人。或云用以作大纜。或云一變化爲數髮。以織造戰甲。諸說紛紛。莫衷一是。趙乘此勢。由外洋所購之軍伙。裝作頭髮。運入。或在城裏。或在河南。先起出內藏之軍伙。然後發售亂髮。或黨中人。僞作髮業。僞作密地私藏軍火計。又在大石街。蓮塘街。小東營。天官里。仙湖街等。

處稅作公館爲住。眷其機關部則在蓮塘街廿六號門牌吳公館。其會議所則在小東營沈公館。城內之軍火輾轉內地。則或假延道尼建醮。得借其道壇。各箱私餞。暗裏分運。其計豈可謂不巧耶。及事敗後。小北仁安街十二號門牌。粵成公司頭髮店。逃去一伴。該管分駐所巡長黎安。搜查其鋪內所遺。只有零星什物。復在床上被架內。搜出該黨同盟會票紙百餘張。印刷甚精。卽呈警署。其會票云。

中國同盟會會員（姓名籍貫）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滿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矢忠矢信。如敢渝此。任衆處罰。介紹人某某。主名人某某。

天連 月 日

又聞該黨在街上會哨之暗號。甲口呼天字。乙口則呼運字以應。先預在觀音山腳夜懸扯紅燈爲夜戰號。凡三起二落。爲收隊之令。不料廿八被捕去九人。

知事已洩。廿九七百餘人會議於小東營沈公館內。當時站街巡士竟無知者。有主宣速進行。有主卽行解散。黨首黃興發言。則謂進行亦不成。不進行亦不成。不若急爲進行。以冀萬一縱敗之。猶勝束手待捕。於是進行之議遂決。是時下午二句鐘。各人分頭四出。購毛巾。以連兩條掛於膊爲號。首行者扮作洋人。乘洋肩輿入督署。隨後紛紛撲攻而焚燬焉。先於廿六日。有女黨人由省下港。謂黨中人某。實爲政界作偵探。以故省垣戒嚴已甚。趙知事不諳。緩不上省。後接黨人電云。(勢迫萬不能生。只作急免反噬計。免袖手待死)。趙廿九晚上省三十早到。知事敗。卽由原船返港。胡漢民亦同上。因見城門已閉。同趙返港。其弟衍鸞。字毅生。廿九事起後。卽夕逃出城外。明早往佛山運動順德樂從一帶。趙因此事不成。憤恨成疾。不思飲食。胡某見其如此。卽以血糜與食。食後腹痛。卽延日本醫生醫治。據言肺炎。飲以藥不愈。轉延英醫。謂其症爲腸癰。欲速效。

者。非施以刀割不能愈也。趙以速行在卽不允割。割延至中旬。只留胡漢民等四人與之調理。炎症益劇。幾至發狂。十八黨友將趙送往雅利氏醫院割治。因遷延日久。體氣過弱。割後不能救。嗚呼一命猝然作古。時年廿九歲。

### 戊戌變政時之趙聲

溯自甲午戰後。香港孫汶楊衢雲始創革命。後因紅帶之案。洩於廣州城外省港輪船碼頭。斯時不過三數人之提倡。百十人之附和。風氣閉塞。黨勢難展。繼有戊戌變政。康有爲倡保皇會於京師。首上公車上書。（爲割台灣賠款二百兆贖還遼東。）當時十八省舉子因會試羣萃京中。附驛簽名者千百。其書洋洋數萬言。皆痛陳天下時事大勢。讀者上自樞垣大老六部公卿。下而各省士夫。無不推許。康有爲識時之俊傑也。康得志。援薦黨人。鄂督張之洞。又保薦梁啟超。楊銳。湖南巡撫陳寶箴。又保薦在藉紳士譚嗣同等。爲軍機參預新政。

一時保皇之名義。如風起水湧。洶洶澎漲。名人賢士。多附從焉。不料康謀不軌。圖事洩發。康梁逋逃海外。譚嗣同楊銳楊深秀林旭劉光第康廣仁六士喋血於菜市口。當時輿論尙重康梁。多痛擊朝中諸大老之舊腦根。爲互相水火焉。當保皇黨之盛行也。趙聲甚愛慕康梁才志。對於一切改革新政諸舉極贊成。日與舊同窗友程佩芬朱子驥沈國賢以及識時諸士鄒景陶孝廉萬瀚蔚等。結爲詩社。杯酒相從。日談國事。每言至激昂之語。必擊節悲痛。吁嗟太息慨大局之沉淪。恨狂瀾而莫挽。以今日之時世。非推翻舊局。改良新政。製造新國民。不足以富強天下。以拒外侮也。首爲國計。而推及教育。以養成尙武之風。方能立國國計者。萃天下之菁華。而核其來去者也。今日政府。只知有去路之不敷。而不審來源之短絀也。病根短絀。只仰屋脊。嗟有十八省之鑛產。而不思濬各處口岸。而不闢開四百餘州鐵路。而不興築。是不知理財良可慨也。有理財之。

方而後得資。教育者爲國家作育人材之計者也。異日用才得以備採有才儲焉。而尙武之風從茲而養。今之天下一如春秋之天下也。以戰論無學不足以敵人。所以有學之國勝無學之國敗。多學之國強。寡學之國弱。理所必然矣。子輿氏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以拿破崙之才德。感格國人。而法國民族之精神不振。英國大將惠靈吞之戰功一立。而國學趨夫尙武。可知教育者爲關係夫。強弱故教育决不可少焉。嗟夫！中國今日幾成爲無教育之國者也。無教育故無尙武。沉沉弱弱積重於茲矣。忽者康梁爲振聳發聾。改革新政開四千餘年之新眼界。趙於是愛慕其保皇。未幾康梁逋逃。忽而復舊。趙忽而不樂。憤懣填胸。咨嗟撫嘆。無限感懷。日夕相與鄒景陶萬瀚蔚等吟詩廿餘首。皆感慨時局。今搜得其原稿十數首。是秋感而作。署名痛哭生者蓋趙也。今讀此詩。與近吟之聲調略異。此人生以時勢而轉移也。詩云：

其一

浮雲西北望長安。  
門封重撤舊裁官。  
孤負至尊憂社稷。

其二

轉綠回黃眼倦看。  
早知秦相能相壓。  
千秋疑案說紅丸。

其三

悲秋有客臥江城。  
飢民易起黑山兵。  
時雖年荒正無那。

難遣蒼茫百感情。  
石人敢信因謠出。  
况堪江上鼓鼙聲。

不獨江南賦可哀。  
改制公羊是黨魁。

傷心聊復此登臺。  
從此詩才兼史作。

猶徉百虎存生命。  
漫天秋色送愁來。

堂額竟除新學字。  
何有商君苦用鑽。

河決未消黃水勢。  
金狄真愁應識生。

驚聞午夜鶻聲淚

未久天津血戰開

其四

萬山秋色赴重陽

莽莽乾坤意黯傷

未容孝孺問成王

東周紀月秋多蜮

笑指黃花亦時勢

金英開遍島臣章

又搜錄其五律詩遺稿于左

(戊戌變政後作)

未罷鴻都學

先停有道科

金銀潛氣轉

解盡營中旨

休處倒太柯

濁流何混混

濱海無安土

潢池更弄兵

文武異才多

已誤通商局

翻增保教名

極目望黃河

天下誰健者

出門橫佩刀

孤火夜連城

常人歎龍種

高會集羣英

神器等鴻毛

敢說巨君媚艾母  
四極占星夜動狼

木落諸陵哭。花矯大帥豪。  
九葉華夷主。周大兩歲星。  
下詔醫方出。朝正典禮停。  
遺種傳烏洛。飛車過紫蒙。  
外援憐桑相。中朝憶魏公。  
空益朱車衛。難回鐵路權。  
願請修宮價。先添橫海船。  
莫向帝鄉問。南陽多近親。  
廟算歸權戚。官符付祿人。  
空教天下士。已無夷夏界。

神龍秋失水。浮雲連北極。  
蠻雲遮楚粵。時論太洶洶。  
胡馬夜嘶風。漢月冷幽燕。  
一疏護流星。八俊自名高。  
艱難爲社稷。荊州劉表在。  
須防中外口。臥病自宮廷。  
疏護流星。八俊自名高。  
一疏護流星。荊州劉表在。  
疏護流星。荊州劉表在。

此詩得自昔日南洋新嘉坡天南日報所錄也。後清議旬報亦有載之。其原詩非只此。昔見之有秋感前後共二十首之多。今搜查只得此數。照錄之可見其

豪邁悲感之慨也。

是年秋八月。因康梁逋逃。孝欽皇太后（慈禧）訓政詔下。忽傳德宗景皇帝（光緒）御疾。下詔徵醫。各省人心惶惶。莫知所措。康時之黨禍語多駭聽。趙則漆室憂思。閉門飲恨。與舊窗友程佩芬朱子驥。談論古今中外黨人歷史。牽連誅戮者恆有也。以法國七月三月革命誅戮者百餘人。古之阮大鋮罪復社諸賢。明魏忠賢之罪東林諸賢。元氣斬喪。前日本府幕之末葉亦如此。今日康梁株禍六士喋血。蓋非只株連六士。其中當軸諸公。或革職。或幽禁者。則有翰林侍讀之徐致靖。湖南學政之徐仁鑄。巡撫陳寶箴。其子吏部主事陳三立。倉場總督李端芬。戶部侍郎張蔭垣。兩湖總督張之洞。廣東學政張百熙。湖北巡撫譚繼詢。詹事府少詹王錫蕃。舊湖南按察新擢三品卿銜黃遵憲。侍讀學士文廷式。禮部主事王照。前湖南學政江標。霸昌道端方。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吳懋。

鼎。山東御史宋伯魯。工部員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張元濟。洪仲汝。庶吉士熊希齡。侍講志鈞。工部筆帖式志錡。知府馮汝驥。出使美國欽差大臣容閎。口口口飛鷹軍艦艦長。因追捕康梁不及。中途乏煤。疑其義釋亦下獄。譚罷則淒咽不勝。各省士林前於康有爲得志時代。自非康黨而冒爲康黨者。今噤若寒蟬。一時避康之名。如避虎矣。獨趙侃侃而論曰。罪者自罪。言者自言。同康罪者自同罪。不同康罪者應不同罪。磊磊落落。吾趙某何常應言康者而不言哉。程佩芬。朱子驥。亦深韙其言。後以康梁逃流外洋。其行爲頗爲中外各報所訾論。趙則洞燭之。甚悔當時誤信兩人也。

趙聲遺著一讀孟子豪傑之士說(照錄其留東學課原稿)

天下之人宜明知。凡民與豪傑之分。豪傑者萬事自草創。不敢踐人轍跡也。滕文公上篇第四章稱陳良曰。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蓋陳良者楚產也。楚在南方。

與蠻夷交而陳良獨能超出習俗之表。北學中國中國學者不能先之。西漢人云山東豪傑並興亡。秦當天下滔滔畏秦威風得陳涉項籍劉李者決然自斷爲起大事是豈可不謂豪傑哉。日本神后征三韓北條時宗殲蒙古兵豐太合伐朝鮮可謂豪傑也。西歐墨瓦蘭自西洋航東洋閣龍探出亞美利加拿破崙混一歐羅巴亦可謂豪傑也。近世徂徠先生（姓秋生雙松一姓物部江戶儒者也）稱仁齋（姓伊藤名長胤亦江戶儒者也。江戶即今東京也）曰豪傑皆是在舉世宋學盛時看破宋學獨唱古學斯爲豪傑故疑宋學著書辨之山鹿（姓）素行先生先於仁齋徂徠唱古學痛排斥宋學竟以事被流謫亦可謂豪傑也。長州藩屏劍槍合擊法橫地內膝三子也。二子亦可謂豪傑矣。然二子幸遇時乘文武興隆治教更張之機以爲其可爲所謂順風而呼者也。先是栗柄又助者有古武士風又能以劍槍術導人是可謂豪傑也。當今天下士用

頗衰。雖小男子能斷然以古武士風自任。以爲天下先。亦可謂豪傑也。今以一介士爲天下後世程式如彼。且前所歷舉豪傑亦素非有王侯之位。韓魏之富。可知不能奪勵者不及於凡民也。待孔子七十二弟子。如漢高之蕭曹陳周豪俠而興者。可爲凡民矣。凡民所爲。猶能如彼。世之有作爲而可傳于後世。皆當奪興矣。

趙聲遺著二  
（孔子爲宇宙一大思想家錄其在日本早稻田學堂時所著之學報）

我國哲學思想家。古代岐分二派。孔子之學。稱爲鄒魯學。戰國時有老僕者。著道德經。後孔子而別立一派。老亦一代之碩學。其博辯想足與孔子相敵焉。老子之學。後亦分而爲二派。道家楊家刑名家是也。關尹子列子莊子。道家者流之錚錚者也。而莊子學兼儒老。於書無所不讀。復妙于文章。巧于論辯。實我國古今之奇才。故老學至莊而大成焉。然後繼無人。其學與戰國共亡。同歸湮滅。

復無敷衍維持之者。至漢代淮南子僅堪追蹤。然亦猶耿耿星光。未能明照四海。流而爲普代清談之徒。講哲學者。放意肆志。專以虛無恬淡爲宗。甚至書蒲博奕。蕩然無制。又或鍊丹以求不死。則所見益陋。蓋道家至漢而已絕滅焉。楊家者。楊朱倡之。雖名著當世。然亦無繼起。若刑名家。則習之者皆主實務。而非逞思辯之徒。顧其學亦不永。墨子亦周代一大思想家。學本出孔子。後獨提倡兼愛尙同之義。然能使我國哲學生一波瀾。亦不爲不快也。如非命非樂。攻難孔子。亦當時一巨子也。然任俠尙氣。捨身救人。復能卓然窮物理。而于經上下篇。發明諸種機器。豈非一代之奇材乎。其弟子亦非不著。然後世無一人能承繼者。雖以鬼谷之妙悟。亦僅傳一代而已。餘皆不能步後塵也。

獨孔子之學。則不然。一傳而爲曾子。再傳而爲子思。三傳而爲孟子。以迄荀子。雖秦政焚書以來。其學漸衰。及漢興。其教遂熾。時則有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

等接踵而起。蓋雖未能與前賢方駕。然已足延道脈矣。在唐則佛教風靡一世。老學亦大盛。儒學稍衰。幸有韓愈李翱之徒。毅然以儒學中興為自任。宋代學者大率出入於佛教。其意蓋欲採佛教之長。以補儒教之缺。濂洛關閩諸子。固非古人之比。然猶勉排佛而尚儒。孔子之道。愈見充拓而光大。後世得儒道之盛者。未嘗不賴諸子焉。竊思宋儒皆一代碩學。若欲持新見而別開生面。似亦不難。而終不敢爲者。足令人欽孔學勢力之大也。明代以降。學人多本宋儒之意。推尊孔子。故孔子之道數千年後。愈致其盛。嗚呼。不亦偉哉。

孔子固古今極大之思想家也。然外包之思想。究非內容之思想。視老莊之幽遠深邃。蓋不同也。而其所以爲孔子者。實在此焉。嗚呼。我國上下二千餘年。豈無才識出孔子之右者。而皆不敢自異。且懦懦焉。唯恐獲咎於孔子。何也。非以孔子教化之力最大。畢竟不能抗之乎。

趙聲遺著三宰割中國論（原稿）

嗚呼。龐然碩爾之支那帝國。自甲午一役。其衰弱之實。相腐敗之隱情。儼如魑魅魍魎。經日中天。天怪醜媚。畢暴露於宇內。而不能自飾。雖五尺之童樵薪之夫。亦知其終將不可恃也。故歐洲列強羣逐逐焉覬意於遠東。遂取日宰割我中國之勢焉。嗟乎。三百年前亞米利加。旋已開闢矣。二百年後。澳大利亞。旋已經略矣。近十餘年。亞非利加。又復剖割殆盡矣。南北冰洋之索。東西印度之拓。日復一日。地運自西而東。此時爲然。驅我入閨閣。澀然如三月婦。任他人相逐。猶啞忍也。今若英俄法德奧意諸強。同心協力。奮智共謀。宰割我中土。以破碎我腐壞之帝國。以箝遏我黃種之人民。白種人爲永久之殖民地。豈不悲歟。今彼一日蠶然而動。必貽我他日患也。輒曰。今中國四萬萬蚩蚩無教頑愚之衆。只有憤忌白種之宗教。痛擊教士之相侵。尤爲愚矣。或殘虐教士。或侵燬會堂。

或撓害通商之利權。或背犯訂定之條約。種種誘然自禍。悠然不識外情。不諳時務。頑冥之風習。蔽錮之性情。雖死而不改。悠悠以迄於今。含詬包荒。如昔適足長士夫之驕泰。草野之頑錮而已。猶時屠毒自己也。於事何裨哉。今者外人猛力搏擊。以短我勢權。以威其聲望。不少寬貸。豈可如前之厚恕以待我者耶。其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俄之諾烏哩司暨報論中日平壤及鴨綠江之戰之說也。（平壤及鴨綠江之戰我軍敗績。卽甲午年也。議論森森。迫人聽者。戰慄我黃種之民能無悚懼）又同年德國柏林京城尼由烏愛戶鐵那希利膝亦著論曰（卽德相卑戶麥克之機謀）今中國當潰敗之餘。各國競申其封豕長蛇之欲。張其鷹搏虎噉之謀。以加威於中國。我德國者。豈可閉戶自守。默然不出。而又不與列強爭干涉之勢哉。况居今歐洲列強。攘美利。收大慾於中國者。則英爲最。我德其次也。如中國一經宰割。而我不與聞。而俄而英而法咸欲

均其利益。勢不至卒於互相競爭不止。俄德此時。則雖欲步三國之後。塵囉三國之餘膩。豈可得哉。我大德帝之聲名。不委焉墜地乎。今爲德國計。亟須上下同力。銳意憤心。以與各國干預宰割中國之權。是誠我德當近之急務。行政之要圖也。又曰。爲德國者。必須以地球上之帝國自負。不然。今日雖列爲第一等國。他日將降爲第二等。其若諸強何。今當風雲變遷。龍蛇起伏之時。我德當奮袂而興。乘運進取。以保持現存之形勢。以擴張異代之遠圖。必能如願以相贈也。如其否也。我德豈能袖手旁觀。默聽歐洲列強。擅行掠取亞東大陸而甘爲牛後哉。既而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即光緒乙未年也)中日之戰已定。馬關之約垂成。歐洲列強。楚子問鼎之謀。紛紛接踵於東方矣。我中國西南諸方。鬧教之案。蠭焉四出。遂使師曲於在楚。益長責言於西鄰。而英法德米。挾其兵威。厲其長舌。要求我腐敗之政府。政府束手畏威。莫可如何。爲之宣

讞。加其保護之勞。爲之改約。長其法權之勢。爲之賠償。爲之撫卹。兇徒爲之誅戮。疆吏爲之斥黜。（四川之教案革四川總督劉秉璋今山東之教案復革山東巡撫李秉衡進退之權已落他人手矣嗟乎）而後漸漸歛威而退。尤强迫無上上之權利。使英艦隊得行駛長江上下。以示其威棱。而德國亦爭效西子之鑾。趨尼父之步。而廣東汕頭港。如英國例。得肆其艦隊。出入無禁。而我腐敗政府。憚其威重。屈首就盟。儼如予取予携。不汝瑕疵。有求必應焉。由斯益啓外人覬覦之熱心。日恣悍夫攘奪之猛志。於是德國諸報。及商會公司。咸哆焉看破我中國政府。衰老羸弱。無復能抗拒外壓之力。以我爲稚夫孱子。可狎而侮之。故德國略中國之雄心愈熾。日煽動我政府。以張其剝割之謀。現德國協會修書于該國相臣。蝦鳥愷吳羅烏愛君。其書中約旨。言當乘時領據中國海港。以擴張其殖民地。毋落他人後也。其領據之地。當以浙江之舟山諸島爲最。（

先是西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中英條約內載舟山諸島後來除英國外不得讓與他國云。然前協會建議之意。誓欲張拓一己之私利而已。以強奪爲其主義焉。上海之地若德國無所領據而國在東方亞細亞之商務必達希望其振興于來日哉。雖然德國諸東方協會其進取我中國之志不可謂不炎炎如火矣。靜以審之事豈難爲力哉。况我中國政府已強顏卑言表過謝罪屈馴列強之請矣。于是德國之謀遂振振其羽而起焉。(即西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比及來年(即光緒丙申年)德國諸報暨東方貿易商會再申宿議極昌言痛論肆無諱忌。若謂一旦宰割中國機會已來我德應爲領據之地當在黃河長江之間。自黃河以北區爲俄界自長江以南區爲英界乃未幾中國政界界俄以東清鐵路中俄銀行及滿州築路採鑛行輪修電種種特權而朝鮮與俄之訂立合同條約國內之財政兵權悉歸俄人掌握而俄國在極東之氣燄蒸蒸增長。

不暇。將相率棄己而趨彼者。是成英之外府而已矣。雖然。今俄德法諸強國。申其連橫之勢。張其脅迫之威。割掠我國土地及一切通商利權。則妨英之甚者也。豈英之能固守不變。虐鬻讓名。以違經營其商務之主義耶。悲哉。今我國憊矣。俄德法將縕于前。強于我勢。英將縛於後。柔以奪我利。餘則剔毛剝骨。啜暗遺潤。踵集於傍。不能去。版籍雖大。民戶雖庶。其北不趨爲波蘭。南不折爲印度也。幾希。

### 馬君叔璋小傳

君諱寶琪。字叔璋。行三。高橋鎮人。鎮跨上海寶山兩縣。君家居寶山境。而求學營業。皆在上海。年十二。入縣立敬業小學修普通學。十五。入滬北同文館專攻歐西語言文字。及商業簿記。十七。入中西合資之拈孖治茶棧實習一年。掌重要職務者五年。得咯血證。年餘竟不起。時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十九日也。年二

流之西。決無可遮蔽而遏抵之。矧其蠻食力之勇捷。非令德人所懼畏。而羨望不置乎。其德不欲辟土地。蒞我中國則已耳。不然。其德之欲乘運而攫奪我中國港島。豈得已哉。然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我之舟山廈門膠州。昔德政治家垂涎久矣。然舟山已有中英之約。廈門已成互市之場。豈容德人插足乎。則德之所側目者膠州也。第膠與旅順。我國政府已貸俄艦避冬寄泊矣。若兩港未專制于俄英。則可援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戊午八年也）之約第五款。靡論中國何處港灣。均能隨時自由進出。及一切探索薪水糧食修繕船艦。推而視之。旅膠雖貸于俄英。豈不同需利益乎。則亦不容疑慮矣。今德俄經畫我中國祕策如是。英則如之何。則鑑觀往事得失。綱繆事前以保其固有之權。更漠處靜窺。如貓捕鼠。以圖後日之利。倘我苟善于東方外交之政治家。知今英之經營中國情形。與昔年在亞非利加西海殖民地。尙無此甚也。觀於一千八百九

十年某日。鐵哈無熙鴉伊君之說。足知德人經營中國之左券矣。

悲夫。英人昔之規畫西海政策。而爲經營今日我中國機謀也。當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同治乙丑四年也)。英員奉命調查西海領土者。其所布施之經略。一以爲擴張西海岸領土於非州。多害寡益。二以爲英領施行政要。唯欲誘導土蠻。文化日開。令其酋長建立自治之政。三以爲管轄領地之權。當讓於各部酋長。便能知自立政體。時宜速放撤管轄政權。不預聞問。當時英府用之。徒拘拘於煦子之義。而令同領。非州殖民地。受禍爲不淺矣。夫鐵哈氏木者。樂天主義之徒。當日嘗預調查之任者也。今亦幡然追悔。附和同寮經略之失計。始以爲主張土酋自治之說。果使駸駸漸於文明。無異其爲代之也。庸知地不加闢。政不加變。反令德之商場衰退。如斯其劇乎。彼必不以爲其德。以爲其讎。而誘募法奧諸國侵削德權。代收其放棄之土。余於曩者。見其調查會商之時。意想所未

周者也。嗟乎。鐵哈氏之自悔如是。然此放任主義。英斤斤然施於中國者。蓋已久矣。今試舉英人侵權我中國之由。足爲西海覆鼎之金證也。千六百八十年。  
(咸豐庚辰十年也)中英二次之約。吾方誠然省誤。其欲以昔之望西海者。望中國。自外觀之。其輸進歐米之文明。振發中華之風氣。使立自強治基。而不知其將有所冀於今日矣。我政府不審其鄙然自豪之性。倚虎豺而爲鄰。援蛇蠍以入室。(指引英爲保護之事)據我條約。削我商權。不啻西海酋長心法之相授。嗚呼。念俯細非真西東同慨哉。斯所謂宜鑑觀往事得失。綢繆事前者此也。然我中國政府。其心休休。無他技所怖於外國者。惟威力已矣。此中英千八百五十八年六十年。商定條約時。英特權使臣。愛魯氣吳氏。憤政府之說也。斯言雖鷙。不公於理。然以廿年來近事徵之。諸約國駐劄北交使臣之察查窺驗。咸白眼瞪視。覬破我政府性情之元素。積習之眞形。假以誘掖扶持。採法歐米。革

新庶政爲好面具也。今舉英進步之黨。張張焉咸以愛魯氏說爲之鵠。謂英官糾寰球諸強國。忍辛艱冒危險。排艦隊。調戍兵。內則鋒其說。以懾其情。外則廉其威。以餒其勢。然後縱衆之所欲。權衆之所擇。東南通其海港之場。西北辟其砂礦之地。礦產窮山晉秦。漁鹽絕壑吳粵。濱艇川灌湘淮。鐵軌郵通滇蜀。使五洲之衆。勇者競先。懦者踵起。簇簇蠅集于亞東大陸。如附羶羶。如啜醯醴。我國之富藏利藪。威吸強收。採取淨盡。無餘蘊焉。與其昔年開拓亞非利加一例同觀也。斯實近十年來極東之狀態也。無日不在衆虎逐羊之際。羣雄走鹿之場。猶忍隱漠處靜窺。如貓捕鼠。以圖他日之利也。嗟夫。我國慢藏之器。今人行路側目。無不先爲着鞭而去者矣。今吾推究我邦帝國貧弱之原。財政爲之也。海防釐捐既遍徵南北各部矣。然剝削愈甚。飽蠹愈多。司農方興仰屋之悲。周王益增築臺之慮。於是俄德法諸國強而要挾之。案繁于釐毛。償貸之期急于星。

火。分析之慮。未敢決也。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也)駐滬英之戲也。迷吳領士于斯事。嘗言之詳矣。我政府不察。亂許增商埠。自貽束縛。以梗遏其富源。則破產之憂。不待繼晷也。援救之術何哉。爲今之計。當決言革故改良。勿作委蛇內政之舉。施對外重遲迂遠手段。勃然申威。堅立政府。而固城鎮。勿謂華洋集處同室。先宜堙鑿川河。紛灌內外航通之路。則運輸得便。徵納遂確。國債之貸款。度支之出納。慎爲相處。山海之寶藏。源源增拓。水陸師團。漸漸擴張。諸他費值。罔不咳唾立辦。使得計臣益善維持。而經理之。何庸謬。自日征苛捐。而爲此損財傷民之舉哉。此中國財政救敗之善策矣。宜竭力爲之。今夫中國政府之隱憂。固在足胼矣。其腹心尤甚。何以言其然也。患在外者蠶食。患在內者魚爛。聞之一千八百九十年。哈魯哈烏魯氏。嘗爲演說。發布于埋吳。既爰戶太阿地學協會云。其言中國亂黨。名目種種。紛結内外。其強衆者。滋蔓湖

湘滇粵之間。臥榻之旁。豈能安枕。軍制不講求者素矣。神機綠營。固不足用。有事徵募。率皆草野不逞之徒。急則需之。緩則棄之。故組結斯心腹患也。以國中之南北相去二萬餘里。而朝見之政化。夕安能逮于南方。廣東西邊。雷高瓊廉諸州。海寇暴徒。累載烽燭。水陸梗通。民商交憊。與地方命吏。竟曠然相率放棄其民命財產之任。絕不爲之保護。一若耳無聞。目無見。以爲是莫須有之夢幻也。若有控訴于有司。則擯而去之。反以爲是誨盜之咎。何爲言其然也。于一千八百九十五與九十六二年。英駐廉州北海領土之執可据也。又据同年英駐廣州領事報告。粵省不靖之風說比歲而來。盜寇充溢。良民洶洶。不安于堵。其騷擾惶怖之狀態。與雷高瓊廉諸州勿異也。中日戰爭以後。財政窘迫。羅掘幾空。詩云。此方多寶。玉愼勿嫌清貧。而不肖之紳吏。藉是爲漁餌肥私之計。誘導有司。加稅增釐。借捐飽橐。卒致民商忿怨。相率爲難。久訟經年。猶不解免。所幸

粵民卑順。息事爲寧。抗上之力。不逮其抵遏之勢。馭富之氣。不敵其治賤之威。雖其情有所不甘。志有所未逮。咸戢戢遵法。以爲是有司當莫可如何之時。作此不得已之舉也。最可痛者。夫粵吏且懸煌煌諭示于國門。旨謂以粵省之金錢。作粵省之保障。粵民舉欣欣然。竊以爲自是而後。我之生命可免不虞矣。我之財資可免滯留矣。我之產業可免藉沒矣。我之女子可免標虜矣。我之寢食。我之出處。可無宵暮之警。江海之患矣。豈意其擔荷民生所寄之義。不能貸之重任。不寒暑間。相委然而放棄于中道也。反使民倚外權。以相託庇。粵之民情。可見矣。欲禍不作。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此駐廣州英領事之所報如是也。况近數年來。我中國之有遠志者。周遊海外諸國。歲有所增絡繹中外。不絕舉。地球上無不有華人足跡。其飛譯東西變政諸書報。亦漸推擴。漸有人材蔚然芽出。其東南諸方。一變其士人之風氣。一新其民商之思望。(謂南方之人多出外。

洋國也)外有所觀。內有所感。其視乎晚近之政府。長有不滿不平之念者矣。然使政府遠察外情。參視近勢。可少貸下權。以革新其國政。拔其平昔鬱鬱不平之徒。以共治爲理。豈無二三豪傑出而爲我走集也。彼不將憤其血氣。傾其心腹。耗其肝胆。罄其心蘊。以奉上而思自奮于風塵者哉。天下敖敖方引領踵集矣。于自強何有焉。不然。革新之舉。不速行也。外警之變。內腐之潰。決裂五出。癰臭之禍。可思擬哉。又况法人之蓄謀于南方久矣。粵之毗近越南。(法國領殖民地也)擊析宵聞。而山海寇盜踰越出沒。常爲法人患。萎靡之吏。無術以驅除焉。實貽法人之辭據。故劫虜之案。時有所傳。要償之求。紛于諸報。且法自領軍隊。踰域而擅攻之。界人大柄。欺迫滋甚。嗟乎。兩粵三十餘州之山河。終爲法人所索求必矣。蓋法之取越南。醉翁之意。豈在杯中物耶。今又試觀英人之心焉。

雖然英于中國所必爭者則商務也。故其釐稅之征加其貨品之盈絀與其借償之衡權其山河之濬通無憚斤斤三復議之者斯英經略我中國政策也。然英之政治家屢詆我中國政府嘗謂中英之約我英既獲之權利今反有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之憾。遂使英國輸入我中國者竟爲釐中所窘受弊爲不細矣。抵制之術何哉。吾恐政府失是術也是皆政府狃安縱渙一切之愆也。夫我國政府懵然不察飲鳩蕪患於心腹瘡痍伏生于肘腋晉宋之運今其續哉。夫昔甲午之爭英之烏愛衣氏豫爲托言曰若帝室爲日軍所困遽爲熱河之續以遷彼南京民心必搖而歐州列強遂各顧私利益逞其虎張嚇喝之謀肆其迫使要求之志牽制以隴斷之殆謝和之後蹶而不振悲乎。然而英于中國政策始終勿變者則在商務而土地非其所利也。何也有代我守斯土蒞斯民而我少無所損其實皆滿載而去瀆其餘潤以沾溉其不逮則彼恩吾惠而懷吾德

益授德人之口實矣。于是德人遂振振猖論。咸醉日俄之經略東方。其政策如是之迅速。心手如是之敏捷。已映來軌之鑑也。德爲此際。豈徘徊觀望。躊躇而不進乎。則將舉我中國四百餘州之山河。四百餘兆之民庶。悉委擲于俄人之指揮頤使。德故爲之排斥。其恐落後至此。雖欲求一立錐之地。其可得焉。然方斯時。俄新皇之親臣烏富施摩戶戲伊氏。奉承密詔。使赴中國。遂結合中俄交誼。鞏固不解。弄我北京于撫掌之上。令俄之威力漸于中國。彼時俄之將軍。曲埋羅夫氏。侈然狂論。俄之得長威力于東方。宣布中外。謂若中國。若海老。若突厥蘇丹。若西藏。若印度。舉東方諸國。皆上帝尊意。畀我皇領。轄東方諸土。將必歸我俄管。受歐洲列強。尙復不畏天命。妄奮怒臂。而與德力爭乎。審羅夫氏之語。足窺俄人尊強自大之姿態。益激盪德人領割我中國之雄心。其德國姑不究上帝之屬意于俄如何。但其德審視俄在中國勢力。宛然旭日之東上橫。

十有四配張氏。先一年歿。有子曰樹榮。才三齡耳。君之兄寶琛亦敬業弟子也。與余相見於京師。述其事狀。乞爲作傳。同氣之戚。溢於言表。其言曰。茶爲吾家舊業。吾父主屯溪茶事。設棧灘北。吾弟就學同文時。膳宿棧中。晝則受課。夜則承嚴訓。實地指講。於是益明習茶務。其在拈孖治。晝則任事。夜則入青年會受課。於是英語及算術益進。然竟以勤勞過度。得肺病以戕其生。又曰。吾弟在拈孖治專掌與西商議價訂購各棧箱茶事。是爲我國箱茶出口之末次手續執行處。實茶業最重要之關鍵。非熟知茶產種類焙製方法。及產地之衰旺。外商之需要。各方面種種情形者。不能馭之適當。吾弟勤敏善斷。事無巨細。一手措理。主者察吾弟力能獨任。遂不置助理者。吾弟無怨言。且謂少年作事。愈忙愈佳。忙則精神不能稍息。而能力亦以歷練而愈出也。數年以來。經售茶價多至歲五六十萬。金業日益盛。同業交口稱之。蓋吾弟年雖少。而於商業上已占重

要之位置矣。又曰吾北來求學多得吾弟佽助。訃音至震悼如失左右手。念吾弟一生勤敏善事父母兄長不幸僅止於此不可使終泯沒寶琛之言如此。烏虞傷已方今政治革新論者謂富強根本當求之實業吾國物產輸出不爲少但供者求者不能直接故居間之洋商獲其利而出品人無與焉實業之不振此其一大原因邇來謀國者頗注意及此顧必先養成實業人才又非旦夕之事茶爲輸出品一大宗如君之孝弟淵懿承世傳家業根抵深厚而更學問與經驗兼程並進充其所至可爲茶務中偉大人才而竟不永其年惜哉幽光必發竣之後人寶琛其善教遺孤昌大世業母徒戚戚爲也（上海姚文焯撰）

紀點一（泥絮鴛鴦記）

癸丑秋末淞滬警察廳有查獲男女同車之馮勤身陶懿琴各一名口訊係妓女偕客潛逃當將陶妓判發普育堂擇配繼而淞滬警察廳接該堂去函略謂

馮勤身。願娶陶懿琴爲妻。當經核准函覆云。案准大函。內開本月九號奉發女子陶懿琴。一口現有娶主馮勤身。年二十五歲。台州海門人。現在北山高等小學校做教習。願娶該女爲妻。經敝堂致函台州海門天主堂陶教士。詢問情形。頃接回函。聲稱馮勤身之叔在堂司會計之職。確係該娶主並未娶有妻室等情。因特備函奉呈台端。敬祈准與給配。當由敝堂派鄭司事伴送彼處。正式婚配。玉成美事等。因准此查此案。前由警區呈解前來。當即發科研訊。嗣據訊得馮勤身文壇托足中饋。猶虛陶懿琴樂藉墜身知音。未遇申江萍聚爰伸囓臂之盟。楚館絮談。遂賦同車之事。恐鴻鵠之蹤。及誤入全吾効鷗鷺而相隨。因踰大德。當頭棒喝。同悟今非援手。玉成感恩沒世等情。本廳以該民等行雖不合。情尚可原。怨女曠夫執政者本有扶持之例。違章犯禁。司責者奈無姑息之條。乃將陶懿琴發堂待字。馮勤身交保尋媒。是於懲戒之中。仍寓矜憐之意。准函。

前因足徵美意。蓋使陶懿琴以校書而待秀士。馮勤身以書生而得佳人。奔月有心紅袖。遂添香之願求鳳。無怨青衫。乾濕淚之痕分既正乎倫常。理無妨於道德。天作之合。人孰無情況。承伴遺司員。湊成佳話。證由教士堪爲良緣。是不獨無告之四民。皆感貴堂之盛德。於靡旣矣。除准照給領外。因備敍此案顛末。函覆台端。卽希查照。

紀點一（揚州春夢錄）

揚州某友人曰：揚俗極風流。而亦極穢褻。茲見一年老者。率其子妾媳婦。於稠人廣衆之中。同席。义麻雀。譴浪笑傲。自命爲風雅中人。以爲此舉雅乎否乎。請述其詳情。以供研究。今春二月九日下午四時二十分。余偕友人往公園啜茗。假座南偏玻璃房中。其地爲商餘雅集。門左粘白紙長幅。大書江都縣議事會六字。東間斜設一桌。有茶碗。烟桿。紙吹陳其上。而閱無人焉。詢堂倌知將有賭。

局也。未幾，一老翁、一中年婦、一少婦、一美男子、二僕婦笑語蹀躞而來。堂倌攜雀牌隨之，倒篋入坐。未一局，少婦嫌桌陋，而撤之。宛轉嬌音，一入堂倌之耳。卽奔向余等所坐之室中，肩一桌而去。猛觸門檻，作巨聲。一似不顧物質之毀傷者。少婦甫坐定，又嫌其牌陋，非家物不可。老翁命僕婦去取。及其反也，已閱時三十分，遂各抖擻精神，奮臂大戰。其位坐翁與少婦東南向，中年婦與男子西北向。目光灼灼成斜度。銀物堆几，輸贏不少惜。送茶者吹烟者賣雜菓者，往來如鯽。又時有男女齧立窗之左右，作壁上觀。老翁遇佳牌，且掀髯大笑。或聳身鼓掌，四顧觀戰者，若有奇文共賞之趣。二僕婦倚門立，聞笑聲，則向人搊嘴似不直其所爲。隣席受譙，咸散去。時役也。其主將爲老翁，姓口名口，歷任泰海鹽分司，揚城寓公間之最富者。中年婦其愛妾也，男子其哲嗣也。少婦其賢媳也。此事甚怪，而翁視之甚樂。家庭之間，翁媳嬉戲於賭局，知禮者尙嫌其無別况。

酒樓茶肆不擇地而行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父之所爲乎。雖然。禁賭有令。正俗有責。吾不知該縣之巡警果何爲者。

紀述一（金闇秋聲記）

癸丑間。蘇省各屬紛紛擾擾。有一事足以供蘇州歷史上者。卽各處小花園之開放時也。蘇垣自夷省爲縣以後。市面極爲蕭索。得此點綴之品。備極游人歡迎。吳中本多寓公。歸田之後。出其宦囊。多有卜築園林。爲菟裘終老之計。息壤在此。優游歲月。此種小花園所在皆有。然均雙扉緊閉。門前之客。輒興題鳳之感。棟花風裏。友人某君商之於半園主人溧陽史姓。請其開放。以作一討論學術之俱樂部。其意固不在營業也。園主人頗風雅好客。開幕之日。士女儕集。月榭風亭。蘿衣竹石。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當時本遵市鄉制標。其名曰閱報社。乃惡客某某等。涎其一種抒機事業。糾合執役警廳之王詠梅。及曾爲行政科長。

朱彝然輩。賃韓家巷前鹽捕營統領洪鷺汀之餘屋。踵起爲鶴園閱報社。一仿  
滬上夜花園辦法。有茶有點。有酒排間。有彈詞場。男女雜沓。於是俊童荒豎。蕩  
婦妖姬。始以目成。繼以心許。采蘭贈芍之事。時有所聞。終以警署護符。一切無  
所罣碍。未幾又有廟堂巷暢園之發生。以所居太陋。未能爭勝。然其時小花園。  
已成一種流行品矣。不一月間。慕家花園劉姓之花園又起。一切以鶴園爲依  
歸。中秋節過。惠蔭花園又開幕。更增添影戲焰火。及動物蠟人等種種。鶴園以  
娥眉入宮之見嫉。百計媒蘖。而警廳不准再賣女座之取締令下。當事者旣懊  
喪萬分。不得不爲偃旗息鼓之計。然影響所及。各園游客。皆如晨星寥落。王詠  
梅蔣老虎等。遂異想天開。乘車赴滬。聘林步青至蘇。彈唱蘇灘。以新人耳目。人  
多囁嚅。吳東伯旣先受其殃。爲探春之打王善保家的。其聲固清越可聽。  
然鶴園之狐假虎威。仗勢凌人。亦百喙不能辭其咎矣。嗚呼。明明閱報社也。而

內容之荒謬乃爲此極。吾恐主其事者顧名思義必有啞然自笑者。會遂園與上海紅十字會商定爲籌賑之舉。種種遊戲法粲然畢備。詎知韓省長取締彈唱淫詞之命令適至而遂園適當其衝。西區警長程某因是記過署員高某且撤差焉。眞北人所謂背晦者已而小花園經此風潮亦於焉凌替。遂園且先閉幕矣。過烏衣門巷者當有人面桃花之感乎。天小花園雖細事然於蘇州之社會風俗上其關係亦豈淺鮮哉。

紀四吾某

吾某爲杭省第四區江干警察分署員也。到差既久私囊頗裕。置人民違警及一切道路政治咸不整頓。就地人民故有有署無官之說。緣江干船局上首爲九姓漁戶。(卽俗云菱白船)臨江女子咸以賣淫爲生涯。歷久至今已成習慣。然每逢長夏因修理船隻故皆捨舟登陸一律住居花牌樓。而吾某則終日

與彼徵逐。左擁右抱。其樂陶陶。羣妓賴以保障。其對於吾某稱呼。非曰乾姑爺。卽曰娘舅。而粉白黛綠之中。夾以閃爍金光之警服。亦政界中風流佳話也。按此則曾載錄十月間滬上某日報。雖事之確否不可知。願吾某有其事則改之。無其事則勉之。以清吾浙之官邪爲望。

### 紀畧五（不屈權勢之王克琴）

去秋南京東大街慶樂茶園。男女合演各種穢淫戲劇。曲辯子輩。爭先恐後。生涯爲之大盛。戲資竟然漲價。而往者依然如常。初到此地之人。無不痛罵甯人喪心病狂。謂遭此浩劫。尙然醉生夢死。及一經調查。知爲大謬不然。觀劇者某府中人實居多數也。說者謂前清時代。雖則專制。而威赫掌權轟轟烈烈之兩江總督等子弟。尙懼輿論與清議也。偶往秦淮河畔。亦鬼鬼祟祟。如偷兒然。其他之紅道台。更不必言矣。今則反是。觀於軍警之佩刀荷鎗。護送人員至戲園。

門口堂然皇然搖搖擺擺入內觀劇。視爲重大要公者。豈不異乎。某日張口愛妾獨眼西施。口子帶同衛隊一羣至慶樂茶園觀劇。當場特點王克琴之宋江大鬧烏龍院。閻婆媳活捉張三郎及大嫖院二齣。拿手好戲。迨王出場。喝采之聲大起。及演至聚精會神曲意摹仿淫穢齷齪時。樓上下狂呼叫。好猶如春雷怒鳴。房屋亦被震動。而口口子意氣揚揚喜顏大開。迷笑個不住。也傳聞有人向克琴戲言。謂運氣來了。口大帥欲列你爲後房。克琴正色曰。那個買我得。動前清時權勢威赫的慶老頭兒。大爺什麼振貝子美貌風流年歲又輕。出拾二萬銀子。並有很多金鋼鑽珠玉寶石。我也不放在心上。後來老口代他苦。苦哀求。故薦楊翠喜給他。何況是這箇老口口真真沒有此理。

紀略六（京華新史）

京師天氣嚴寒。所賴以禦寒者。惟火爐。北方慣習。爇煤於磚炕之下。名曰火炕。

每年十月以後。三月以前。爲弄火之期。起居飲食。無瞬息離。殆視火炕若性命。屋無寸隙以通空氣。致空氣溷濁。煤氣侵人。人觸煤毒而死。者不可勝計。南方人雖亦畏寒。藉煤力以煖屋。然屋煖則棄爐。觸煤毒而薰死者極渺。若北方下流社會之人。及顯宦之奴婢。雖亦知煤能人毒。而終不肯棄。一若火炕爲必不可少也者。甚可笑也。陰歷年前。某部長官。幾觸煤毒而斃。長官勢力雄厚。無人敢斥其非者。蓋某部雖有總長。而以國務殷繁。不暇兼顧。主持一切。惟此長官是賴。長官之死。生經濟之通塞。係之故。中央之人。靡不從而屬目焉。長官有寵姬數人。姬視長官爲奇貨。往往以爭。夕聞長官。則以政治手段。立一值日表。使無畸輕。畸重之嫌。一日。某姬侍巾櫛。姬有美婢。長官見而悅之。潛入婢室。扃門。登炕。效高唐神女故事。適某司員。以電話請示。長隨覓主人。不得。忽覺煤氣撲鼻。羣謂此爲某婢室。不必入。然以煤氣故。某僕竟斬關而入。則見主人與婢鼻。

流血面色青觸煤毒而僵仆舉室驚惶不可名狀乃嘆以清水灌以芥鹵少頃始甦家人以電話告主人曰爲我謝司員我此刻病了有話明天再說次晨某姬妬婢施以夏楚長官惱羞成怒亦以姬所施於婢者施之於姬姬以遇人不淑欲執長官赴法庭求理長官大懼乞憐於某總理總理乃命夫人往斷其曲直

總理夫人乘汽車至某長官宅長官迎于階侍妾迎於庭夫人訊此案一一詳問判某長官無禮罰向某姬三鞠躬以謝罪呼婢至令其聽候擇配不得再與主人私相結納其事遂寢

嶽崎曰某長官者曲江同宗弓服相契以暱婢故舍其金玉錦繡之房而登此暗室之炕設非某司員電白公事某已無復在人間世矣人卽甚不自重何至賤視生命若此故錄之以爲徵求軼事者告且爲民國風流史中存此一段新

奇公案也。

### 紀鑑七(宋教仁之日婦)

宋教仁先生者。吾國之政治家也。去年忽遭奸人暗殺。竟長逝而辭世矣。國人惜之。茲得其生前艷史一則。雖似涉反對者故意惡作劇以污蔑之。然男女爲人生之大慾。昔賢明哲英雄豪傑所不免。如宋先生卽有其事。亦安足爲盛德之累哉。爰特爲譯出。以資談助。有日本報知新聞載曰。日本東京牛込區東五軒町二十番地。下宿屋林館之主婦曰林福子。其妹曰御關。姊妹俱生有殊色。時宋教仁黃興亡命走日本。興居小石川茗荷谷町。宋居林館。興時來訪問。艷御關之色密與之通。教仁聞而怒斥。興大窘。密與御關謀說其姊福子挑教仁。教仁遂與福子有私。時革命事急。日本刑事憲兵巡查嚴密。教仁遂出林館。移至柏木町租宅以居。然未嘗須臾忘福子。福子亦時相往來。教仁宅中僱一

女僕執役。本某女學校生。年少貌美。又通於教仁。福子聞之。妬甚。中夜涕泣。次日尾教仁而詬詈之。教仁亦大窘。介曰人鬼頭某。出書券金五百元爲福子謝。未幾。又移至角町酒肆寒香園。已而與其女主人御初通。福子聞之。又大怒。教仁又書券金五百元爲謝。事乃解。其後教仁歸國。久無消息。福子許聘大學生某九州賈人子也。已納禮矣。會福子姊妹與黃宋私事暴露。賈人子退婚。福子至九州。其家拒而不納。忍淚而歸。途次京都下茂加。忽遇教仁。卽夜同宿旅館。福子泣訴私怨。教仁慨然曰。吾兩人情好如此。誓不相背。遂携手同歸東京。先是福子妹御關與黃興情益親密。而性好淫。移至青山聞肆食館。又與法科大學生武田將一郎有私。辛亥秋。教仁先去日本。黃興旋歸國。革命軍起。南京政府成。興爲大元帥。教仁亦充法制局總裁。聲勢烜赫。福子姊妹聞之。大喜過望。遂相約同赴上海。時日本信州富人某。與中央俱樂部人宮澤元一郎相

結。欲乘中國革命擴增勢力。僨知福子姊妹與黃宋祕事。以爲奇貨可居。遂約與同伴舟抵上海。卽遣人報知教仁。立乘馬車訪福子於寓舍。承認福子爲正妻。若欲居上海。則當大建旅館以酬其厚意。而黃興則拒御關不見。使人傳語。勸其再嫁。俟事平後至日本。當於築地附近建一旅館報之。約束既定。宮澤乃率福子姊妹回國。御關歸後。仍與武一郎交好如故。因而有身。至前年正月誕一男兒。由武一郎月資給以爲活。宮澤忽獻計。以御關所生佯爲福子產。迫教仁承認。御關亦恐興聞而毀約。大贊成之。立遣宮澤至上海見教仁。告以福子生男事。教仁大驚。未及承認。而及於難。宮澤倉卒歸國。復與福子姊妹密謀。會去年四月。留學生開會追悼教仁於清風亭。福子姊妹亦列席。或謂福子所生子。旣爲教仁遺血。卽當詣靈焚香者。福子駭懼色變。司會者僨知前事。謂福子汚傷教仁。大不敬。慷慨異常。宮澤計敗而遁。福子計無所出。不得已以私生子。

報知公署。至今姊妹貧弱相依。深恨爲宮澤所買也。

紀<sup>去國</sup>八（尹昌衡之蠻女）

尹昌衡赴藏日徵蠻女有姿者充下陳去年曾見之於各報今春爲四川公民所控矣。

蠻女美麗久負艷名此小蠻之名所由來也。查蠻與苗同苗女妖冶別饒丰韻。綈花猶草另有風流無怪尹昌衡之驚心動魄也。况石柱一隅代生佳麗花冠錦袍秦良玉固麗若天人誰謂不及漢女之明媚哉。若夫着吉莫小靴低唱瑤歌高颺巾帕飄飄若仙苗條蠻女靨笑歡迎彼尹昌衡氏入此簾峽棘穴之中其視爲溫柔鄉也久矣安得不有終老之志耶。

雖然三清留蜀寂寞深閨柳色驚春封侯致悔得母念遠征之夫婿而抑鬱不堪乎然而尹昌衡方與新人言笑豈復眷念昔日尹邢諸姊妹耶。

## 紀點九（熊總理馮上將之內助得人）

熊秉三先生未顯達時。一切供給多取之於岳家。夫人朱氏美而且才。先生從前宦遊多年。文名政績。得力於內助者極多。蓋夫人精通文墨。閨房贊助。能補先生之所不及。洵可稱爲賢內助也。癸丑間。熊氏到京之後。本擬另覓華屋以居之。嗣因先生在國務院事必躬親。異常忙碌。夫人遂亦移住國務院中。按京中各官署。除書吏門役之外。從無堂官携眷居住者。歐美各國。亦未嘗非然。熊夫人之住國務院。實特例也。馮上將夫人。爲前清李鴻章幕府江蘇宜興周才學閣學。第五女公子周道如女士也。優於文學。喜讀兵書。繼而隨父宦遊京都。入天津女師範學校。旋就令總統袁容菴先生聘爲府中女教授。賓主相得。袁君三夫人者。女弟子之一也。其師生情誼尤爲投洽。朝夕相處。儼同姊妹。書窗閒談。間及婚嫁。周女士謂三夫人曰。吾終身事若。非執掌大權之高等軍官。不。

嫁。三夫人嘗偶言於袁君。會去年馮上將在京。於袁府睹其麗容。遂盛稱之。袁云。君欲膠續。當爲作伐而撮合之。然馮上將嫡妻雖喪。姬妾已至七人。且有子。本無續絃之志。因袁總統作此撮合。山又素知周女士頗諳韜略。亦足爲戎機之襄助。欣然允諾。立卽叩謝。亦仿張佩綸求婚於李文忠之故事。袁爲原媒。上將於去秋奉命都督江甯。南下時。有某當道恭送行旌。席間談及此事。上將則掀髯笑曰。若說起容貌來。亦不能比得西施王嬌。可是人家學問實在高。上我一個武夫。又年過半百。還有什麼不滿意的事。不過這鬍子長得住否。實在是一個大問題。言畢。衆鼓掌大笑。有知者曰。此馮上將得意之語也。旣而袁君遣公子克定。及周女士得意高足之三夫人。於一月十二號送親到甯。此日江甯鐵路特備專車迎迓。沿路線排列兵隊。氣象巍然。下關江口一帶。極爲熱鬧。輪渡碼頭懸燈紛彩。並有松柏牌樓一座。編額一方。文曰。大家風範。楹聯一副。爲

天上神仙金相至。質女中豪傑有禮明詩以鼓樓前交涉局爲新宅門前裝飾松紮禽獸花鳥之影壁。飾以五色電燈。其松枝牌樓亦以五色電燈製成。福共天來四大字。室中陳設西式儀具。而被以五彩繡花披墊。偏懸喜字幃。屋簷掛以紅綵及紅喜字燈。屋外環列武裝兵隊。層層排列。警察特用布篷崗位數十所。明亮刀槍與晝間日光。夜間燈光相輝映。都督府中人員。稔知周女士具有尚武之精神。當時有帥太太之稱。故屋內多派軍服侍者。窗前階下鶴立荷槍兵士。以悅其志。但未知洞房之日。曾否亦於房中環列刀槍。侍婢佩劍。如三國演義中所載嫁劉備之孫夫人乎。周女士父母俱逝世。親丁只一弟。入北洋武備學校。在陸軍部當差。故當日偕來者四十餘人。悉爲女士之姻族親姪而已。主婚者爲劉文荃。劉景山兩君。亦袁總統所特派者。

十八日下午二時。陳設妝奩由女宅啓行入都督府。剪導軍樂。引以紅綢彩門。

橫書四字曰山河委佗。左右對聯上爲掃眉才子名滿天下。下聯爲上頭夫婿功垂江南。係旅甯同鄉所送。繼以直隸女師範暨高等女子小學敎習學生及女友所送之詩章、敍文、頌辭、對聯、詞曲均以玻璃屏裝飾。約二十餘對。續爲應用器具極簡樸。其衣箱只八隻。聞金玉釵珥無多。蓋因周女士對於戚友餽贈。概行璧謝。僅以己所歷年充敎習薪資積蓄。以作嫁資也。十九爲婚儀正日。女宅因交涉局距都督府道途過遠。移駐都督府西首花園內。俾新親將迎便捷。此日馮都督著上將禮服。佩掛勳徽。周女士著元色緞體繡八團五彩花外套。大紅裙戴珠勒梳本國時裝髻略帶簪飾數事。被以粉紅紗約四丈長。有侍女二人持其兩端。紅紗中結彩置於髮頂。垂以兩球式。因以覆面焉。其結婚禮儀參用中西次序如左。

午後二時由都督府備彩車導以執旗馬隊、步隊、軍樂隊赴女宅恭迎新人。大

總統代表人。介紹人。迎親人。從先由司儀人隨同都督出府。至女宅降車。奏樂。  
女宅招待人預候于門外。引導都督至休息室。與招待人對行一鞠躬禮。由招待人邀請  
都督入座。進茶點略坐。奏樂。都督起行先回府。招待人送登彩車。四時初刻。新  
人彩車到門。至大堂駐車。奏樂。由陪親女賓引導。都督由宅內出。預俟於禮堂  
外立。由男女宅陪親女賓赴彩車旁排立。請新人降車。引導新人至禮堂外立。  
女宅親族及送親女賓。從代表人、介紹人、男女賓均預俟於禮堂外。奏樂。司儀  
人先就席東西向對立。唱男賓就席禮堂東隅立。唱女賓就席禮堂西隅立。唱  
代表人就席向南立。唱介紹人就席次。代表人向南立。唱男女親族就席。男宅  
東席。女宅西席。各東西向。唱新郎新人就席向北並立。奏樂。唱代表人代大總  
統致頌詞。代表讀頌詞。新郎新人答詞。遣人代讀。唱男女賓致頌詞。新郎新人

答詞。遣人代讀奏樂。唱新郎新人行鞠躬禮。對行三鞠躬禮。唱新郎新人謝代表一鞠躬。代表答禮。唱新郎新人謝介紹人一鞠躬。介紹人答禮。唱男女親族行相見禮一躬鞠。尊長親族新郎新人先向行禮。平輩晚輩則對向行禮。唱男女賓行賀禮。一鞠躬。新郎新人答禮。向東西男女賓各答一鞠躬。奏樂。唱陪親男賓引導新人退席。由女賓引導入新房。代表人退席。介紹人退席。男女賓親族男女賓退席禮成。司儀人亦散去。

靈犀評曰。德相畢士馬克之豐功偉烈歐洲三尺童子靡不知之。而讀其與夫人書。一往情深。字字作香奩韻語。宋韓世忠破金兀术於黃天蕩。染夫人親執桴鼓中流助戰。迄今鄉姬野叟負曝閒談。千載下猶有生氣彷彿。見將軍之英姿颯爽。夫人之香汗淋漓。惟真英雄能解真兒女情長氣短。迂士之談固不值吾人一哂。今者熊總理與馮上將之贊史流播京津矣。而吾國精狀較畢士馬。

克居位時之德國。何如風緊草枯虜騎南下沿邊。一夕烽火數驚。又正壯士長歌出漢關之會也。熊總理果能盡法畢士馬克之所爲。而致吾國於盛強。一如德國之執歐州。中原牛耳乎。馮上將果將上書請纓繫單于頭勒燕然山還我疆土。揚我國威功在韓蘄王上乎。吾願熊總理與馮上將好自爲之。母徒享破例之福懷多毬之懼。而令畢士馬克與韓蘄王笑人地下也可。

### 紀藝十（中外臚歡記）

今年一月某日大總統以歲律更新。特在府中居仁堂宴會各國公使。並於懷仁堂設茶會。請中外男女來賓。以誌慶賀。屆時到者數百人。有名優演劇。以助雅興。茲記其事如左。是日宴會各國公使。原係新年慶賀之慣例。凡堂開瓊筵。禮合中外。自是意料中事。而有特別可以記載者。卽借謙會爲副總統會見各國公使最宜之介紹人。最妙之遮面扇也。原來副總統到京之初。對於接見各

國公使之禮節頗費研究。蓋此等儀文既無前例之可援，而雙方意見皆覺進退之無據。就國家之禮制言之，各公使有覲見之儀。大總統無往見之禮。副總統雖非行政元首，要亦一國所尊，往見各公使於理即有所不合。就通常之交際言之，行客必盡先施之誼。坐客乃有往拜之理。副總統既非一國元首，即無覲見禮節。先爲晉謁於情亦有所未安。因此之故，雙方雖有相慕之誠，而彼此尙無一面之雅。大總統乃借此日宴會預請副總統在座。於有意無意之中，以半主半客位與各公使一堂聚首，握手言懽，省却無數之煩文縟節。而月餘以來舉凡議禮之士，相禮之官束手而不能解決問題。至此乃如水到渠成，動合自然。真所謂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也。當日赴會者除各部總次長各機關重要人物，與前國會湯王兩議長段香岩等外，併有各公使夫人，各國務員夫人等客齊坐。定俄而鼓樂齊鳴，霓裳曲奏諸名優，皆各奏爾能發展其平日拿手。

妙技以娛嘉賓所演之劇共四齣。一天水關。二樊江關。三挑華車。四戰長沙。每劇皆有戲單列各伶姓名並叙明事實譯以英文以便外人觀閱之下領略其中趣味。第二劇終大總統到會衆起立大總統以最親切最和悅之態度向衆來賓勸飲衆皆舉杯致賀繼而有一婦人扶大總統夫人姗姗而來。袁師兒子樊素姬人皆相率而隨其後略與來賓周旋就坐觀劇斯時也禮合大同樂和中外釵光鬢翠輝耀金闕水瑟雲璈韻激玉樓衣裳簇萬國之華賓主合一堂之樂至矣盛矣蔑以加矣。三劇已闋大總統始退諸來賓皆於劇終盡懽去。

附錄戲單是日所演各劇諸伶皆精神煥發聲藝俱佳惟小叫天嗓音稍滯不似向日清脆亦是美中不足之點。

天水關劉鴻聲梅榮齋朱玉龍李玉費何維香。

後漢丞相諸葛亮興師伐魏將姜維獻計於天水郡守馬遵願請精兵伏要

路姜以勇敢善戰聞。而事母至孝。時姜母居冀城。諸葛亮用計攻冀縣。姜赴冀救母。被漢兵圍困。不得已降焉。此漢丞相一出祁山。收服姜維之故事。

樊江關王蕙芳。梅蘭芳。龔雲甫。王秀雲。李敬山。張二瑣。

唐太宗武臣薛丁山之妻樊梨花。封侯掛帥。鎮守樊江關。其妹薛金蓮。因其父遼王薛仁貴被困。以發救兵事誤會。姑嫂衝突。經其姑母柳夫人排解。遂發兵援之。

挑華車楊小樓。錢金福。何佩亭。侯春藍。黃三。

宋高宗時。岳元帥飛與金兵大戰於牛頭山。金兵出鐵華車十二輛。抵禦宋將。高寵持槍挑之。挑至十一輛。馬疲身墮。碾於車下。此宋金在牛頭山之戰事。

戰長沙譚鑫培。王鳳卿。金秀山。李順亭。

漢將關羽。奉命攻取長沙。長沙郡韓宣。令魏將黃忠出戰。忠馬失前蹄。羽不忍

殺之。令其易馬再戰。韓宣懼不敵。迫忠以箭殺羽。忠感其義。射及盈縷以報。韓宣疑與關通。問其罪。魏延代爲不平。殺韓宣與黃忠同降。此漢將關羽收服黃忠之故事。

### 紀鑑十一（隔江猶唱後庭花）

財政困難。近來達於極點。陰歷年關。幾有不可過渡之勢。一般理財家。仍無日不在花天酒地中。一月十四日。財政次長張弧。中國銀行理事王克敏。浦口商場督辦楊度。偕禮和洋行買辦金蔭圖。交通銀行梁士詒。楊蔭森等十人。發起新年會慶祝大典。每人各認四百元。假東城金魚胡同那桐私第演劇。計戲價三千元。酒食一千元。是日到會者總統府人物。及各部中之一般嫖賭團均赴會。正廳後座者爲若輩之眷屬。又最後者則爲八大胡同之妓女。指手畫腳。酣嬉笑舞。張弧。暨王克敏。金蔭圖。所鍾情之王凌波。亦在局中。盡其各種能力。頗

極一時之盛。是日所演之戲。有俞振廷、朱桂芳、遲月亭之金錢豹德。琚如之叫關。賈洪林之五丈原。王鳳卿之取成都。朱素雲、梅蘭芳、王蕙芳之紅霓關。楊小樓、金秀山、王長林之連環套。王瑤卿、路三寶之樊江關。王鳳卿、梅蘭芳之汾河灣。王又宸之賣馬。楊小樓、錢金福之挑華車。王蕙芳、謝寶雲、陳德霖、梅蘭芳、朱素雲、李連仲、孟小如、賈洪林、朱桂芳、田雨農之雁門關。譚鑫培、慈瑞全、金秀山、李連仲、肖長華之空城計。真所謂名伶薈萃。璧合珠聯。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也。

紀藝十一（外交部大跳舞會）

今春三月五日晚間外交部總長偕其夫人邀集中西女士大會於外交部迎賓館。都中稱爲大茶會。或謂此爲大跳舞會。蓋確爲孫外交長之一種豪興。確與外交官之行動甚爲合拍。苟仿而行之。則足以成一種習慣。亦西俗東漸之。

導線也。今請以記載社會事實之筆調，一詳述之。

西俗無所謂茶話會。凡富戶巨族之喜交際者，恆定期招集其親族知交會談。於一極寬廣之接待室中，佐以茶點，披此暢敍，盡歡而散。外交官以及貴族婦人尤喜爲之。且視此爲必要。蓋藉此以廣交際也。西人恆名之爲招待會。其招待日期有登廣告於報中，以期週到者。此外則有跳舞會，多於新年後行之。自元日以至齋節（與我國齋戒之意相同），相距約五十日。此五十日內，幾於無處不跳舞，無日不跳舞。因名之爲跳舞期，或名爲歲爽。（譯音）然跳舞之種類殊多。有舉行於宮中者，有舉行於外交團者，有舉行於普通廣大之旅館中，購入場券即得加入者。然要與招待會有別。所謂跳舞會者，以一男與一女爲伍，旋轉跳舞，以音樂節其徐疾。故跳舞者必須解樂之音節。西人類多解音樂，家庭恆習跳舞。婦女以不能跳舞爲大恥。習之既久，相沿成風，故一談跳舞。

輒眉飛色舞。爲之技癢。酒後興濃。亦多携其伴食婦女。旋繞室中。作口嘲以代音樂。此可以見西人之習慣矣。編者所述種種。所以證明招待會與跳舞會之別。且以見跳舞會之最足以融洽人之感情。於外交界行之。允稱交際術之一種。尤能於嚴正交涉以外。發生特別功用。此則所不可不注意者也。我國外交素不注意交際術。故每逢正式談判。輒易決裂。蓋彼此使命平日既無聯絡。臨時自易齟齬。在昔我國駐外公使。每有歷一年不赴駐在國謙會一次者。卽此足覩其外交之失敗。至最近我國外交界。始知其非。而稍稍注意交際術。是日外交部大會。中西女士於迎賓館。此我國外交界實行交際術之一新紀元也。其爲招待會或跳舞會。且勿計。而其外形。則實具有跳舞會之形式。晚九時。中西女士之接。有孫外交長請帖者。咸陸續來集於外交部迎賓館樓上。即前歲孫在京。大開茶話會。以招待各團體代表處也。孫總長偕其夫人。恭候於樓上。

二女公子爲之通譯轉達。以二女公子善法語也。來賓凡千八百人。中西參半。九時三十分齊入跳舞室。電燈如粟。上下通明。俄而鼓樂作。而跳舞以始。每一次跳舞畢。則休息廿分鐘。如此數次。時至三鐘始散。亦可謂不醉無歸矣。各國公使。除和蘭公使不在京外。其餘全體赴會。各國務員雖以熊總理之病患疾瘡。亦旋繞會場一匝。始乘汽車歸。孫總長則身穿燕尾服。鬚長盈尺。執紅燈。出於人叢中。時呈興高采烈之概。教育次長董鴻禕亦圓眼長鬚。與一西女合跳。蓋董曾充意大利公使館隨員。跳舞其所素習也。此外前外交部人員。以及曾留學西洋者。頗告奮勇。以致男多於女。分配不均。在西洋跳舞場。亦時或有此。是日跳舞會。亦坐此病故。一女子常更番易男。而倦憊至不可言狀。我國婦女之能跳者。祇唐少川女公子。清華學校校長趙國材夫人。衣華裝。與西人合跳。會場頓行特色。而日本婦女之與跳者。只一人而已。跳舞之妙處。全在精神之。

活潑。是日跳舞正酣時。忽見一花船及一小花車。由室內推出。滿載五綵紙花。及綵結、綵帶等件。來賓爭掇之。紛然披戴。又呈天女散花之概。

跳舞以音樂節爲數齣。是日舞跳諸齣。最著者約二齣。介紹之以供談資。

一撲兒格。係旋轉式之跳舞。音節爲四分二。推源於蘇格蘭之愛閣色夫跳舞。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初次跳舞於奧城伯臘克。近德奧人最喜跳之。

二法兒赤。亦係旋轉跳舞。音節亦四分二。爲德人發明之最普通跳舞形式。經德國音樂家許伯兒德及凡伯兒之改良。始臻完善。後復由奧國音樂家斯德拉斯。二次改良。

又有格德利一種。爲跳舞式中之最繁雜者。雖西人亦鮮能之。是日亦跳舞及此。跳舞時由德使館某君朗呼口號。始合音節。是日音樂雖係華人合奏。仍由德人某爲之指揮云。

## 紀點十二（交通部跳舞會）

三月十一日午後九時半。交通部特借外交部新公所開茶會。來賓較前次尤衆。約計不下三千人左右。蓋新風氣有開於先。必盛之於後。而適意陶情之事。尤爲人生所樂爲而不厭者也。

主人爲朱總長葉次長及朱總長夫人葉次長夫人。十時後周總長偕其夫人蒞會。亦居主人席位。凡來賓至者。由招待員導引至主人前行握手禮。所有交通部及各路局職員。均於九時前即先蒞會。佩帶招待員標識。分別左右。凡有來賓至者。由招待員接待。與總次長見禮後。即各自由遊覽東西各國女賓到者尤多。由朱周兩總長夫人及葉次長夫人一一招待。中國女賓到者亦甚衆。開會以前。樓下人爲之滿。十時半。由招待員引導來賓登樓。以大客室爲跳舞場。來賓入座後。凡已領取跳舞券者。即分途約伴。携手登場。大約前次能舞之

人。此次無不至者。而新到者。更不可勝計。其中以西洋人占多數。中國男賓次之。女賓更次之。其中如唐少川女公子。及清華學校趙校長夫人。唐質夫夫人等數人。技藝皆甚嫋熟。頗爲中國女子生色。有日婦以和裝草履。與西人對舞。趨踰中節。亦甚雅觀。舞至鬧熱時。滿場幾無隙地。而舞者縱橫馳驟。隨機變轉。絕無撞觸之處。非嫋於此道者。決不敢插足其間也。

前後共跳舞八次。每次約數十分鐘。至散會時。已過夜半矣。樓上南面客廳之東西兩頭爲食堂。到會來賓均在此會食。備有西餐、洋酒、水果之類。男女來賓。於跳舞後。多臨此休息。或飲酒。或吸烟。亦有部員。妥爲招待。至會場中布置。則中間爲跳舞場。四圍皆設有坐位。女賓坐前。男賓立後。秩序整齊可觀。跳舞會未終局以前。來賓即有陸續散去者。臨行時。先由部員持盤贈鮮花一束。旋又贈各種玩物一件。較前次外交部所贈者。略爲珍貴。如墨盒。燭奴。與花卉人物。

卽將盛卸去。吾國重要人物蒞會者，若熊希齡、孫總長、章總長、曹次長及施鶴初，均偕其夫人前往赴會。熊並携其女公子同去。此外有扮作水滸傳中之武松者，有扮諸葛孔明，穿八卦衣者。又有扮前清達官，穿袍掛戴紅頂子者。但跳舞廳中陳列之物甚多，穿中國古衣者，關袖大襟，稍一轉身，卽須損壞物件，故跳舞時殊多不便。是日跳舞，每次多以十二人爲一隊。跳舞時出各種玩物，其初爲一鴨子，次有一紙製大蝴蝶，垂兩長鬚。俄又有西洋童子二人，扮作黑種人，各捧出一形似小簸箕之物，內盛紙製之古時帽子及古時跳舞時所用之眼鏡，以及其他小頑意物件。又有紙製一樹，上綴花及菓品，可以取下。凡此等之物，均由使館人員一一分贈來賓。迨散會時，已二鐘次。

紀舞會十五（兩總統結爲兩親家之佳話）

今春各報贛傳，副總統蔣女士許字於大總統之某公兩子。公子相見，嘗叫

之類形式雖小。皆銅錫與橡皮爲之。且每物俱覆以花綠之玻璃罩。甚爲精美。故到會來賓。個個簪花。人人得彩。皆興高采烈而去。然若諸士女於數日之中。兩赴盛會。覺躊躇舞我之際。大有樂不可支之概云。

### 紀艷十四（法使館古裝跳舞會）

三月七日駐京法國公使康悌君在東交民巷法國公使館內開古裝跳舞會。古裝者法國路易十四時代之衣冠。也是日到者約五六百人。法公使之夫人與法國使館館員及夫人均出而招待。惟法使夫人所着衣服。則爲路易十六時代之形式。而各國來賓之衣冠亦多係各本國古時之物。與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相近者俄羅斯有一人所着之衣。以寸許紅綠等色之碎錦嵌成。日本有一人彷彿似武士道之裝束。英國有一新聞記者。則用吾中國古時之盔甲。並帶假辮子一條。此盔甲分量極重。戴之頗不舒服。故一經跳舞。汗流浹背。未幾。

卽將盛卸去。吾國重要人物蒞會者。若熊希齡、孫總長、章總長、曹次長及施鶴初。均偕其夫人前往赴會。熊並携其女公子同去。此外有扮作水滸傳中之武松者。有扮諸葛孔明。身穿八卦衣者。又有扮前清達官穿袍掛戴紅頂子者。但跳舞廳中陳列之物甚多。穿中國古衣者。闊袖大襟。稍一轉身。卽須損壞物件。故跳舞時殊多不便。是日跳舞。每次多以十二人爲一隊。跳舞時出各種玩物。其初爲一鴨子。次有一紙製大蝴蝶。垂兩長鬚。俄又有西洋童子二人。扮作黑種人。各捧出一形似小簸箕之物。內盛紙製之古時帽子。及古時跳舞時所用之眼鏡。以及其他小頑意物件。又有紙製一樹。上綴花及菓品。可以取下。凡此等之物。均由使館人員。一一分贈來賓。迨散會時。已二鐘次。

紀舞會十五（兩總統結爲兩親家之佳話）

今春各報贛傳。副總統蔣女士許字於大總統之某公兩子。公子相見。嘗叫

爲親家。已于四月二十傳庚云云。一時佳話。遍傳都門。莫不謂兩家老親翁。一雙好兒女。姻緣簿上有此一重公案。消却人間憾事矣。惟細經訪詢。悉此事尙在懸擋中。並未定議。原來副總統到京後。與大總統日夕說心魚水之歡。儼寓秦晉之好。當時適有湯繼午先生作伐其間。是議遂起。而此中有一最難解決之問題。卽兩家頗有競雄之意是也。蓋兩總統均有金相玉質之小公子。堪爲相欣。故皆欲以男家自居。而以女家讓人。一時月老。幾無媒介餘地。大總統乃聲言無適當年齡之公子。雖欲館甥。其道無由。副統總無已。始願以女家自居。大總統遂將同歲之七公子。與十一公子。(聞均九齡)生辰八字。與校中功課。俱呈於副總統。請其自擇。黎公大悅。惟黎公女公子係長夫人出。欲爲嫡女擇婿。不得不商於其母。乃黎夫人聞言。卽曰。二公子均佳。但不知孰爲嫡出。尋爲庶出。黎公言皆庶出也。黎夫人曰。我女斷不字庶子。若嫡子無論若何。皆可。

既爲庶子。事不協矣。此時黎公對於此事。却之則有所不可。專之則有所不能。遂大爲難。蓋黎公有一如夫人。雖娟好實無偏袒之意。不過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亦是體大聖無我之心。不知黎夫人因何執拗。竟欲以此見難。黎公亦無如之何。或曰黎夫人此舉。並非爲鄭忽之辭婚。不過藉此以見我道之尊耳。欲求轉圜之法。惟大總統嫡夫人出而調停。黎夫人自然惟命是聽。聲氣應求。理有固然。不待局外人之做力也。果爾阿姑則代冰人之職。大享行夫人之禮。千古佳話。一時盛事也。

紀點十六（文明結婚之歷史譚）

今春二月某日北京鐵門安慶館中爲董君伯康與侯女士文貞結婚之場。高朋滿座。好友如雲。夫婦交拜後來賓依次演說。就中於文明婚姻有歷史之研究者。莫如許先生學源。茲錄其大概如左。以爲開通風氣者之一助。初許君上

臺時鼓掌之聲如雷。許君笑而言曰：今日乃董侯二君百年佳期，鄙人適承各位不棄，推爲男賓代表，深滋愧愧。但鄙人對於文明結婚歷史，固不甚悉。據普通之說法，都謂爲歐風東漸所致。其實不然。我國婚姻本自文明，有不待外教而始成者。不嘗讀之詩乎？其第一章即曰：「關關雎鳴，雌雄相應和鳴」之聲也。雄以關呼，雌以關應，則彼此感情自然結合，所以興起寃窺淑女君子好逑之句。淑女一定爲君子之配，君子一定爲淑女之配，自不待言。所以文王不得后妃，則有參差荇菜之詩；后妃思念文王，亦有采采卷耳之詠。其間相親相愛之意，讀詩者早已認爲夫婦人倫之始，亦二南率化之正也。抱樸子曰：「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必得同意，然後結婚，是亦文明結婚之證也。」文中子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其曰：『不以財而擇德者，卽今之以品行學問相吸引，以道德文章相切磋也。』」可見文明結婚乃婚。

姻之正軌也無疑。及至漢朝，孟光守身不字，父母叩之，則曰：「非梁伯鸞其人者，不嫁。」于是梁鴻禮聘爲夫婦。是漢代文明結婚已有成例。賢孟、梁之美名至今不衰。使梁不得孟，孟不得梁，何有夫婦美名以垂永久乎？所可恨者，南北朝時崔浩等一班名士，勸其姻戚指腹聯姻，以開後世童子婚姻之漸。夫童子婚姻，乃中國最不良之婚制，不問童子成年後之品學，何如？品貌，何如？均由父母之命專制，行之及成婚之日，非男不愛女，卽女不愛男，彼此反目家道，乃亂其弊之一也。唐時許敬宗輩又提倡門閥，以遂其攀附之謀，其女與錢九隴結婚時，必曲叙門閥，互相誇耀，故後世以門第問題遺誤者不少。不是公子無德，便是小姐不願害，又不止於反目，其弊二也。既有門閥問題，故以厚重聘禮爲美，是以唐書有賣婚一事，賣婚則有買婚，婚姻遂成爲買賣問題。富商大買妻妾，滿前達官顯宦，侍妾數十人，其結果之不良，今已昭昭在人耳目，不待鄙人贅述。

弊三也。有此三弊故宋儒力矯之。朱程結婚千載佳話。而宋史亦有結婚期內父命其子曰釐爾。內治往求爾匹。子應曰敬以唯命。既曰往求爾匹。則非其匹自不求。也是則今之文明結婚。男女必先期見面。爲導線。死不徒設絳紗窗。使女子自行擇婿之法。良意美也。自宋至今。婚制悉依社會自由行動。指腹門閥賣婚等類。不一而足。實足以阻止文明之進步。今日董侯二君與現今文明男女界爭相提倡文明結婚之制。使我國古制復於見世。是則民國之榮。是鄙人之所願也。云云。

### 紀點十七（北京女子敦誼會開會盛況）

北京女子敦誼會於今春三月間在石大人胡同開會。中外男女到者約計千人。女界約占三分之二。開會後由主席某君略爲報告。即奏樂。次由馬相伯先生演說本會宗旨。後即照開會日程單奏樂唱歌。時至四點三十分稍休息用

茶點復由德國醫學博士以西語演說防病衛生之道。演說畢卽開跳舞。又繼續唱歌奏樂至六點餘鐘散會。統觀當日會場情形可分爲演說樂歌跳舞三種彙錄如左。（演說）是日以華語演說者惟馬相伯一人其演說大旨略謂今日爲女子敦誼會成立後第一次大會。鄙人試將女子與國家社會之關係略言之。女子敦誼會實爲謀家庭教育改良而設質言之卽家庭教育改良會也。世界男女各半缺一卽不成爲社會。吾國女權素不發達。今日一般志士以提倡女權爲維一宗旨。然所謂女權者並非謂與男子執同一之事業也。男子治外女子在內中外古今同此一理。我國男子稱女子爲內人或內子卽表示其職權所試也。中國之貧弱雖爲男子之程度低下不能與外人競爭然女子亦與有責試將中國家庭生活與外人比較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外國男子皆得專心治事而中國男子時不免有內顧之憂。家庭旣不若外國因而社會

國。家。皆。不。克。與。外。人。相。抗。衡。故。欲。中。國。富。強。當。自。家。庭。教。育。改。良。始。欲。改。良。家。庭。教。育。其。責。任。則。在。女。子。今。日。到。會。諸。君。皆。高。等。社。會。中。人。能。以。改。良。家。庭。教。育。爲。已。任。卽。爲。救。治。中。國。之。根。本。方。法。云。馬。君。善。於。演。說。有。聲。有。色。頗。能。引。起。一。般。婦。人。之。興。趣。聞。者。莫。不。鼓。掌。至。德。國。醫。學。博。士。以。西。語。演。說。病。源。及。預。防。之。道。詞。頗。長。復。由。唐。寶。潮。女。士。爲。前。出。使。法。國。裕。庚。之。女。臨。時。譯。以。華。語。亦。明。白。曉。暢。動。人。聽。聞。(跳舞)此。次。跳。舞。與。外。交。部。交。通。部。兩。茶。會。時。之。跳。舞。大。不。相。同。前。時。係。一。男。一。女。相。携。而。舞。同。時。入。場。者。十。數。人。數。十。人。不。等。但。能。趨。踰。中。節。卽。爲。合。法。此。日。跳。舞。爲。俄。國。式。惟。勃。恩。太。太。及。上。校。索。洛。先。生。二。人。其。跳。舞。之。事。大。意。爲。某。女。與。某。子。兩。人。相。見。於。舞。場。某。子。欲。進。與。之。言。情。女。拒。之。某。子。羞。退。繼。而。兩。人。均。有。悔。心。遂。相。善。如。初。乃。又。同。舞。其。描。寫。情。狀。頗。類。吾。國。之。演。劇。方。兩。人。之。出。場。也。女。子。以。羅。巾。蒙。首。半。遮。半。露。頗。帶。我。國。閨。風。

味。男子被拒之後。嗒然若喪。將所帶之帽。連擲於地。大有愧不自勝之概。及其既協而同舞也。或並肩而趨。或携手而行。或兩人對面前後進退。一種活潑情形。真能摹擬畢肖。至其姿勢之宛轉。足步之緊健。非素嫋此道。斷不敢當場獻技也。（樂歌）此日唱歌作樂。皆西人爲之。樂則有時。男女並作歌。則惟女子爲之。惜門外漢不能知其佳處。但其歌喉之宛轉。音韻之攸揚。滿場聽者。無不神清氣靜。肅然無譁。尤爲此日會中之特色也。錄其歌曲譯文如下。  
夢金髮蓬  
蓬情鍾愛儂。夢中綠樹陰濃春暖雲封秀葩初茁。泉冷冷然穿林而出。入無塵  
之境。晴漪含笑前迎。余等圍繞於此錦褥。余等游泳於此葩福。此夢境也。而予所遇之真境。有勝於此者。綠樹隱濃春暖雲封秀葩初茁。泉冷冷然穿林而出。入無塵之境。晴漪含笑前迎。予握汝手。予不釋汝手。予誓不與汝分手。唯唯唯。唯予誓不與汝分手。春青林隱我生有幸。汝生有幸。非夢境焉。得有此佳境。此

佳境焉得遇之於眞境然而此乃予之夢境然而此乃予之眞境此眞境恍如  
夢境此夢境洵是夢境情悠然而至忽然而逝魂王情網毒餳悞幾許蒼生苦  
劑滴無涯酸淚魂王來自何方情網來自何方汝來自何方光明傳語破天荒  
眞耶僞耶喜耶愁耶抑又夢耶福幸福幸希望殷悲怨生命爲艷所積命不減  
艷不減魂王情網汝來自何方喜耶愁耶抑又夢耶飛燕天朗氣清燕飛冥冥  
喚日旅行予目逆而送之予魂馳而繫之顧盼自雄橫裁太空予焉得爲其僕  
從吁吁此神祕之奧區予焉得循其途而一游天朗氣清燕飛冥冥喚日旅行  
播種播種播種天不阻功地不擇農在汝之自營祖國土地非不毛手足非畏  
勞心無所怯血無所耗有施必有報施者人工報者天工青青在田野中賴此  
藐躬佳種不多人壽幾何汝具此智鋤一掬新禾秋穫富誰謂無結果前行猛  
進前行猛進播公道此播此善道功元妙

紀艷十八（廳長納妾風潮）

高登甲者爲前充里龍江警務所科員。性嗜冶遊。曾購永安里芬班妓女爲妾。人所共知。後登甲署理大通縣。其弟高義臣。卽由故里新安縣來江。隨乃兄享受清福。並爲登甲之耳目。惟乃兄既有妓妾。深憐其弟無床第樂。復以其妾無女子伴爲憾。故擬物色民女。爲乃弟作小星。無如義臣滿臉黑麻。貌極醜陋。且素有煙癖。以故無肯與之論婚者。而義臣因未遂願。致與其兄嫂頗有嫌怨。去年九月。登甲以運動力得充警察廳長。義臣亦隨任帮辦廳務。威福甚於乃兄。故多以二廳長呼之。登甲因乃弟勤勞可嘉。特給資與義臣。由永安里羣妓中選擇相當之女子。擲去數千金。始檢得雲龍閣妓女金翠。而金翠聲價太高。卽其領家亦不肯賤售。而義臣由此得單思病矣。延至今歲二月七號夜。義臣以價買不成。遂妙想天開。擬歸濟良所擇配。當假傳廳長命令。飭由第四警察分

署長韓一亭將金翠傳送警廳。因夜深未能堂訊。暫押於待質所。義臣於夜靜時私至所內與金翠暗度陳倉。（係值崗警兵所見）且囑令明日過堂。只說領家虐待。自願從良。詎料次日傳齊堂訊。而金翠直言先夜之事。領家並無虐待。又嫌義臣醜陋。其領家亦供與金翠相同。登甲失此奢望。遂變羞成怒。無由洩忿。乃涉及在廳之職員。蓋因義臣病時。不得見金翠之面。曾託警廳在差職員賈孔章于喜壽、胡榮開、三人前往龍雲閣探詢金翠。有無從良之意。而金翠之領家。其時因義臣前有恫喝之舉。恐施強迫手段。已將金翠藏於下處。是以堂訊時。金翠之領家。曾供賈等三人。前晚至該班問金翠何不見客等語。故登甲藉詞賈等冶遊。立將三人革除。當時賈等質問其開除理由。而登甲愈怒。立將三人拘押於警衛隊。次日問賈等知罪乎。彼三人叩頭哀懇。則曰。若不念素日從公勤慎。宜當重辦。復經廳內衆科長科員等將三人保釋。聞十號又派警

傳賈等三人到廳。而該三人皆未應召。其原因係民政長亦有所聞。登甲恐爲賈等所控。欲令三人出具不敢上訴之切結。

紀鑑十九（藝衡館主人良匹記）

藝衡館主人者。卽梁令嫻女士爲新會梁任公之女公子也。家學淵源。文名夙著。少時由乃父親授以經史。繼又從麥孟華、潘博二君習詩古文詞。從湯濬君習政治經濟之學。藝衡館詞選一編爲女士於十七歲時所手集。則其所造可推知也。

有周君者。奧省人也。留學美洲。嘗隨康南海先生周遊十一國。採風問俗。精研西文。西語旁通。條貫言之。成章。南海先生之十一國遊記洋洋大文。周君與有力焉。因此受知於南海。周君於西文。雖程度甚高。而漢文。則甚疎散。南海意存深造。於是貽書介紹於任公。謂盡心指導。三月漢文必能通曉。任公頗難之。繼

而南海主婚。介紹令嬪女士爲耦。俾得日後於相攸間爲學問上之交換。旋蒙任公欣然允從。可謂名士名媛天然良匹。既而周君學成歸國。去年擔任庸言編輯報事。潛心學海。肆力於國學者一年。業益大成。時梁女士亦隨父在京。爰訂於民國三年春。在細瓦廠梁任公寓所行結婚禮。是日也。任出柬請各界來賓觀禮。一時在京之舊雨新交。接踵詣賀。聯幛禮物頗稱隆盛。並於宅內特備茶話會款待來賓。其結婚禮式乃任公親手所定。新舊參半。詞文豐贍。足可點綴吾國婚姻史之佳語乎。節記如左。

良時已至。雲璈之鳴。執事者各執其事。奏樂有間。關門候客者導客入門。以次就席。奏樂有間。贊者云。蓋聞三百三千曲禮。戒其不敬。天秩天序。舊典訓以協恭。是以男婚女嫁。人綱於此。權輿天神地祇。靈盟於茲。憑式冠裳。既集壇坫。有光嘉禮。聿修無儀。有禁爲此肅壇。敢告執事。執事者屏息正色。悚立。贊者云。蓋

聞歌桃宜室灼灼者及時嫁杏當春郁郁者應節是以溯觀型之典闢貳室以館甥賦東楚之章望三星而在戶式維既夕禮曰孔嘉祇敬有加嚴恭將事執事者各敬其事奏樂有間執事者肅主禮入席奏樂有間肅大賓蒞壇北面立致敬有間肅大賓就位奏樂有間乃肅主婚入席贊者云蓋聞天地始闢而乾坤以定水火交感而陰陽以生是以二物之經爲道所自起一齊之義由禮而後成大德主盟有家相愛遘此良辰舉茲令典奏樂有間執事相婚者面壇東西立致敬嘉樂初合主禮致辭婚者俯伏敬聽受命次請大賓致辭婚者俯伏敬聽受命畢嘉樂亞合婚者東序西面立西序東面立執事相婚者交拜大賓傳換約指嘉樂三合贊者云蓋聞秦晉有匹無舛於涇渭潘楊之睦重申以婚姻是以夫妻匹敵鐘鼓樂其好逑男女居室山河頌其偕老二合已兆百兩斯成詛勉同心人天齊慶執事者相婚者向主禮致敬次向大賓致敬(鞠躬)次

次向婚家主男致敬。（三鞠躬）次向女家主婚致敬。（三鞠躬）次向男女賓及主贊協贊致敬。（鞠躬）男女賓致頌詞。嘉禮既成，嘉樂終合，執事者相婚者退。次肅主婚退。次肅主禮大賓離席。

### 紀鑑二十（南京女學生）

南京民國女子法政大學。女子法政專門學校。女子法律學校。女子監獄法政學校。女子師範工藝蠶桑及中小各校。共女學生六百餘人。因去年民國法政大學開會追悼宋教仁。特包定江寧鐵路頭二等火車二輛。各女學生排隊至火車站。除五色國旗與各校名稱旗外。有大書司令二字旗。又有大書校長二字旗。其女學生中有襟懸白布長條者。左臂纏白布者。有身圍白布者。沿襲中國喪服尙白之義。最出色者爲女子工藝學校女學生。有頭頂白布所紮之白綵者。殆亦取出風頭之意乎。各校女學生經過街市。挺胸頓足。步伍整齊。商民

咸嘖嘖稱羨其內具法政知識外具尙武精神。



# 朝野新譚

(一名民國野史)

鄧水 姜泣羣編輯

## 己編

### 蛻庵遺事之一 漢俠女士述

漢俠襁褓失恃。依父成立。年念三。慈父見背。每冀於蛻伯。或得長蒙訓誨。詎伯竟捨俠而仙去乎。十數年。覆蔭之恩誠有不能已於言者。因咨嗟洟涕以道之。先是伯創蘇報於滬上。時俠年十。陸與女公子長吉。芬次信芳。同肄業於中西女塾。吉芬年與俠相若。而性磊落博學。多能素抱。愛國熱忱。俠傾佩之深。遂與爲莫逆交。深獲切磋之益。芬亦幼年失恃。由是愈相憐愛。乃爲引見於伯。前卽承優待愛護之不啻。親生兒女也。常語人曰。吾今又得一女矣。假期與芬歡聚。

有椿庭樂而忘返。伯曾作長歌以勉吾二人。迄今猶珍存之。歌曰：少小襲嬌痴，如花好風調。深情鍾女伴。旦日誓永保。古有陳與雷，又有管與鮑。彼爲奇男子，佳話式交道。何況巾釵流具此。豈不少吾女。幼愚直母棄此兒。早依父。如依母。不復習窈窕。忽然逢素心。藥石左攻討。吾聞喜且懼。負劍相詔告。勿爲世俗交。切磋終期好。老夫雙掌珠。幼者甫離抱。長者及笄年。是我擊中寶。兩男性頑鈍。惟此女表表。期爲第一流。幸得倚充炤。進德日千里。繩愆相檢校。老夫拭目望。此心勿中槁。支那女中傑。捨君復誰蹈。長篇勗令德。諒君勿聽貌。又註云漢俠。如侄巾幘中之邁德也。與吾女吉芬交垂一年矣。始以情好相纏縛。繼以學行。相切劘。今雖棄情好而學行之勗進其固結。猶甚於前日。僕初慮其僅爲世俗交。蹈兒女習。不意二人之相得日彰。竟續切磋之益。不淺也。爲之深喜。不能已。於言賦長句以贈。漢俠並勗吉芬。葆其歲寒松柏。抑又聞之。已進之德。彼此所。

共見也未改之過日月所常有也願漢俠及我吉芬葆其所已進更誠方來是則所屬望耳遺言深銘肺腑曷敢忘之斯時吉芬在校中常念女界蒙聾思設報紙以振興之遂與諸同志創報於滬江頗見發達俠讀書未久不諳作文乃作俚言聊助綿力

荏苒二三年伯因報言忤當路乃挈吉芬漫遊三島二公子則被逮以緩父獄俠仍就業舊塾明年歸武林蔡氏嗣後雖與芬通鴻伯之事績究不得週知迄革命告成南北統一俠復遊學於滬憶念頗苦春三月天假之緣芬自美國歸而伯即從湘省接續到滬重聯舊雨於逆旅中心期頗慰伯忻然謂漢俠曰吾十年前曾倡革命詎事未成所遭困難擢髮難數今幸目覩共和又見爾與吉芬均偕佳婿吾無憾矣自此往來無虛日每過必以佳章見示詳爲解釋蓋以俠學淺思有以啓導之也伯又極贊成女子有參政旁徵博引妙喻橫生固今

猶在預備時別宜各出其所知以與世交換知識第不可橫決氾濫滋人口實徒爲前途障礙矣伯本斯意遂嘗渝揚俠名於京滬報界顧俠雖謙陋重以老人意不敢過拂乃少少有所供獻不期相聚未久伯北上爲民主報編輯水土不服甫一月復南下秋八月吉芬夫婦有蜀道之行俠課暇必往視伯此時精神殊健坐談二三小時無倦容倏而歲聿云暮俠將回里省姑嫜伯見俠言別黯然曰吾二女遠離幸爾相依慰我今暫去明春早來與吾同遊鄧尉觀梅可乎俠敬諾之不意今春羈身江甯爲女校教授事遂爽雅遊之約時藁砧方就學於淞校因囑頻往看視復作函自謝伯知俠情況諒之不爲罪且爲之賀寒食節循例旋鄉掃墓過滬即邀伯同行作六橋三竺之遊時伯患嗽疾劇不果俠至杭無心久游三日遂返見老人病體支離厥狀憊甚俠侍側有間默念吉芬信芳皆在遠地孤館老人將誰負湯藥之責者不禁爲之酸楚伯微睡間忽

張目詢俠曰爾父沒時年幾何矣時尙健否俠答猶健年五十四耳伯喟然嘆曰余今亦五十四而髮蒼蒼而視茫茫且多病頹唐如此其能久存乎俠聞之淒然欲淚勉作慰藉語以安老人心然斯時猶謂病人之常情耳何期遂於此不起乎乃擬請假留滬奉侍以待信芳歸伯雅不欲俠徇私義而廢公益固促之曰信芳不日將歸國且吾固無恙矣爾其行乎俠猶躊躇適校中庖代乏人書來敦迫返校乃惘然趣裝歸甯因途中爲風露所欺至校困頓不起於床頭疊接信芳及橐砧函云老人病帶呻吟中屢詢漢俠猶不來過此以往不復見之矣伏枕讀之不覺淚隨聲下是夜夢伯欣然立吾前顧謂俠曰吾將去汝其勉之言訖倏忽引去追之不及而仆俠亦瞿然驚覺時夜已深斜月映窗殘燈無焰不覺心悲且悸次日噩音飛來吾伯竟於四月中旬仙逝於逆旅音容已杳手澤猶存俠果不見吾伯再聆築訓矣嗚呼哲人其萎邦國殄瘁溯自辛亥

之役政體更新大陸龍蛇爭相角逐怡然矜其功于新邦者比比皆是獨吾伯處之泰然不屑自炫其前勳而人亦以其不甘溷合流俗焉而遺之嗚呼世之所以報施善人者固如是乎雖然伯工于詩文詞遺箸散在海內者同志方搜集裒存之是天之故厄其身或將彰其名於後世而使俠哀吾伯於今日者亦終得以少殺歟

### 陳烈士佩南傳

謝保衡稿

烈士氏陳諱佩南無字江蘇宜興洞山鄉人以民國元年某月日奉令勦匪血戰陣亡年二十歲烈士之死也以新兵擊悍匪救鄉情切憤不願身又隨營無衛生隊以致血盡身亡槩槩大才賣志以歿洵可哀也烈士父小山先生以前清諸生研究政聞被舉爲代議士平日急公好義勇於敢爲鄉人士咸推重之祖春山公慈仁愷恒爲一鄉之冠曾祖畫溪公善飛白書行草尤工文兼歐柳

生平不一應試。其高尙有如此者。烈士承累世遺澤。參以新世界之學說。慷慨自期許。幾幾有學書不成。學劍不成之概。既而烈士畢業於竺西高等小學校。升送常州中學校。凡七學期。文學術藝成績俱佳。前清宣統三年。趙不黨應該校之聘。日以兵事學誘導學生。不半載而武漢事起。趙君解職赴鄂。烈士固請偕行。格於校規未之許。九月中旬。滬蘇相繼光復。中學費絀。停辦烈士子身蘇滬間。擬投筆從戎。苦無媒介資斧。告罄怏怏而歸。其年十月。趙不黨以滬軍山砲一中隊攻克天保城。規復江甯。尋爲常軍司令長。烈士爲保障鄉里。計方在周鎮練團勇。聞趙在常握軍政。亟趨就之。小山先生以其年才弱冠。血氣方剛。欲尼其行。烈士揣如親意。絕裾去。趙以排長任之。時民國元年正月十七日也。是年三月。巢湖匪躡宜興前莊町。吳姓慘遭焚殺。周鎮紳商亦被刦勒。擄掠銀數千元。以去烈士聞。乃大怒亟欲一戰。以創之。會漕橋帮匪齎集某董赴常求。

救烈士自請行趙嘉其勇許之動員令下烈士卽任勦匪司令率新兵三小排受趙作戰命令强行軍鼓輪南下向敵前進抵漕已黎明烈士自稔兵力單不欲爲持久戰擬出奇兵急襲之乃率兵登陸通過洽成橋甫展開已與敵人觸接矣不得已背水散開猛力攻擊殲匪多名稍佔優勢有匪目一名指揮悍匪突貫攻擊烈士估量距離已達有効彈界急令集中火力聚擊殪之事後於該匪目身畔搜出名刺數十儼然某軍某水師某營某哨官姓吳名俊口者也烈士之登陸也與匪猝遇未能殲竭力心以務完其準備匆急之間互相鑿戰無從保持連繫以致策源不濟策綫中斷匪衆奮勇前進轟擊十分猛烈時烈士在麥隴間揚聲指揮爲流彈所中仆地滾入泥溝中流血如注猶大呼前進不止近午匪敗奔漕橋全境安堵而烈士則以血竭聲嘶奄奄一息若斷若續不逾時而殞已嗚呼傷哉方烈士毅軀發見時左手握槍臥血泊中腰下佩刀僅

存其鞘不知刀之所在厥後於烈士絕命處水涘得之蓋其中彈倒地時狂呼殺賊發憤遙擲落於水中者烈士多兄弟姊妹行二聘周氏未娶無子女以民國元年某月日崇祀忠義祠并於治成橋畔建紀念塔焉

### 陳烈士哀餘錄序

烈士陳佩南君以常軍一排勤匪漕橋力戰陣亡而漕橋賴以安堵事後公民感烈士之勳嘉烈士之勇所在開會追悼誄詞挽聯爲烈士紀實而誌痛者沈沈夥頤烈士父筱山先生哀集爲冊名曰哀餘錄屬斐爲之序烈士自竺西學校畢業入常州中學校肄業與斐於兩度師友誼平昔知其性質勇敢慷慨有大志自武漢起義躍躍欲自試未得達後入常州軍爲排長遽以戰歿充此少年英銳之氣倘日月歷練所成就當未可量利器方新發於硎而芒刃息頓以斐之習處有素者能無哀乎茲所錄文辭咸沈痛可誦令予感喟抑愚嘗有論

者。世之佳文傑作。非出於文士之筆。實出於仁人義士艱苦卓絕之行誼。彼文士者。不過因緣藻飾爲可痛可誦之事。留一影爾。古來作史之才。推司馬遷爲第一。其文亦嶽奇磊落。然非經數千百年之聖賢謨議。英雄締構。則子長雖有筆墨。將於何處塗澤乎。則茲錄者。非楮非墨。非文非字。乃烈士奮勇救人之氣。中槍噴湧之血。搆成之也。哀悼諸君。偶取而圖之於紙而已。雖然更歷數十年。後目睹烈士之戰事者。旣少。即傳頌者。亦將漸遠而不詳。而茲錄之存。則閱百世而歷歷咸在。今者文以事而絢。後者事以文而傳也。相需爲用。果能判其先後乎。悲夫。搏搏宇宙。由生而之死者。日凡幾人。而能以其死發揮如許之文。辭者。更復有幾。大約無事可紀。卽紀亦不足觀者。比比皆是也。然則烈士爲善。於死者矣。元年八月童斐謹序。

飛行家馮如事略

馮君如號鼎三廣東恩平人父業綸務農家貧不能自給生五子君最幼性穎悟少時肄業於鄉中小學聰明冠羣童教師甚器之然性好弄物屢戒不聽曾以火柴盒作輪船等物無不酷似又造紙鳶分給鄰童試高輒第一鄉人莫不奇之君之醉心機器蓋胚胎於此矣未幾四兄皆夭折家益貧中表某適從海外歸國勸其出外營生君韙之父母以愛故不肯使離左右君曰大丈夫以四海爲家安能鬱鬱久居於此株守鄉隅非兒之所願也兒行矣母以我爲念遂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赴美國小藩市入耶蘇教綱紀慎會日作營生夜習西文是時年僅十二日覩美國工藝之精心嚮往之嘗謂家國富強由於工藝發達而工藝之發達必有賴乎機器今中國貧弱極矣非學習機器不足以助工藝之發達於是東至紐約埠專學機器教師見其年少穎悟免收學費馮君益加勉勵苦心孤詣者十年於三十六種機器無不通曉又復獨出心裁發明拔

水打椿兩種機器最爲適用其尤出色者則所製之無線電機能發能收電碼靈敏西人向其購造數副至今猶存一千九百零六年復回山藩市其伴朱竹泉久慕其名卽於是年就學於馮君時值有俄日交戰之後君卽對朱曰日俄戰爭大不利於中國當此競爭時代飛機爲軍事上萬不可缺之物以其製一戰艦費數百萬之金錢何不將此款以造數百隻之飛機價廉工省倘得千隻飛機分守中國港口內地可保無虞於是發明飛機模型先欲自行試辦惟苦於資本幸海外同胞素知大義聞飛機足以救國遂招集股本組織一飛機公司請馮君卽速製造遂於一千九百零七年九月在屋崙埠租廠開工翌年四月告成搬往打林可市麥園試演無效而屋崙工廠又被焚前時所造之無線電等盡歸烏有卽在麥園搭棚再造第二隻至八月告成試演又是無效再造第三隻斯時也風雨交侵霜雪滿地馮君不以爲苦專心致志閱三月而告成

試演。頗有成效。馮君見其稍有進步。更加改良。再造第四隻。於一千九百零九年二月試演。約有數丈之高。忽然墜地。此馮君之第一次受驚也。幸無損傷。馮君得以無恙。又造第五隻。適值美國人胡第氏、屈氏在羅生技埠試演飛機。馮君不惜重資。與其徒朱竹泉到場參觀。欲藉以增廣見識。不意西人吝甚。拒人於三里之外。不准近前偷看。馮君掃興而回。日夜尋思研究。廠機靈動之法。至是年五月告成。試演幾次。仍未盡善。馮君以爲機量過重。稍爲變通。至十二月第六隻又復告成。即時試演。依然如故。惟時公司資本十費八九。再欲招股。股東以六次無效。不肯集股。而馮父母見馮君久而不歸。屢函催其回家。馮君僅用好言慰覆。每對人曰。倘飛機不能成功。誓不復回祖國。遂將餘款再造第七隻。其苦心毅力。比諸哥倫布尋得美洲。何多讓焉。惟機雖靈動。而一間未達。仍未敢信偶見一鷹翱翔空際。馮君注目視之。見其翼有機關。卽取白鵠考驗。全

身以尺度之遂趕速製造至一千九百一十年六月試驗果然靈動當此時孫中山先生到場參觀贊賞不已加以勉勵股東見其有效再續股本使馮君逐漸改良至十月告成試演凡十餘次中西人十往觀者不可勝計後復期十一月十八號再演高至七百餘尺向海灣環繞而行約有二十英里歐美各報極力推許此時馮君名譽已飛騰於世界矣美人久慕其名欲請爲教師優給薪金不知馮君素胞救國主義不肯楚材晉用適值上海商務印書編譯員張元濟到美遊歷請馮君卽速回國不可逗遛並附薦書於清督張鳴岐請其破格錄用馮君遂與其徒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璧如等於客歲一千九百十一年正月同帶飛機返國二月念二日抵港張鳴岐派寶璧兵輪歡迎將飛機運回燕塘安置馮君順道回家省親至三月十日安記洋行西人買有飛機一隻在燕塘試演清將軍李琦往觀被溫生才槍斃滿人大懼疑及馮君因疑生忌勢所

必然。又值三月念九之役。張鳴岐恐其暗通同志。嚴加防範。不肯錄用。賦閒數月。至五月念五日。自行試演飛機。在船受濕。生鏽。飛力薄弱。竟然中墜。幸機器雖壞。而馮君無恙。及武昌起義。各省反正。馮君以虜巢未破。終爲後患。遂結合同志。組織北伐飛機偵察隊。在燕塘陸軍營內製造。祇當義務不受薪金。嗣以南北統一。無庸北伐。馮君爲開通民智。起見呈請。陸軍司定期八月廿五一。點鐘在燕塘試演。當未試之先。馮君招集各界語明飛機如何利用。如何製造。如何駕駛。演說一番。各界莫不鼓掌稱善。及試演。先由燕塘塘口操場凌空而上。高約一百二十尺。東南行約五英里。當時飛機靈動。旋轉自如。鼓掌之聲。不絕於耳。馮君欲急促進行。高益求高。將兩手所持之機關。一抽。不意力過猛。該機直上。頭高尾低。遂兩足浮鬆。全身墜下。該機亦即墜落。頭胸及股各部均受重傷。當時有紅十字會及軍醫馳救。然藥料太少。難以支持。在場醫士著即扛。

到北操場陸軍醫院調治是日適值禮拜醫生外出候至五點鐘時各醫回院施藥已無及矣計馮君留美十七年學普通機器者十年專製造飛機六年屢試屢跌再接再厲其百折不回之志有非尋常所能及者臨歿猶囑其徒曰吾死之後爾等勿因吾斃而失其進取之心須知此爲必有階級云云嗚呼若馮君者可謂熱心救國者矣何昊天不弔年僅三十竟成千古上有父母下無子女吾爲馮君哭吾更爲中國前途悲也幸其徒朱竹泉等可以繼其志馮君雖死猶生矣

### 游頤和園記

由萬生園至海淀行數里卽爲頤和園清孝欽后以千萬海軍經練之費移而建築斯園者也是園枕山襟湖天然邱壑宮殿宏壯房廊曲奧苟非意匠經營何能有此結構初入門則爲玉瀾殿玉階無塵朱簾垂地再進則爲德宗燕寢

處掀簾而望御座陳設依然赤舄未改玉步由殿向左則長廊一線如駕長虹宛似九天宮殿闔闢重開過此則曲徑通幽引人入勝離宮別館皆翠蓋登臨之地楹聯堂額多詞臣華藻之章偶然寓目亦不能記憶惟繞步湖邊則波光樹影映帶左右洵爲可樂臨湖正殿額曰排雲於此瞻眺全湖在望由排雲殿向上則最高之佛香閣在焉此閣自孝欽逝世久閉不開故游人罕至從排雲殿向左至後山山逕逶迤蹊道平鋪尙無崎嶇之苦更上一層則危然一亭倚山而立題其名曰畫中游左右矗立兩閣一曰愛山一曰借秋披襟當風覺此身飄然若僊撲取俗塵三斗余在亭中小憩由曲徑繞道至山下復有鑿石成沼流水爲泉柳暗花明又是一邨是處流泉(其源發於玉泉山)汨汨泠然有聲然地勢平衍非若半山瀑布有一瀉千丈之勢蓋以土石築成一隄遏其趨流俾不得出復決而下注故灌入是沼宛然流泉也山石壁立湍水相擊與

流泉相響和石之上刊有仙島松風等字者皆孝欽御筆璽寶重鈐猶留鴻爪既復出文昌閣門沿昆明湖而攜步湖隄遠亘長有二餘里隄以水泥建築不栽花木望之如童山隄邊有銅牛一蹲伏石磴栩然欲活相傳爲圓明園舊物隄盡則長橋凌空碧水一泓與吾吳葑溪之寶帶松陵之垂虹相彷彿焉倚橋遠眺湖中野鷺成羣游泳自得蓋是處境地清幽行人罕至彼鷺鳥亦自欣其得所而有世外之樂也湖之廣十餘里有汽船二爲御用品今皆無存有木製汽船一船底則以白石鑿成柱立水中層樓既登四顧皆空使於此間有一葉扁舟洄溯其間柳浪聞鶯烟簑垂釣何啻六橋風景况一樓一閣亦全仿西湖布置湖中長隄碧樹成陰柳條拂水卽蘇白二隄亦無此設色孝欽以天下養原不爲過特萬千廣廈不庇孤寒而專以供奉一人此亦專制相沿之成例奚庸深責有此勝境不以建築公園與民同樂而仍門禁森嚴永爲皇室私產徒

令野有蔓草室無居人梧桐葉落秋色淒涼薜荔牆侵西風冷落未免負此名園也亦大可哀矣。 章鑑稿

### 金陵鄉翁

金陵鄉間有某翁者。生一子。與隣村某氏聯姻。兵亂失其子。翁故爲行賈。因轉徙四方。收得一小子。與其子年相若也。遂子之。而卽名以子之名。及金陵平復。翁仍行賈於外。而某氏則已歸矣。以女年長。將遺嫁。訪得某翁所在。貽書告之。翁思己子雖失。幸有養子。可以贗代真也。乃作復書。訂以去年九月間攜子而歸。及期果至。而故居無存。及貨屋爲娶婦計。兩家均有成說。娶有日矣。翁之子忽歸。歸而不得其家。乃至鄰村造婦翁之門。而求見婦翁。大駭。因親送至某翁家。子見父母。牽衣慟哭。翁欲不認。則眞其子也。欲認之。又碍有婦翁在。乃曰。此吾兄子。非吾子也。自幼失散。彼記憶不眞耳。翁歸而疑焉。旋值得實。乃使媒氏。

告曰。原聘者吾婿也。他人子安得婿吾女。某翁正躊躇無計。而其養子知事不  
諳於人定後。懷刃出門。突入婦翁家。婦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擬之。  
曰。爾女不我嫁。吾先殺爾。及爾女歸。殺婿吾亦自殺。四人同日死矣。婦翁見事  
急。請如期。曰。不能待矣。事在今夕。婦翁曰。然則當釋吾入內。略爲小女治裝。子  
姑小坐。婦翁既入。媒集健僕。縛而送之歸。其妻曰。非計也。如此。彼不愈恨乎。吾  
婿吾女。終必死其手。然則奈何。妻曰。彼有假子。吾何妨有假女。乃潛自從戶送  
其女至其叔父家。而飾一婢居青廬中。抬婿入行禮。既成婚。乃語之曰。汝不告  
而成婚。汝父必怒。母遽言歸。請留此滿月。何如。喜曰。諾。婦翁使媒氏告某翁曰。  
爾子已婚吾女矣。爾尙有兄之子。吾亦有弟之女。再以相配。可乎。翁亦喻其意。  
使其子爲贅婿於女之叔父之家。既滿月。婦翁擇吉日。送兩婿。兩女偕歸。其仇  
讐各相得。遂安無事。

## 義丐武訓第二

山東堂邑縣武訓。以乞丐興學。全國知名。近聞該縣又有吳某。混名吳二豆沫者。亦乞兒也。前清時代。卽乞鄉里所得之資。儲諸撲滿。日積月累。足數百串。就林鳳鎮創立義學。貧家子弟入內肄業者。纍纍資其造就而成立者。時有所聞。刻已積至京錢兩千餘串。近又呈請該縣立案。改爲初等小學校。延聘教員。添招新生。一切規則。甚爲完善。

## 錢恂與陸徵祥

吳興錢恂。字念敬。驕倨詭異。有父風。殆出天性。屢試不售。益傲謾。自恣鄉鄰。目爲怪物。許竹簣使德俄調充隨員。乘法蘭西輪船。初出國門。昧于西語。形同木偶。上海製造局總辦劉駢祥。遣廣方言館法文高才生陸徵祥。爲許招待。陸乃指揮爲錢安頓行李。錢德之甚。遂互通氏族。是爲錢陸相交之始。會許以戚某。

介紹於劉俾讀書廣方言館。劉乘間以陸爲囑許倉卒得書一覽置之。移時竟忘。越年餘清理積牘。獲此札不省爲何許人。徧詢僚佐皆不復記憶。錢獨具以對。時陸徵祥肄業京師同文館。至是奉調出洋。陸感錢一言之知。恆敬禮之。顧錢爲人。褊復落落不能得志。陸則才氣飄發。歷任公使。咸倚重之。不數稔。淳升參贊聲名洋溢四海。迨胡惟德使俄。與錢故同鄉。且有世誼。復調之往。錢陸舊雨重逢。愈益相親。陸以錢年齒少長。偶戲呼恩師。錢不敢應。嘗欲與陸約爲異姓兄弟。陸笑允之。亦卒未實行。蓋陸去國數載。未一歸省。不染京朝氣習也。尋荷使陸徵祥升任海牙平和會專使。卽以本缺讓錢就商于胡惟德。胡卽飛章入告報可。錢悔。遂以二等參贊充荷公使。皆陸推挽之力也。然在任數年。碌碌無所表見。時荷蘭方于南洋殖民地。設苛例虐待華僑。需設領事保護甚亟。錢初不敢以爲言。逆揣荷政府必不能從也。將去位始上其奏。繼任者乃陸徵。

祥適當其衝。于是與荷人往復交涉。脣焦舌敝。墨枯筆禿。且二年餘始克就範。僑民至今受其賜。錢恂旋移節意大利。未幾罷職歸。民國肇興。復入北京總統府。充三等無聊顧。問官月糜廩三百金。陸于南北相持之頃。嘗聯名電清帝。遙位功在民國。既還京。歷任外交總長。國務總理。尋辭職。翛然遠引作瑞士寓公。云余與陸氏雖生同里閈。未嘗謀面。聞其爲人。固恂恂儒者。若錢氏則乃者所謂一倫公也。蓋生平惟夫婦篤好。後父死納妾。則並此一倫而亦破矣。老桂

### 新游俠傳

河南汝州。鄰縣相傳有拳士平匪之奇事。一月三十日攻破寶豐縣之白匪。進犯鄰縣。縣知事某至汝州請兵。未返。商民方驚恐時。突來壯士百餘人。自稱素善拳法。居鄰近山中。有生徒八千餘人。分散各地。今見白匪勢太猖獗。願任保護商民之責。遂命地方多備燈火。懸掛城樓。是夜白匪果自城西來。至離城一。

里許卽向城內開鎗。一排拳士聞之飛至城下。直向白匪衝擊。匪不能支。向後退却。次晨拳士以竹竿挑起匪頭四十餘枚。遍游城市。商民感謝無已。贈以銀錢不受。請其留名亦不肯。但曰汝等謹記愛國民三字可矣。遂急還汝州去。此說確否。未能深信。果爾是亦新游俠傳中之佳話也。

### 美人烈士付斜陽

某君曰。金陵水西門外莫愁湖爲才士佳人留連憑覽之所。蓋其處本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勝跡也。前年光復後。湖畔有園一所。係粵軍建國烈士之墓。築之以表紀念。粉黛英雄。先後輝映。河山生色。傳之不朽。豈料有某兵隊經此。用其破壞手段。以致將園中所有損毀無遺。亦可慨矣。余日前途經其處。桑田滄海。不禁有今昔之感。觀其荒涼慘楚。與莫愁湖之傾坍破敗。同一淒狀。墓前左右紀功碑字跡多用灰污沒。惟建國成仁四字。尙巍然矗立。如靈光之在魯殿所

堪稍稍吐氣者。門關雖毀。而汪精衛所題之粵軍建國烈士墓七字碑石。幸未波及。詎楚子強橫。鼎尙非所敢問。抑忠節之氣精神。奪人冒犯者。亦有所凜懼。不敢嘗試耶。

小鳳曰。辛亥建國之役。無論何人。當不應有一句半句毀辭。相加此理之昭昭也。誠如是。莫愁湖上粵軍戰死士掩骼之墟。彼塚中故鬼。何事得罪政人。而令其毀成瓦頽垣哉。

田橫漢仇五百烈士墳。乃在旌表之列。况此塚中人。於公有晉陽之義。於私無季布之嫌哉。同一策勳而四冷。華表鶴歸依舊。我見朱海鹽撰陣亡諸將墓碑。不禁哭向莫愁矣。

### 治賊奇聞

陸軍五師十七團團長徐公燕珊。自去春移駐鄆城。威望素著。宵小斂蹤。四境

賴以無事。至七月，贛亂既成，團長南征，盜賊竟蜂擁而起。幸縣知事丁公急聯民團，竭力維持。一面電稟上憲，仍請徐團長趕緊回鄆，以資震攝。是時黃水關決，鄆民被災者十有五里。賊聞陸軍將至，遂相率逃往水中，燒殺搶掠，慘不忍聞。及陸軍來後，察度情形，無可着手，且恐繫及居民，不得已密出奇計，陽爲以毒攻毒之法，使各匪首强行投誠。旬日之間，投者至二十七名之多。團長遂開誠布公，曉以大義，勸令各匪分置駐防各隊，使之効力。彼此相安，毫無異議。忽於十月三十一號十一點鐘，命令一下，同時均行拿獲，無一逃者。闔鄆之民，無不稱快。卽鄆東壽范之積年巨匪，悉數擒拏，當卽明正典刑，懸首示衆。

### 地震誌異一

癸丑十一月十八日晚間十時，揚城地忽小震，不及半分鐘，惟以震甚微，故居人多未及知。當震動時，玻窗錚錚有聲，立於地上者稍覺有異，而街上之電燈

亦搖晃不已。

## 地震誌異二

雲南嶍峨縣。於去歲年底。慘遭地震。滇省民政長曾遴委地質學家充農業校長張鴻翼。馳往踏勘。其所得報告略云。嶍峨此次地震。乃地盤下落所致。屬乎陷落之一種。非火山地震。亦非斷層地震也。（中略）先是陽歷十二月十九號夜十一點鐘。縣城中已有先震。但其震甚微。人皆視爲故。常毫不介意。念一號夜十點鐘。地遂波動。民居盡毀。壓斃人畜無算。翌朝起視。地裂已數寸。田中有水及沙。噴出數日。後裂口漸次閉合。而白沙尙累若邱阜。數日後。震猶未息。居民不遑甯處。僅葺草棚爲苟安計。餓釜缶杓。直達戶外。街路爲之頓塞。但一仰視。則滿城披白。無非鰥寡孤獨之輩。入夜哭號。聲震數里。偶有小動。便徘徊竟夕。若將臨大敵者。然重以城堞頽圯。門戶洞開。飢犬饑狼。直入堂奧。偶觸屍

臭吠聲頓作。不得已昇諸靈官殿之西偏。覆以薄土而去。牛馬之死者。則委諸江渚。而不知恤。總計是次死亡丁口。不下一千餘人。倒塌房屋。不下五千戶。亦云慘矣。乃者政府賑濟。鄰封助恤。地方長官。又籌以工待賑之法。然嗷嗷待哺者。猶不可以數計。死者長已矣。生者將如何。誰非赤子。能無恫然。且嶧峨之患者。猶未艾也。其地瘠。其民惰。大震之後。益之以瘟疫。飢餉。重之以盜賊。水患。試問此漢夷雜處。八屬毗連之鄉。將以何法處此。今小之而壞省會之南藩。大之而阻臨元之要隘。則其害有逾於地震者多矣。居今之計。惟有再籌巨款。暫安現在之災民。安置重兵。預防未來之變亂。然後謀建設之法焉。嶧峨素苦瘠。每歲收入。不過糖鐵諸大宗。以言建築。動需巨資。木則取諸丁癸興衣。石則取諸河西東路。垣壁所用磚土。則皆冲積層中之砂粒。取材雖不甚遠。然比重最大。粘性最弱。稍有冲突。復即潰散。此次之震。所以壓斃人畜者。大率坐是。其餘若木

製之窗壁。俱安存而無恙。是此後之建築。當以木製者爲最良。而地盤宜堅。材質宜固。牆壁宜薄。窗格宜細。構造宜取輕便堅實。再查震後之屋。多傾於西。以後所用之木。宜以鐵絲牽引之。於其反對之方向。至於砂磚。以少用爲宜。然此不過弭患於一時。終非久遠之計。故遷城實最穩健之一策。查縣治漢人。不過二百餘家。皆安土重遷者流外。餘悉六土司之舊都。所云裸夷僰人之屬。半時與瘴雨戰。與蠻烟戰。甘受自然淘汰而不辭。與言遷城。必漠然不知所可。然震災頻仍。陸沉在即。蚩蚩者氓。卽不自重其生。豈有坐視浩劫而不善爲之所者。再查嶍峨古城。遠在甸中。當時亦爲鎮彝之計。以乏水澤。始遷今邑。顧自前清以至今日。水災震災迭爲起伏。民命財產損失者不知凡幾。况後患之靡涯也。故欲爲長治久安計。莫若遷城於地盤穩固得水便易之區。藉以厚臨元之唇齒。固南部之藩籬。尙不失控制蠻荒之至意云。

庸言報頌

百頃先生曰余最信仰任公也。最信仰任公爲新聞記者好手而演說大家也。丙午東渡便擬泛棹須磨與之定交。卒累於學不果歸後讀其所編國風報猶想見其爲人低徊不能去。日月幾何河山變色。任公方意氣揚揚錦衣歸里而余已倦鳥思還。不樂聞人世事矣。國會開幕猥受父老付託之重。翩然來京得見任公於萬生園暢觀樓。再見於磨盤院進步黨俱樂部。觀其議論風生目光電掣。頗謂昔所信仰者自今思之誠不虛也。乃未幾而國會天矣。未幾而內閣頽矣。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讀白香山琵琶行不禁淚涔涔下。如今之下淚者。豈獨余一人已哉。日昨閱某報大書特書庸言報廣告。不覺憂從中來。文以情動因率成七言律四無以名之。名曰庸言報頌。

一卷庸言千萬身。與君約略證前因。昌言（時務報前身爲昌言報）忍付東。

流水清議（戊戌任公出亡在橫濱開一清議報）難求南海濱今日方知時務重（丙午二月設時務報於上海）當年誰采國風新（梁卓如光復後到京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自云自前年十月以後至去年一年之國風報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滄江（任公隱名）悵望風波惡吩咐兒曹理釣綸

新民叢報從頭讀敬告國民（憶新民叢報第一期首篇論說顏曰敬告國民大率勸勉國民之意）入上乘明水敢云明如水飲冰漫道飲非冰（飲冰即前司法總長梁啓超明水即今中國銀行總裁湯叡皆當時作者）藝衡詞選題紅葉詩界潮音詠紫菱（藝衡館詞選詩界潮音皆新民叢報中分門名稱紅葉紫菱詩詞標題也）畢竟少年中國也（叢報有新少年中國一篇）任公風骨本峻嶒

好個傳人黃遠庸東南園裡且停蹤（庸言報廣告二項云茲特聘訂黃君遠

庸爲編輯主任以後內外投稿請逕寄北京前門外東南園黃寓）頭銜耀日知編輯（注見上）海外思潮（廣告五項云本報增加海外思潮凡歐美日本最近各界潮流無不具備）富內容閣議於今成畫餅座談（廣告三項云並由此項記者與梁任公先生訂立專約每月記載先生座談兩篇）猶自泣寒蛩刷新體製今年改（廣告云今年大加刷新改訂體製）告白價錢（廣告云告料白科面十元一面二十元長登另議）却不鬆（鬆賤也諷語）

整頓諸須時日多（廣告云內部組織整頓諸須時日民國三年一月二月兩期合刊）兩期合刊（注見上刊字叶去聲）竟如何藝文雜纂皆名宿（廣告七項云其他文藝雜纂皆以名宿撰述）新學潮流（廣告七項又云以力合新文學潮流爲主）厭共和（庸言報第一卷二十二三十三號登載吳貫因大著中國共和之前途一篇語多祇排共和國體廣告所謂新學潮流想當

如是) 記事中西明系統 (廣告六項云本報中外記事皆用系統的載法)  
時評內外費搜羅 (廣告四項云本報每期增加時評至二十篇以上內外時  
局發揮靡遺) 天津日界庸言館 (廣告云發行所在天津日界旭街庸言報  
館) 漫擬他年作澗河。

### 可作民國總統之模範

中國承歷代專制之後人民之視總統凜然其不可犯也若美國則異是編氓  
婦穉咸以總統爲與人以可親者塔虎脫在總統任時嘗有民間四歲之女童  
求得與總統一接吻爲榮幸威爾遜初就任卽有一孤苦之幼女投書白宮請  
認總統爲義父總統皆不之拒近則又有一趣事即威爾遜爲一幼女放鴿是  
也新年一月十日威爾遜乘車出遊道旁幼童一羣排立呼總統萬歲者再中  
有一九齡之幼女手捧一盒附一信函呈遞於總統且諄囑曰必歸至白宮後

始可開閱。總統唯唯歸而視之，則其函曰：我所最愛之總統此盒中乃一鵠也。數星期前飛入吾家窗戶，吾見其翼已折憐而養之日飼以飲今幸已復原矣。敢乞總統爲我放之使歸其羣，則感恩非淺矣。末書最愛之 W.C. 蓋卽此幼女之簡名也。威氏如約親啓其盒，縱鵠飛去，又使其從者遍訪此幼女之名，氏旋乃調得其實。此女名委拉格林，因不欲求人知故，但書簡名於函末。越日威氏答此女書略云：鵠已放去，以示不負所託。事雖極細，而有奇趣。吾國之從事教育者，大可采爲童話之資料也。

### 華僑一角傷心史

萬鴉佬，卽美拿多，又名民那哈煞，在西里伯島之北隅境內，山脈連亘丘陵起伏。富有森林，故良材甚多。其最著者如鳥木，其本大可數抱盡爲英荷商人運往香港、上海爲製各種器具之料。椰樹爲尤盛，每月出產晒乾者，多至萬餘担。

亦爲英荷商人採寄英荷兩京製配食品之用。此兩件爲出口貨之冠。其餘檳、咖啡、芝古拉及各種菓實頗稱繁盛。人民雖不務生意亦可賴之以安土人。號曰色那。與黃種相類較之各處土人又別爲一族。信奉耶穌教男女醉心歐化均効西裝文言則以馬來由是用此地百年前會屬於英葡華僑亦頗占商業勢力厥後隸入荷人之版圖於行政區域分爲一府治統轄四縣於茲百載矣。今荷政府已預備本年十一月慶祝得荷屬土地百年之大紀念。荷政府於五年前在華人居留界內立一學校薄收學費學生約三百名左右女生過半荷政府歲費萬餘金專收華人子弟。彼政府本無愛於我華人不過特假教育權以籠絡華僑人材耳。外地生長華僑莫知其包藏禍心反以謂不世之奇遇。無有加於此者。本埠華人商會於客秋開辦學校學生百餘名俱係內地生長之子弟其中有外地生長者貧寒之戶也。倘稍可資身之家有子弟將入荷。

校其父兄似亦與有榮施故此奉荷人若祖宗視同胞如無物而荷政府之待遇華僑無所不用其極可哀已

### 華僑一角傷心史 (二)

某日太生船由廈到小呂宋塔有華女十數悉被禁港醫士另閉一室然後逐一脫卸裏裳驗察身體至非以人類相待後爲領事聞知欲出交涉猶冀身受者切實報告方有把握而不料此次到領事署投訴者只有兩菲婦一華婦而已其實投訴者尙有多人隱祕不報最可憐者則係仙未申街賴姓之女年甫及笄竟遇此種奇驗聞登陸後尙哭泣數天不思飲食於此可知被驗時之慘苦實有不堪言者其他埠中大名望家亦有眷屬被驗故不投報以掩斯恥者

### 熊內閣之詞稿

前內閣總理熊秉三君頷擅文譽頃有人寫其詞稿兩闋見眎皆楚宮春慢調。

蓋其任熱河都護時作也。其一題爲偶病赴園庭休息作此詞云：雲山萬疊似環繞宮城爭獻顏色。流水小橋無限淒涼。嗚咽試上平原一望。尙想見當年遊獵敗堞危樓寫盡了一代興亡。只有杜鵑能說行蹤。至此憑弔處。惆悵荒烟殘月。心在故鄉風景依稀。無別獨立愴然泣下。忽送到一聲羌笛。北顧關山更懸念白草黃沙。遙聽征人消息。其二乃疊前韻題曰：昨偶感一詞索和。而叔玟即酬以四闋。可謂投桃李報玖瑤矣。疊韻奉答。詞云：新詞幾壘似玉潤珠圓。山水生色記否。當年同志。湘江嗚咽。恥與元勳爲伍。獨自向書城縱獵。憂患餘生。都老大。風雨相逢。翦燭西窗重說。衡陽雁杳。舊遊處。猶憶君家風月。曾幾何時。久與故人違別。惆悵大江東去。更怕聽銅琶鐵笛。一事無成。都戀戀絕好湖山領略。春秋消息清婉蘊藉。一往情深。允稱佳製。雖然以中華開國之元輔而詞中偏帶衰颯氣味。何也？偶爲戲誦兩語。曰作箇詞人真絕代。可憐無福作公卿。熊

君解人當爲首肯。又按第一詞之所謂宮城者，卽指熱河行宮而言。彼時竊寶案猶未發，而詞中感喟已如此。今請爲易其上調數語曰：剩玉遺弓，閱盡了一代興亡。只有鳳凰能說，更易其下調曰：獨立愴然，泣下忽送到一聲警笛，北顧行宮，更縣念白璧黃金，遙聽商人消息。熊君見之，不知更作何語。又其第二詞之結句曰：一事無成都戀戀，絕好湖山領略春秋。消息蓋直已預爲今日之歸去來辭矣。尤妙在一事無成四字，不啻於青史中自鑄鐵案爲謂詞讖。誰曰不然。

宣

### 白狼小史

白狼爲著名之匪，人盡知之。但其真名姓及究爲何種人，則知者甚鮮。現據確實調查，其人姓白，名朗齋，河南汝陽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喜騎馬。前曾充吳祿貞參謀，與季雨霖爲至友。吳死後，乃憤甚，歸河南，欲號召黨羽獨立。所謀

不成。卽集合散兵土匪爲流寇。季雨霖兵散後。彼乃廣爲收羅。其勢益張。

## 兩壇遊紀

民國成立以來。每遇新年慶祝之期。天壇先農壇照例開放十五日。縱令遊人入內觀覽。天壇古跡甚多。地方亦甚廣闊。惟以無各種陳設品之故。遊人反較先農壇爲少。先農壇則有古物保存所。久爲人所共聞。故屆時輒爭先快覩。古物保存所在。壇中之太歲殿。及東西兩廡。約計數十餘間。古物存儲甚多。布置亦極有秩序。東廡所陳列者。多係祭器及古代禮樂器。又有各種寶玩。令人目迷五色。西廡所陳列者。多係前清帝后躬耕與蠶桑等用具。覘覽之餘。令人想見重農貴粟之遺意。太歲殿中所陳列者。多鼎彝重器。中有香壇雕刻山水屏風。一座高丈餘。長一丈數尺。鐫工極佳。其餘有乾嘉時御書匾額數方。並有慈禧太后御筆。洵大觀也。殿外紮五彩牌樓一座。上綴萬邦協和字樣。旁有茶樓。

數家爲遊人小憩品茶之所。與正殿相對者有一圓式拜台。上有警衛駐紮。藉以輪班彈壓地面者。迤東迤北則爲遊人往來之孔道。紅男綠女不計其數。道旁多零碎小賣及各種玩藝。最新奇者爲文明戲法。係東洋式的。變幻不測。每入場只索銅元二枚。觀者如堵。此先農壇之大略情形也。至天壇則無可述。惟去年憲法起草委員會之地點。今尙有剩餘之棹檳而已。撫今追昔。不勝感慨。係之也。

### 鍾固民之西藏談

西藏獨立將近二載。風雲詭譎。瞬息萬變。全藏形勢。幾至橫潰而不可遏。所幸者班禪效忠。鍾軍死守。而數百萬方里之土地。尙未遽爾改色。則班禪鍾穎不得謂非中華民國之功臣也。查鍾係順天人。前清時以軍統資格。督率軍隊。隨駐藏大臣聯豫赴藏。調遣有方。鎮撫得宜。頗爲藏民所悅服。民國成立。中央政

府改駐藏大臣。爲西藏辦事長官。卽以鍾任之。先是前清之時。以改土歸流之故。致達賴逃亡印京。而少數藏民卽欲狡焉思逞。後因餉糈不支。藏軍譁變。而達賴遂乘機歸藏。圖謀獨立。更有奸徒謝國樑等。因爭私利。不獲教唆。唆使。而叛中國。與達賴勾結。而藏亂遂作。然鍾以單兵微餉。尙死守半載。前辭職歸京。據云藏民十之八九。皆傾心中國。而至死不悟者。不過達賴與少數叛兵耳。且有廓爾喀者。本一極富強之小國。向修貢職。尊中土爲上國。目前尙極恭順。此次藏亂。廓人調停之力。亦頗不鮮。惟謂廓人心中有一疑意。中國動稱五族共和。不知廓人究屬何族。蓋廓人所奉者。回教耳。如爲回族。則土耳其亦回族也。亦可列於五族共和中耶。倘中國政府明白指示。廓人仍當勤修貢職云云。又問西藏之地。俄英兩國。均極垂涎。特以大勢所牽。未有若何之舉動。前聞兩國訂有密約。俄在蒙古行動。英在西藏舉動。俄人亦不過問。

今俄之在蒙。已進一步。英之於藏。豈能坐視。鍾君云。俄英協約。未敢謂其必無。但事極祕密。外人不得而知。現在俄既伸展其勢力於蒙古。英人自不能甘居。俄後。惟英人之於西藏。純抱經濟侵略政策。尙無掠取土地之心。方今惟一目的。在藏中各富饒之區。建築鐵道。由印度經波密而至裏塘。爲一線。由暹羅經雲南。越四川。而至拉薩。爲一線。現正從事勘驗。不日即將動工矣。又問西藏之物產。究竟何如。答云。藏地富饒。言之誠堪驚人。五金等礦。隨地皆有。藏中人民。就地面上挖取。礦沙卽能煉得金銀。其餘藥材。麝香。皮毛等物。所產極多。而波密一帶。尤屬豐富。誠中土天府之區也。云云。

### 熊烈士成基小傳

熊公諱成基。字味根。江蘇揚州人。余之同學友也。少懷大志。有古俠氣。嘗慕岳武穆史可法。爲人而痛惡夫世之爭名利者。幼年入塾就學。善讀兵書。不嗜文。

字偶與談兵則欣然忘食終日無倦容或問之公曰大丈夫生不爲國家效力恥就甚焉治天下尙文今何時也舍武安能遂吾志耶迨弱冠入南京將弁學校卒業後充甯省某營排長公以江甯雖長江咽喉然非上游門戶且駐兵甚多恢復不易慨然有游皖思想皖省公產地也公祖若父皆仕皖有年故公干皖省形勢尤爲熟悉越數月顧君忠琛由寧往皖嘉公之志調充砲營隊官旋欲升爲他營管帶公堅辭不就以恢復中原時砲營多優于他營也當是時正徐公錫麟就義安慶公悲憤殊甚滿清政府專制已極欲爲徐公復仇而阨于時機乃中止戊申冬十月太湖秋操逾旬日清帝及太后相繼沒公乘是時聯合他營得千餘人于二十有九日晚率師攻城守城者爲薛君哲公之內應也公不欲傷害皖省居民故暗遣多人入城內應公之用心誠苦矣公愛同胞誠厚矣當必無往而不利也詎料清運未終天不佑漢薛哲懼事敗禍及忽改圖

堅守加之某砲艦適泊江中聞信立至發砲毀公營壘逐不支走皖北自汴至魯青島航海赴日改名爲張建勳自恨閱歷尙淺奮志勤學專力于軍事學及製造學有再舉之雄志惜友非其人與吉林臧冠三之子引爲同志己酉冬十有一月公去日本赴吉林至哈爾濱寓某客店中臧偵知之是時清考察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由俄返國道經哈埠外間喧傳公欲行刺載洵清官吏恐慌異常出重賞金嚴密搜查臧利令智昏負心賣友致公于獄公談笑自若無畏容無慍色慨然自謂曰事成亦死事敗亦死又語於人曰余主張在傾倒政府並非專爲滿漢成見西洋各國明達之士無不盛唱社會主義重在彰人道均貧富而已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安慶之役曾以是鼓吹兵士故樂從者多事既失敗聞皖撫無辜殺戮多人至今思之猶有餘痛吁嗟乎公已被逮尙以舊部死亡爲恨其愛土之心可知矣宜一呼而百應也次日由哈埠解至長春啓程

時觀者如堵。公笑語曰：諸君珍重。我死猶生。又曰：吾願以一腔熱血灌自由之花。聞者莫不感泣。庚戌春正月，望後三日就義。吉林臨刑時，猶誥于衆曰：我非囚犯，乃爲國民謀幸福，不遂之首領也。今生已矣，我死願繼我而起者大有人也。亡年二十有四，逾一載，武漢義起，共和告成，公之志至此遂矣。祖瑞生父存仁兄弟現存三人，長兄成模，卽予姊丈，安慶巡警學堂畢業，幼弟成鰲，年未及冠，公其仲也。聘妻未娶，姪興官萊官，萊官卽之廢公子，現胞兄成模赴吉運柩來揚安葬。他日勒石銘功名垂千古，誠如公言。雖死猶生也。嗚呼！公自幼至壯，僉以恢復漢室，扶持民族爲懷，深望繼起諸君勿尙意氣，同心協力，維持民國，獲雄視東亞之效果。公之心庶可永慰九泉矣。予忝屬戚誼，而又同學不能無言。于是爲之傳。

汪家駒曰：崇拜英雄，當取其質，果能不顧名利，爲同胞謀幸福者，無論其得志。

失志吾皆敬之。吾敬孫文。吾敬黃興。敬其爲得志之英雄也。吾敬徐錫麟。吾敬趙聲。敬其爲失志之英雄也。熊公成基亦失志英雄之一。犧牲生命爲民族死步徐公之後。塵啓武漢之先聲。繼往開來厥功甚偉。吾敬之非吾一人敬之。吾尤願與天下同胞共敬之。汪家駒稿。

### 論躁競

民國時代急功名求利祿者仍不遜於滿清。余深惡之。欲有以懲戒之而無其比例也。因取古之躁競者論列之。

宋王文康公曠苦淋。百療不差。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涼散。卽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

不得至兩府者汝也。

樊樊山嘗謂一熱中者曰當如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係一書名續之者曰更豈有此理）中治心疾者以小錢一枚熨置胸坎卽栩栩欲活矣此言雖戲可以喻大。

古以由京移外爲貶謫宋晏元獻早入政府逮出鎮皆近畿名藩未肯遠去王室自南郡移陳離席官妓有歌千里僑行客之詞公怒曰余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耶若晚清時以京員而急求外放又適成一反比例矣。

### 紀趣一（大砲護花更正書）

時報館大主筆道席五月八號□□報挿畫中有大砲護花一則謂鄙人與新茶花爲恩客聞門兵警互鬪之夕馳往力任保護且有砲兵統領受上賞諸語。

頗涉詆譖。揄揚備至。不覺啞然笑色然怪也。此類事。但關於個人之道德名譽。輕於鴻毛。其細已甚。況男女爲生人大欲。中國古代之宏儒碩彥。其風流艷史。悉數難終。鄙人縱有斯事。則如太虛浮雲。固無碍於天地之廣大。亦何足深辯。雖然。美名不可倖竊。而事實不可盡誣。則又不可不一辯也。先是。有太湖水師尋哨官報告到營。於岷山火車途次。遺失軍餉。敝軍例有緝捕責。乃命偵探獲賊犯於閨門外日新浴堂。而巡警誤以爲侵其權限。刦持爭論不已。幾至用武。適鄙人有要事訪友於惠中不遇。追蹤至新茶花家。與友晤談。而風潮作。鄙人亟排解巡警。約束兵士。其事遂息。蓋自新茶花張豔轍於吳門以來。震其香名久已。此日鄙人始得一見。也就理言之。因事訪友。（此友爲新界偉人。本可相告。惟鄙人與之有交。應守秘密權。）友至茶花家。則鄙人卽不應往茶花家晤友乎。既至茶花家。而兵警鬪。鄙人復不應出爲排解約束乎。排解約束。保護之。

範圍。非一人一家。豈獨一茶花乎。抑茶花營業者。而獨不應保護乎。茶花者。余友所交之茶花也。是日余友在茶花家宴客。豈鄙人訪友於其家。而茶花即屬於鄙人乎。又豈忽忽一見。而卽謂之恩客乎。夫護花豪俠多情之盛舉也。恩客嫖界特別之頭銜也。茶花巴黎之後。身棗台之驕女也。僕何人。斯能妄想食天鵝之肉乎。昔隨園老人謂尹相國有言。千載下知有蘇小不知有相公。尹尙且然矧以鄙人之闌葺衰朽。可與美人比肩并論乎。鄙人大砲之稱。蓋在滿清時代。捕梟勦匪而得其事至俗而護花之事至雅。以至雅之號。而加諸至俗之人。抱慚萬萬矣。鄙人在吳數十年。迄不樂涉足花叢。不僅對於新茶花爲然。非自尊重其道德。保全其名譽也。誠以嫖客必具有潘鄧小閑諸資格。而後可嫖也。鄙人悍目蟠腹。擁腫不中繩墨。則不潘負債纍纍。無術以償外蒙親友之訕譏。內受室人之交謫。則不鄧賦性懶直而褊急。一遇不當意之事。不入耳之言。卽

勃然若蛙怒激。扞不相容。則不小無事。奔走於生計。有事服役於職務。終日勞。勞形神俱疲。則不閑諸格之中。一格不具。而謂可受嫖界之懼。迎乎不特此也。以己不肖。而又度人。治軍之始。申儆所部。首嚴治遊之禁。亦非能尊重吾軍士。之道德。保全其名譽也。恐各軍士。不潘不鄧。不小不閑。或不受嫖界之歡迎也。今者該報。指生張爲熟魏。以大砲爲金鈴。而鄙人則無鳳凰之枝棲。反被東風。之抬舉。佳名惠錫。擬於不倫。受寵若驚。敬謹璧謝。所謂美名不可倖竊。而事實。不可盡誣也。倘以鄙言欺誑。乞再調查。庶幾真相現。而公道彰耳。臨穎不勝惶。愧。鍾鴻鈞頓首。五月十六號。

### 紀趣二（昭陽黃芽菜）

興化自光復至今。縣知事已四易。第一任爲本邑優貢余宜官。第二任爲通州孝廉張廬穀。第三任爲張勳所委之李學誠。第四任則今省長韓國鈞所委之

丹陽拔貢姜若也。四知事中以李學誠爲最不滿人意。其事之尤著者則挾得  
辯子兵百數十名。橫行於邑中。奸淫搶奪之爲幾於無日無有。又或於興高采  
烈時令辯子兵數人手持張大帥令旗游行街市。每遇軍警兩界之兵士必強  
使立正致敬。孔慶儼者省長所委之興化警務長也。其所率之警兵偶見辯子  
兵所持令旛不肯行立正禮。辯子兵往訴於李。李即遣人詣警局欲繫此警兵  
以往。警務長不與。李即使人持一大麻繩再詢警局曰爲我并縛此大膽之警  
務長來。時李已卸知事任。但以清鄉名義暫留興邑。而其威福且如此。警務長  
憤極。欲與爲難。幸得紳士調解。乃各置其事不問。然警務長終不能平。卒赴甯  
垣訴諸省長。省長乃命東臺清鄉總辦丁荷生氏撥兵二百到興。一面令行至  
李使速去。於是此百數十名辯子隊始相率曳尾而他適。方李未離興時。更有  
一絕大之趣事。今雖已成陳迹。而在昭陽政治史上實能放一異彩。不可以不

誌也。舊知事余宜官者，自被邑人攻退以後，於紳界中頗露頭角。其貴介弟某，偶以不規則之舉動，爲辯子兵所侮。余頗不平，日思所以恢復其鄉紳之體面。則於舊歷新歲，特備盛席，招姜李兩知事會飲於其家。姜李皆乘輿而至，酒筵既設，肴核具陳。方舉杯酬酢時，忽有一青年婦人長跪階下，且哭且大呼曰：請兩位大老爺伸冤！姜李俱爲失色。然又不便深問，而此婦人則訴說不已。自陳爲余知事貴介弟之婦。余弟以別有所眷，棄婦弗顧。婦既岑寂，又苦食貧，故呼大老爺而訴之也。時則余乃大窘，不知所云。但數數勸飲而已。酒既過半，主客皆有醉意，而其興猶未已。李以大白強姜飲，姜以量狹固辭。李不悅，曰：吾爲汝之老前輩，吾勸汝飲，汝何敢辭？姜尙未答，余忽起而謂李曰：君欲以老前輩凌人乎？須知座中尚有爲君之老前輩者在，則我是也。我勸君飲，君又能逆我命乎？李乃大怒，卽時割席而去。既出門，遍覓輿人，祇存其一而已。其他則以謙飲。

須時已乘門他適矣。李不及待卽徒步而行。一輿人手挽其輿作拖車狀。躡蹠從之。市人皆笑失聲。李不之顧。且行且作婆娑舞。口喃喃不知云何。卒之東城外某菜行。親揀黃芽菜數顆。購之回署。則使人捧其一顆。送至余宅。且傳命曰。爲我告余老爺。此黃芽菜之風味。視彼所咀嚼爲佳也。蓋余自失偶以後。卽結識一小家有夫之婦。其名曰黃芽菜。故李以是辱之。余雖懊怒。亦無奈何。強忍而已。李旣回署。餘醒。猶未盡解。又持一手槍。出向署中庭樹。亂擊樹中鳥鶯。驚飛滿天。人民聞聲。亦大恐怖。疑有兵變。及探知爲李大老爺之快舉。乃始釋然。李離興後。而談者猶津津不已。謂自有興邑以來。如此荒謬絕倫之縣官。實未之覩。偶聞旅滙興友談。此走筆記之。可作一則民國官場現形記讀也。

### 紀趣三（欲離婚須看生理學）

北京地方審判廳。均受理民事案件。有一北京人。因成婚時。不見落紅。謂其妻

不貞。請求離婚。該廳以各國民法。曾無此離婚之理由。以落紅與否。驗女子貞操。實吾國習慣上一種惡劣風俗。若不設法改良。一經公然涉訟。女子往往因羞自盡。違背人道。莫此爲甚。今春該廳馬廳長特邀集各庭推事會議以後。對於此種案件。須先以生理學解釋。曉諭當事人。令其自行撤消。以全家庭名譽。則決定駁回。不能認爲離婚正當理由。庶於審判之中。隱寓改良風俗。尊重人道之意。生理學中女子破膜而不落紅者。亦有之。其他或因知識早開。手淫被破者。或遇身體受傷。而破裂者甚多。非必待初次交接時也。吾國人素昧於生理學。北京人及廣東人尤狃於此習。牢不可破。往往釀成家庭間之紛擾。及夫婦間之不和。此釀成人命重案者。明理人不可不共知此義也。

#### 紀趣四（民國財政之滑稽談）

去年底。某政客談及中國目前財政之現狀。其所發議論。極透闢而饒趣味。於

滑稽談笑之中。實能抉破現在財政之暗幕。爲錄之如左。以餉國人之留心財政者。其曰。吾見前清督撫之爲財政。謀收入也。彼並不知國家團體爲何物。經濟財政爲何科。收入支出。當取如何之法則。惟際某時。某項現款不足。周轉不來。則呼二三候補道之爲銅元局總辦。或籌款局總辦。或榷運局總辦者入署。現一種極嚴厲可畏。或極愁苦可憐之詞色。下一道糊塗不通。無名腫毒之命令。現某某事需款若干。且急不能待。你們快快想法子。候補道之受此命令。亦卽唯唯而退。曰。俟職道等下去想法子。至其所想之法子。爲借得來。移得來。捐得來。竊得來。督撫概不之聞問。卽明知其爲借得來。移得來。捐得來。竊得來。而亦不之過問。蓋卽以你們想法子五字。爲其畢生財政上最有經驗之辦法。但發此五字之口令。卽亦完了其財政上莫大之責任。其他非所知也。而彼候補道等。亦以能借來。移來。捐來。竊來。應付此五字之命令。爲希榮固寵升官發。

財之不二法門。其他亦非所知也。民國成立二年於茲財政之困難較前清地方殆過數倍。宜乎當局諸公有根本之整理爲系統的改革。不復蹈前清督撫惡習矣。乃就而觀之。兩年以來所謂財政命令較你們想法子籌款之五字相去幾何。而彼盈廷長官所想之法字。其去借來移來捐來竊來者又有幾何。當至非能借能移能捐能竊者不足以當難。前年周學熙之入長財政也係先有小借款之成功。去年周自齊之將任爲財政總長也。卽先取地方借款以爲接濟。（七月間周自齊來京內甫定爲財政總長回魯後卽假山東名義借德華銀行百萬元匯交中央事後魯民政長財政司查知方揭破此事）推之於現長交通外交各員殆無不能想法子之才智。以占取各部之第一把交椅。不必其財政總長專有此想法子之責任也。抑吾更有進者。前清督撫以想法子三字誤盡地方。今則以想法子。誤盡全國矣。前清之時尙能有移來捐來

竊來之諸多法門。今則移無可移。捐無可捐。竊無可竊。惟餘借之一門。夫旣勢逼處此。則小借不如大借。暗借不如明借。大家借不如一人借。（指總理暨財政總長言）而彼滾滾多才。則偏不大借而小借。不明借而暗借。不一人借而大家借。甚至明借暗借。彼此相期。大借小借。亦各分黨。大家借而一人尙有未知是初前清之籌款。亦不如也。嗚呼。大借暗借。大家借。再住半年。全國之地皮賣淨盡矣。彼號爲第一流財政專家之財政總長。至此而猶戀戀於其部長之椅子。其亦知人世間有羞恥事否。

### 紀趣五（清宮瑣聞）

宮監舞弊。其習已久。革命以後。據外間推測。以爲此積習。當漸革矣。而孰知不然。頃聞有太監王子元名寶義者。於德宗時。爲織造營造二司掌庫。後拜小德。張之母爲乾娘。漸引至隆裕太后前差遣。小德張去。王卽得寵於隆裕。前年因

宣統年幼宮院地面凸凹不平不便行走特飭令王子元督工修理。王竟開銷至一百四十餘萬其私囊中飽者約六十餘萬現王又包攬修理宮殿恐清室優待費入彼囊橐者更不知若干也。又清宮中之近况亦有可述者。宣統讀書本屬虛文然猶常由師傅陪至齋宮坐數小時據云現已讀至孟子惟其生平極好弄去年十月間師傅伊克坦授讀時彼忽賜餅數枚與伊并親送入伊口不待其下咽又一再塞入伊無奈何卽向瑾皇太妃辭職太妃不允而又不能禁其頑皮乃令溥倫之子毓崇年十一歲者每日進內伴讀設遇宣統不受師傅約束時卽由師傅責毓崇以恐嚇之如周公撻伯禽以戒成王之故事蓋猶行皇帝讀書之體制也。現前鋒護軍統領治格覲見皇太妃請在宮內置辦輪船汽車及各種圖畫之教育冀爲宣統輸入新知識伊克坦大反對謂祖宗成法不能因時變更瑾瑜二妃猶疑請廕昌及喀拉心王之夫人進內解決此事。

孤兒寡婦無人爲之主持。任此輩宮監腐儒。左右其間。亦大可憫矣。

### 紀趣六（應運皇帝升遐之笑史）

喀拉沁東旗屬小六家子妖人王震。素迷信黃羊教。近假乩筆。詐稱爲應運皇帝下降。并在其所設神堂中懸有鐘鼓。每於夜晚。輒聞作響。以此鼓燭愚民。言將應驗。推背圖中天下鐘磬一齊鳴。衆聖迎王登九五之語。因而聚得教徒數千人。廣購槍枝。並在甯遠縣界內。竊用官槍數十枝。招集退伍兵卒。響馬票匪謀在蒙地。恢復帝制。該旗總管許華圃聞之。星夜馳抵建昌縣商同縣知事孫香周。設計剿滅。該知事以縣城無兵。往勦爲慮。許總管力任其難。自請調集衛兵。暨蒙漢鄉團防營。及張管帶官兵。往勦。該匪見縣知事親往。卽首先發槍擊傷蒙旗馬兵二名。幸隊長戰峴陽等。不避鎗彈。奪撲賊巢。擊斃僞皇帝王震。并僞都督僞駙馬閻陽二人。奪獲槍枝數十桿。均印有甯遠縣寧字號碼。呈報各

公署請獎出力蒙員並致甯遠縣交涉取締辦法務求淨絕根株昔有人作寓言謂某狂人以僭稱帝號罪夷三族狂人臨死不悟猶對人悲憤自稱寡人不德致令太上皇蒙塵后妃被辱皇族殉國朕亦被弑云云不謂此種戲言竟至見爲事實則此帝王二字之迷夢爲之也可笑亦可憐已

紀趣七（葉封翁慶壽盛況）

某記者曰三年二月十二日爲南北統一紀念日中央各衙門暨各學校皆給假一日友人均集強記者遊趨車出見五色旗之飄揚聞車馬聲鑼鼓聲之嘈雜余目爲眩耳爲震余覺近日心中所憂之白狼忽然忘却蓋以其呈於吾前者皆太平景象也及過新華門至正陽門巍然矗立於途者有燈彩輝煌之花牌樓數處鮮明美麗不減去年十月十日之國慶注視之牌樓上仍有五族共和字樣余心更爲之歡悅牌樓側有一羣笑語喧嘩細聽之多贊美共和之

聲。內有一老者與一少年曰。畢竟共和勝於專制。其他姑不論。卽此華美之牌樓。亦爲滿清所無。言罷繼之以狂笑。余與友人亦不禁發笑。嗣遊先農壇。壇內紅男綠女。往來如織。上海競馬時之張園。亦無如此之繁盛。中有大觀社。係臨時賣茶者。社後爲祀器保存所。卽前之古物保存處。今易此名。蓋前此祀典廢棄。可名祀器爲古物。今祭天祀孔案已定。不復可以古物名矣。故內務部改之。六時半。遊人漸散。余等亦振鞭歸。路過驃馬市。馬車汽車擁塞於道。友人以此處必有極熱鬧之遊戲。囑記者下車詢之。巡士乃知爲交通部次長葉恭綽之封翁。六十一。大慶假湖廣會館演戲慶祝也。記者以葉君爲乃翁祝壽。曾登報徵文。而記者無文。不便登堂瞻此盛典。遂悵然返。晚間有友自湖廣會館祝壽來者。以盛狀見告。記者以此爲紀念日之點綴。不可以不誌之。

葉君恭綽。筦全國鐵道界之樞紐。且爲公民黨黨魁。故是日上壽者甚多。如五

路財神（都人呼京漢京奉京張津浦浦信五路督辦爲五路財神）及梁秘書長暨公民黨之黨員無不與焉。湖廣會館戲廳能容七千人。是日樓下爲男賓。樓上爲女賓。竟擁擠無座位。至其所收之祝辭佳什鴻篇固已無美不備。而葉封翁復自撰一聯。其文甚古雅。句曰（有子能拯民也。自誇先憂後樂。吾生真再世。願相隨鼓腹含舡）。此聯頗爲北京人士所傳誦。有加以評隲者。謂此老口氣闊大。將來葉交通次長。不爲總統必爲宰相。惟對於吾生真再世一句有疑。葉封翁從前或曾歷危險者。後詢之。葉封翁得其解釋。始知彼乃以三十爲一世。今其壽已六十。是已閱歷二世。故曰再世也。用爲注明。以免讀者誤會。

是日之戲。多北京名伶。共有十八齣。而蘭梅芳一人獨演五齣之多。爲從來所未有。有詢梅何故如此出力者。梅云。今日戲提調爲馮五爺。馮與我交最深。不能不多盡義務。（義務與四川尹都督府中之義務可謂異曲同工）王鳳卿與

梅蘭芳搭檔亦演三齣。王蕙芳、朱幼芬、路三寶、楊小樓各演二齣。陳德林、溥侗亦各演一齣。譚叫天定演打鼓罵曹，竟未出檯。不免美中不足。劇中排入惡虎村別母、亂箭二齣。似乎太罵題也。此外更有一段佳語。爲躬與壽筵者所傳述。有莊某者。前爲某省都督。現任某督辦。是日亦與此盛典。方梅伶登檯時。忽欲小遺。而左右擁擠。不容外出。急不可耐。竟脫一襪。爲溺器就座。次溺之。亦可見來賓之盛矣。

### 紀趣八（黎副總統之妙譬）

今春三月十五日午後五鐘。黎副總統在瀛台慶雲殿設宴延賓。到者十二人。首座爲意大利武參贊阿利威君。次爲新簡比利時公使汪榮寶君。參謀次長陳宦君。參謀本部第三局長張聯棻君。政治會議議員李慶芳君。又有軍界五六人。屆八時散會。撮其情形如左。阿君帶有日俄兩國勳章。聞係常在日本意

國使署能操英法語。未入座之前。與黎副總統談甚久。黎公熟於英語。所談者爲意大利軼事。阿君謂在六百年前。意大利有十二人。由青島抵中國。歷汴梁。揚州等處。是爲歐人來東亞之嚆矢。此數人回意後。著有東游日記。流行歐洲。哥崙布見而奇之。亦欲游中國一次。放舟東下。以路途錯誤。乃抵美洲。談話時在慶雲殿之南間。對室爲大餐間。桌上有人造花三盆。並皆佳美。望之若真花者。席中雖是西餐。參以中國食品。如燕窩燒鴨魚翅等。黎副總統笑謂衆客云。若請客專用西菜。大家多不喜歡吃。必參以中國菜方好。譬如制定憲法。亦不能專採西洋之形式。必須參照中西之習慣。可謂妙喻生趣。衆皆粲然。席散後。陳次長與副總統談話甚久。多關係我國之風俗習慣者。談畢遂盡歡而散。

### 紀趣九（省長賦詩答僚屬）

鄂省行政各機關。有人滿之患。自饒漢祥蒞任以來。以節流爲主義。一切冗員。

廢續裁減。際是謀幹愈艱之時。鑽營者則愈衆。而求進之技亦愈巧。去年十一月間竟有杜顯鑑其人者。窺省長之惜才爰呈詩以表志。意圖提拔。奈人浮於事。位置爲難。饒氏於十六日答以詩曰。廣廈無萬間。大裘無萬丈。惟有愛士志。方寸自來往。安得出肺肝。化作彌天網。鵠鳩與鵬鳥。鉅細皆收養。近將挂冠去。身與心俱爽。白雲倘可悅。與子同遊賞。鑽營家讀此詩。其知已乎。

### 紀趣十（官署壁上打油詩）

湖北政局。自黎黃坡到京後。一大變更。一切禮制。多已復舊。如民政長出署。仍乘綠呢大轎。拜會投刺。一律照舊。用大紅手本。出則頂馬在前。跟隨在後。幾如前清儀制。舊官僚則紛紛來鄂。希圖起用。大事運動。攀同鄉。認門生。絡繹不絕。其州縣班。以安徽人爲多。因軍民兩政長。皆係皖籍也。所有撤換改派人員。又以安徽人居多。故當時湖北省有改爲安徽省之譏。武昌竟有好事者寫出打

油詩分貼軍民兩府照壁之上錄之藉供一覽其一云二黃（黎公黃陂饒公黃梅）唱罷又徽腔果是官場卽戲場又是一翻新角色軍民兩府拜同鄉其二云半赴燕京半赴湘（指武昌起義人）前途各自覓同鄉偉人從此無消息到處紛紛鬧出洋云云幸被警察揭去爲段督聞知以兼領此職不過一時權宜之計乃外間不察滋此物議除函告呂君調元外并電致中央有趕緊派人來鄂之舉

### 紀趣十一（北京新竹枝詞）

北京某報近載京都新竹枝詞甚多作者不一其人而各有可以節取之處首都風俗爲全國文化所繫故量錄其中佳什與留心時事者共省覽焉綺佛詩云奇貨爭居別樣珍長安估客喜翻新茗樓一角喁喁話交易商量到黨人馬櫻花下叩雙局邂逅何須問姓名附耳有人荐春色文明假託女諸生名利奔

馳頂易摩六街冠蓋有頭陀人人削髮貪朱紫宦紅塵釋教多金臺舊例重求賢第一推敲到俸錢三百女闔齊額手涎他買笑六千圓紛紛報紙演新聞各有機關辨護殷民國自由言論界國民兩字竟平分舊人冷落老何戡紅粉登臺倍兩三試向梨園窺坐客女權真個勝於男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截作短衣裳腳跟形勢先融化銳首蓮鈎八寸長簪菴詩云紫垣馳道直如繩誰遣車塵十丈騰青瑣自通門禁弛瞻依還喜近觚稜春放繁花滿苑狂新華門外露瀼瀼未圖褒鄂功臣像先賜嘉禾一等章郊天禮重燔柴地二百年中幾刦灰留與農官供墾牧牛羊日夕上壇來（原注天壇隙地農林部闢作試驗場）

紅氍一曲盪春魂難得驚鴻露爪痕選色徵歌名輩在冷攤閒殺海王村（原注梨園有女伶登場琉璃廠肆冷落矣）妾身裙釵雲百皺郎襟花毬香半開寶馬一雙車似水路人艷說結婚回不學時宜不古裝能傳胡服武靈王座中

慘綠諸年少。新有髭鬚兩角張。珠娘窄袖更蠻韓。新髻雙丫兩點螺。衣領深深遮笑靨。最難得見是梨渦裙屐風流盛會開。革靴橐橐女賓來。座中道韞談鋒妙一笑旋登演說臺。雙陸傳籌打馬經。舊家遺物付彫零。今看藝事翻新樣。鎮日盤球鬪四星。象房橋畔樹含烟。兩院人疑碧落仙。出席頻頻費揚搘。八千番佛議郎。錢子虛詩云。短髮西妝色色鮮。馬龍車水過街前。同遊携得如花貌。認取新來國務員。笳吹邊聲徹夕曛。元宰浩劫愴燕雲。尋常兵隊猶嫌少。京衛還兼拱衛軍。一剪情絲鬢影收。紅妝偏學女尼儔。獨憐纏纏就雙鉤。小乍著坤鞋步履羞朱邸。紛紛閉落暉。當年門巷故烏衣。天涯春草明年綠。未識王孫歸不歸。謳墅詩云。崇樓俯瞰玉河明。美酒葡萄澈底清。一席清談天下事。果然六國是縱橫。（原注六國飯店在南玉河橋下。西人所設中外大會多假席焉）森森老柏殿門局。獵碣分行色。黝青古物保存。猶有社遠廊閒讀十三經。（原注孔廟

搭棚未修國子監設古物保存社石鼓及十三經石刻尙在) 隔城山色俯青  
嵐槐柳新陰翠色參最是芳朝梅雨後滿街煙水似江南(原注夾道槐柳近  
多補栽連日盛雨緣陰新展悅目) 貝子園林足避炎歸途斜日好風兼五雲  
車入西城去十里迎涼盡啓簾(原注三貝子園建農事試驗場并動物園在  
西直門外里許銷夏勝地此獨勝耳) 蛛網繁迴電線斜西城大半議員家自  
從出席新添費到院多於往日車中華門對正陽門大小官衙僕指論勝國人  
才多似鯽花翎紅頂了無存逸雲詩云嘉禾文虎大勳章最好行時中將湯莫  
笑共和名器濫漢家廝養化侯王簪袖蠻靴色色新招遙過市彼何人比肩比  
翼循西例馬走雙頭車四輪促駕香車儂伴郎讓儂親揀入時妝集雲樓下新  
鞋樣比較應輸勸業場青雲閣裏來吃茶女伴相携笑語譁熟魏生張目成否  
歸途嬌喚橡皮車馬路平平滑似油逛街遊廟總風流鬆鬆髮辮都拖背愛好

還梳革命頭。黃金何惜買頭纏。郎面田田妾面圓。漫道儂饒番餅癩。阿誰不愛現洋錢。千步迴欄亞子紅。阿儂斜倚小廊東。雪茄吸處飄香霧。勾引遊人拜下風。湛園詩云石船危峙海西樓。山色湖光眼底收。羞見鴛鴦七十二。背人雙宿不回頭。飛蓮新髻號東洋。雙鏡金絲半面妝。畫舫人歸風弄笛。滿身俱帶芰荷香。踏徧虹橋拂綠楊。垂髫嬌女避檀郎。農林何預蛾眉事。乘興爭來試驗場。畫裏黃龍懶負舟。雲深蓬島任勾留。宮花寂寞無人管。十二珠簾不上釣。西來飛艇半空浮。少婦凝妝望翠樓。聞到汽聲拚一笑。倚欄斜墜玉搔頭。先農壇畔踏莎行。古物斑爛萬象呈。徒倚迴廊携筆記。隔簾時透賣花聲。綠樹陰濃笑語涼。暖風微透薄羅裳。滿身花露香如海。故意攀條學采桑。學堂展覽會新開。女塾師生結隊來。競繡鴛鴦針。暗度革新花樣出。心裁都城一洗帝王尊。出入居然任腳跟。爲問大家前二載。幾人走過正陽門。鬢雲詩云政局紛紛類奕棋。本來。

約法尙臨時四番總理曾更換內閣從新組短期烟禁分明訂十年那容偷販  
賺金錢法庭執法如山立懲罰難逃小叫天一從庚子議和成中外聯歡兩不  
驚試向東交民巷看今朝各國又添兵勳章時恨牌兒小禮服唯求帽子高總  
統府中開晚宴悵無燕尾首空搔百里詩云千金駿骨付蓬蒿輓對花圈代節  
旄行過前門齊喝采罩棺全用綠松毛政客連朝竹戰勞部名俱樂挂牌高尋  
常消遣千金注要比前清貴胄宣南報館密如毛黨派機關暗自標縱使無  
聊記花事風流竹檳也難饒一般志士懶而嬌總說於今廢早朝卜晝未能都  
卜夜汽燈如月照通宵而今拉得橡皮膠昔掌驢車有故交短髮鬍鬆新草帽  
見人初解喚同胞乞食金門筆一枝街衢氣象忽遷移畫龍伎倆描摹熟又換  
新民五族旗曖公詩云中華門外是天街綠女紅男簇隊來舊日金吾呵不住  
喧傳海禁一時開（原注海子居大總統非復禁地矣）新翻樂府萬年杯彌

蕙含芳取次陪。聞道白頭譚貝勒。高歌仍媚貴人回。香廠繁華夜不收。氍毹新換女班頭。若循供奉夷吾例。戶戶馨香趙倚樓。（原注女伶入都自趙秉鈞爲民政長始）近訊鐘樓驪背翁夥頤。非復大王雄沉沉。內務編新姓不在。白衣佐領中。末路飄零幾舊僚。中山名姓注雲霄。白頭不拜新承旨。珠串花翎事早朝。六國店中來吃茶。爲誰飄蕩入南家。香巢寂寞無人問。不唱當年楊白花。六貴同朝烜赫年。詔傳西女賜金錢。預知世界笙歌歇。歸去神山絕頂眠。帶酒敲門問不謫。枇杷巷口馬車多。皋陶瘦面瓜同削。爭禁宵闌醉尉河。一隊時髦寵眷深。議郎聲價重。瑤琳花芳月滿纏頭賤。爲有纍纍出席金。東安市廠擁香車。一尺平梳憶六珈。摹仿女兒新結束。晚風飄拂自由花。宣南回望路漫漫。炸子橋邊樹葉丹。僵臥十年醒不得。驚心秋色滿長安。世界花花一冶遊。居然總長號。風流莫譏開府名。稱獨南北遙遙兩太邱。（按指陳其美也）襲厂作云坊。

表青松巧纈花。喧闐鞶鼓並羌笳。比鄰姊妹堅相約。明日天壇去吃茶。電鉗斜排燦若星。新舒天足更娉婷。舊妝不喜靈蛇髻。額際梳成蝶形旗。明五色挂通衢。窮巷人家也瀅等。懊惱昨宵風雨惡。朝來一片盡模糊。廟宇作云民國無須祀典留。天壇開放儘人遊。何來中婦宣西教。獨踞祈年最上頭。暫借南河作市場。遊人連襪納清淨。最憐甲第長安女。猶倚樓欄看夕陽。一例翻新若病狂。改良花樣到裙裳。笑他黃髮鬚鬚甚。也學江南革命妝。異獸珍禽亦刦塵。舊時遺蹟不堪循。御猴老去猩猩死。賸有門前二大人。放學歸來正夕陽。青年士女各情長。殷勤默數星期日。准備消閒勸業場。萍影作云新。國人才重佩章招搖過市亦堂皇。一枝花向胸前插。道是連朝開會忙。高髻宮裝笑語柔。胭脂北地每生愁。近來風氣隨時改。旗女新拖上海頭。彩門頻紮北山松。花樣玲瓏又幾重。不是歡迎便追悼。車如流水馬如龍。不分男女會場中。一笑相逢便鞠躬。本

是同胞未相識好將名刺各先通友石子作云機關各部愛金融卦納財神運普通還恨未生三隻手多抓一把撒胡同游遍天壇到道場東黃寺裏看燒香可憐嬌小名家女誤認烟花姊妹行牛鬼蛇神盡上場鞠躬還比磕頭忙京華冠蓋而今異文武新穿外國裝戎馬書生作云來自田間衆議員此身如到大羅天家肥那管蒼生瘦歲給薪洋要六千蒙藏風雲腦後丟黨爭誓不與干休諸君縱使能參政築室還愁是道謀元勳去後偉人來湘館歡迎會又開若得當年老同志一篇演說要安排棋盤方式久名街忽改圓盤莫浪猜不信試將門上望中華兩字換招牌如諫果室主作云議員薪水六千強論少爭多細較量借款終朝稱反對手中偏愛李鴻章（鈔票中有李鴻章像）碧紗如霧冒花枝日入虞淵傍晚時大市街前平似砥馬車爭逐電車馳綜觀諸詩於政黨之喧爭國會之混鬧往復致意可知兩年來國事之壞咎有攸歸然自國會停廢

至今議員星散政黨亦等於消滅而京師各界之溷濁如故則尤可爲浩歎也。

## 紀趣十二（藏番營中之咨文）

昨歲之夏官軍收復乍了時曾於藏番營中拾得咨文一通語極怪誕可作滑稽文讀姑爲採錄以博閱者一笑其咨文曰春料寺堪布爲咨明事情因從前有個太宗皇帝女兒名叫完新官覺嫁與藏王爲妻漢蠻如同父子立石爲記刻有漢字現在西藏又有一石刻有蠻字現在北京大約你們都是知道從古至今已有一千二百七十一年我們鄧柯有間觀音廟乃是完新官覺在半上教人修的嗣後又有皇帝女兒名叫森新官覺仍然嫁與藏王一子名叫恥松得會從古至今又有一千一百八十二年藏子因爲無後纔是喇嘛接充派黃教喇嘛名叫洛松札把舉興佛教直到如今又有五百五十五年大明皇帝時欲將洛松札把赴西藏建修色那寺係屬猪年到如今又有四百九十三年色

許寺乃色那分寺及至順治皇帝卽位時迎接西藏達賴喇嘛名叫額汪洛松甲錯前往北京與皇帝看待一樣到如今又有二百六十三年至宣統卽位時四川趙總督帶領大兵前來躡踢黃教薄待達賴噶張等昨因十八省漢人鬧事將皇帝江山推倒西藏鐵留巔又遭漢兵開砲彈子如雪飛來大砲打了一百六十砲漢兵大敗喇嘛寺左右漢兵屍首堆滿後藏定日地方以下昌都以上現在並無一個漢人聯大人鍾統領五子九子鎗均已交了我們回了內地你們漢人各自回來我們鄧柯地方糧稅茶稅等衙門等項均交與兩個大頭人保正及喇嘛當事等經管漢兵如將五子九子交出與我頭人保正等寫信叫他照發三個月口糧保正頭人如敢不遵定要殺他腦壳你們漢兵不聽我到來一個不鑿此咨通體不成文言卽白話亦殊難了解昔有甯夏露布以祿山之亂對宋江之強（見甲乙剩言）史家誚之曰如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

布一通可乎。以今方之猶爲彼善。於此嗚呼。藏番汝能有獨立之資格耶。

### 八指頭陀遺詩一首

石城殘照裏。楊柳碧餘春。獨放青天鶴來尋。白道人溪雲涼入夢。潭水近爲鄰。  
坐覺滄洲晚。微風動葛巾。

壬子夏五月訪白道人於烏龍潭上。坐談良久。覺六朝無限興亡事蹟都在。  
石城楊柳暮烟中。塵海變遷江山如故。白頭老衲重見故人。回憶曩昔都如。  
夢痕欲哭欲笑。云何云何。八指頭陀并記。

### 吳芝瑛爲弱女請命

前清禁衛軍統領良弼爲彭家珍炸死。死後家境蕭條。無以爲活。良弼生前故與廉惠卿先生友善。去年先生之夫人吳芝瑛女士特爲代呈陸軍部請求撫恤。其詞意頗爲哀切。茲錄於下。具呈人女子良慰。男年六歲。住天津東門外壽

街。蓋聞優待之恩既溥于全族而褒忠之典豈遺于勝朝女父良弼以皇室懿親密寄心腹不能爲民國之佐命亦其分也至若慰男旣沐五族之化早定共和之籍如有欲挫民國之一毫者慰男義貞生死分亦無此故慘念先父得擢腸裂腹之痛未受義士忠臣之旌雖兵戎方會懼涉嫌疑豈禮樂旣成猶分仇敵耶慰男用敢冒死叩求大部評加徵訪羅列女父殉義之狀上告大總統準古今中外之通義加以旌揚俾女父之忠節得彰於後世亦爲我民國愛國者勸焉抑女子更有請者先父報國以忠臨財不苟毀傷而殞至無以爲殮遺女外祖母先父奉若母者年老癱病女子姊妹三人零丁幼弱家徒四壁老幼相對先父在世之至交皆已裏足故女等之生死尙危若朝露聞前年度支部曾備恤金若干以爲遺息之贍養其案移交財政部者有日女子幼稚前此不知所措詞未敢求領今迫於困乏故欲大部并咨財政部俾先領該款得稍延溝

鑿則歿存誌感矣。惶悚不能擇言。鵠望迅賜批示。實爲公便謹呈。

獄中人語(孟碩演語小鳳飾辭)

鴛鴦夜冠來爲入獄人盜跖之儔。遂成同類。此心雖未泯甯昭向惕息道志氣語。豐城之劍原成雲氣。獄吏之尊能忘古嘆乎。

同有父母。雖入政途。衣衾棺槨。哀亦猶人。血染枕席。紅爲杜鵑。魂歸鄉邑。事非丁鶴。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皂隸得意志。十葬身鞭笞之下。惟大可祝鐵闌干畔白堊牆頭。聞鬼聲衣呼。都作慘響。生前罪惡。雖多死後羈魂。應宥我。未嘗不禱天之靈。祈地之英。願宥此回頭如夢人。俾魂歸鄉土也。

世事如織。人投此中。有如網羅牆外亡國武士之叫喚。室中含冤。繫人之嘆息。得未嘗聞。亦念入得個中原。非善士。然人何爲而入此天。何爲而創此慘境哉。

餓來偷食糟糠如飴。嚇倒頭來形影俱戰。乃知前世作孽。罰作親睹痛哭。號呼之獄吏。至此尊如帝天。雖萬金之賄不足易此一職。誰爲好惡有報哉。螳螂捕蟬雀在其後亡國武士甯不知之。受諸此者施諸彼。殆有飲恨存乎。不然釋伽牟尼子孫當不如此其蠢也。

執役侍病人滿室痛境病者視我已如天仙。况彼孱息十七八作獄中羈魂口雖不忍言心未嘗不泣然吊之曰時日卒卒我之繼汝以來者有日也嗚呼孤衾鐵冷夢也不暖瑟瑟出獄鄉家路遠幸得遇家人方唏噓相告而獄吏傳呼聲又如枝上黃鶯驚人斷夢仰視星月淒然上窗念得與世人同其所見者微此寒光耳。

平居嬉嬉膏粱厭其膩文繡尤其重今知一縷之帛可以寒暖人一勺之粟可以飢飽人赭衣半載世昧乃識敢告故人我今亦猶歷遍地劫人矣。

酷日剝膚風雨蝕骨沙礫泥磚一肩十里鞭笞在其後叫罵迫於前此苦此痛較侍病人更甚十倍不幸與其役骸骨見君矣嗚呼

### 陳家鼎革命大事記

林頌亭遺稿

推倒數千年專制創立共和民國。鑿混沌灌文化。撫宏模規大型樹亘古未有之奇業。彪炳炫赫震動全球。厥惟某某等數偉人。此外慷慨悲歌之士。憂時憤世。擲頭顱。嘔心血。贊襄擘畫。風馳雲捲。流離顛沛。出入死而革命之絕大事。業遂蘊釀鬱勃爆發而不可遏。一躍而抗衡世界文明。各國功人落落可屈指。數衆議員陳君家鼎其一也。陳君字漢元。湖南甯鄉人。年三十四歲。先世爲湘中文獻故家。陳君品德高潔。學有淵源。懷抱政略。才足匡時。奔走革命十餘年。與同志守恢復中華。建立民國之盟。而力能副其實。交人以血誠。相與好結納。江湖豪傑。性剛峻疾惡如仇。其見恨於僉王。得謗以此而名亦隨之。蓋大政治。

家而俠者流也。弱冠開敏雄毅。讀書日數行。下自九經三史諸子百家。暨陰陽金石小學內典方言之屬。靡不通貫。戊戌後。每讀船山所南諸遺書。革命思想。民族大義。益奮發。慨然以恢復神州爲己任。

甲辰東渡後。久業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益肆力於政治學。於西籍無所不窺。尤博通共和憲法原理原則。闡究民生學。注意於社會國家主義。其所爲詩文。援筆立成。奇氣稟溢。辯論古今事理。口若懸河。而言皆中。竅人以是推服。其學識通中外。冠時流如此。予與陳君交最深。共患難者十餘年。悉其生平事蹟。最詳。顧默而不彰。使紀實者無所述。予之過也。夫謹詳其革命事迹如左。

中國革命萌芽。孫中山。然其初風氣錮塞。機關未立。若乙未惠州香港諸役事。絕險而艱。自陳君東渡。與陳張宋汪胡田白吳。協助孫黃諸公。使中國同盟會。

勢力彌滿海內。於是團體革命之事興焉。

中山乙巳由歐抵日本。陳君卽約數同人迎之橫濱。商會事起原丙午中山築土八幡町宅外署高野長雄寓。往來者惟親密同志。陳君時方由湘亡命返東。中山嘗與晤商往返頗密。並介重要人往入會焉。前清庚子之役。禍延天下。逾年爲城下盟。賠款四億。中國困乏。陳君憤甚。與孫黃宋汪張白田及他烈士共事實行倒王政建民國之策。而革命黨之聲震於寰海。其時帝政派以平和爲名。專欲扶植滿洲君主立憲。藉口革命召瓜分之禍。以恫喝吾黨。陳著文累千萬言。辯之最力。見漢穢及各種革命雜誌日報。奕効鐵良用事。仇視漢族。厲行專制。監視人民愈酷。志士籍口。陳君以日本隣近之國。遂與同志組織革命黨本部於東京。陳君盡瘁部事特甚。先是滬事。毓筠與蔡君元培龐有組織。以蔡宅爲場所。而毓筠時往管其事。乙丙之際。陳君內渡。益邀毓筠及蔡元培姚

宏業等大創同盟會機關部於海上。

時毓筠居滬上阜豐公司首捐款歸陳君創辦。初設美界虹口三元里。舉陳君居其所掌握之。有黃訥之易本義、梁喬喬、杜羲張邦傑、秋瑾等共事焉。後移法界八仙橋。再舉陳君居其所掌理之。有陳陶怡、譚心休、馬君武、楊篤生、姚勇忱、高天梅、柳亞廬、朱葆康、甯調元等共事焉。時中山由南洋過滬。陳君與議東南部署。首駕同志隱爲防衛使赴東京。上海爲南北中外綰轂之區。人志輻輳。陳君居滬機關部二年。益肆聯絡。時中山克強香港。長江南洋歐美海內外之部署。張繼。南洋北方之疾呼。宋教仁。田桐。汪胡等。東京之運籌。秋瑾。陳墨峯。杭皖之預備。章太炎。滬獄之密衛。于右任。南北之奔走。商震。陳幹。燕遼之集合。李烈鈞。回國之視察。時功玖返滬之接洽。馮自由。港洋之鼓吹。白逾桓。程家樞。京津之侵入。吳琨。鄭先聲。上游之召聚。劉家連。朱子龍。武漢之鎮攝。馬君武。鄧家彥。

桂蜀之結納張通典金陵之糾合胡瑛謝意誠梁喬山東牟之聚訓易本義陶成章陳愷梁及李基鴻南洋之組織吳敬恆張人傑楮民誼法國之唱導盧信美國之鼓動喬宜齋英國之散布述慶與趙聲熊成基長江之運動類多與陳君所居滬機關遙遙相應聲息暗通而革命之潮流西北逾長城東南灌江海矣。

是年姚宏業憤革命不成赴黃浦灘死遺囑陳君力任大事逾年端方督甯瑞澂道滬與各國領事嚴重交涉准租界捕革黨蔡元培走柏林陳君與毓筠先後遁日本自是上海機關部中斷嗣陳其美糾同志于右任楊普生等中興遂爲東南起義前一重鎮焉陳天華投海死本部推宗教仁作傳而推陳君送烈士櫬蓋天華爲中國革命鼓吹原動者宗陳均與天華故同里交尤爲文字密友也時蘇鵬以烈士同邑亦偕陳護櫬歸初湘紳有主葬烈士故里新化縣者

陳君欲乘機號召人心。首主國葬。遂爲示威運動計。先由滬電湘各界。倡營葬岳麓名山之議。既抵湘。集各界於左祠。演說國事。與禹同被舉爲葬麓總代表。官紳竭力沮抗。卒葬之。而清廷伺革黨益嚴。陳於時手建同盟會湘機關。值禹烈士之謨。極得湘人士傾向。禹尤推服陳君。遂與冒險營葬。軍學界會者十萬人。

覃振、石廣權、譚心休、寧調元、仇毅、仇鰲、陳荆、趙繚、李果、薛祈齡、易宗夔、劉庚、先黎、尙蘇、蘇鵬、廖秉衡、童俊、黃吉廷等百餘人助陳尤力。陳君又與禹烈士見學生大可用。遂倡建湖南學會。陰以聯絡學界爲運動。獨立計。湘省人心愈趨向革命。學生軍人奉禹、陳二人如泰斗。各校皆派代表全體舉禹烈士與陳君長其事。而譚延闔、易宗夔、鄒代藩、周震鱗、羅永紹、陳嘉會、陸鴻達、齊璜等暗與聞焉。陳君在湘之革命機關。一首創之湘同盟會先設天心閣禹烈士長之嗣移

北門湘利乾禹宅。陳長之一邵陽中學堂。是校學生思想最高。辦事者石廣權。劉庚先譚心休。迎陳君居校內。鼓吹革命風靡全省。陳君病時。各界各校派代表慰問。一惟一學校禹烈士手創。而黎尚雯石廣權鄒代藩陳安良所力營者也。陳君與禹烈士革命計畫多於是校密議。其學生舒紹亮岳翰唐無我劉盛諸君及成仁烟台之唐烈士禹之子夷蒼等百數十人皆有自尊獨立之風篤信禹陳之學說。其校風爲全省各學校冠。禹被殺陳出亡。清大吏以該校爲革命機關封之。

陳君又於沿江一帶運動尤劇。與劉敬庵朱松坪時功璧等從事。日知會設機部於武昌督署後高陞巷。陳君祕糾軍學同志大開演說。革命會於黃鶴樓潛遣其弟家鼐散民報洞庭波漢轢諸革命報於鄂軍界冀以激動軍心。急收實行之效。時余鯤常汝川甯坤多人暗與伊弟結焉。又與楊恢成亞龍鄭先聲郭

連城馬福益等聯合長江會黨以助其勢陳君任沿江七省機關部之視察招納會員至千餘人而東南革命之潮益澎湃矣。

陳姚葬後同志激昂戰雲四布陳君乘機與禹烈士密議火長沙撫署以大義召天下事洩禹烈士成仁清撫捕陳君急乃以官服間道走江西萍鄉出亡清廷詔沿江大吏捕羅不獲遷怒其家其父被累以邑紳楊翌如等救獲免而滿大吏端方鐵良瑞澂等恨陳君尤甚會同沿江海大吏懸重賞購清廷大下捕革黨令於是萍鄉醴陵之役長沙覃振之獄曹武之獄寧調元之獄武漢胡瑛朱子龍劉敬庵之獄秋瑾杭州之役楊恢揚州之役及毓筠南京之獄述慶借趙聲熊成基東南之組織迭撲起全國恐怖人心愈憤直接間接靡役不有陳之黨友關係至是而陳氏創箸洞庭波主事滬上倡葬岳麓運動長江之風雲遍全球矣。

陳君於內地實驗革命知非軍界同情不爲功當其事敗返東益注重於此寓桑原城西二館時同盟會陸軍中人如李烈鈞黃郛王天培仇亮曾昭文華世中何瑞峯劉召棠及他重要同志常於日曜聚陳君寓商進行因聯絡留東振武聯隊測量憲兵士官中有思想者衆且嘗於陳寓介軍人加入同盟會焉起義時建牙諸督師半係當日與陳君往來者其弟家鼐從戎武昌久陳君嘗與函商機宜祕密運動先是陳君自丙午夏携陳姚櫛過鄂與劉朱二烈友及遙日知會諸君運動軍界去後未幾長沙敗耗至劉朱密電陳君謂鄂疆吏索君亟由湘逃出長江時弗道鄂君遂有繞道萍醴由江西遁滬之行而張彪制軍嚴瑞澂至防益厲稍露形迹者不能容陳君遂示其弟外示腐敗而內密加聯絡故家鼐居鄂軍九年張瑞不覺其即被拿案之陳君弟也而劉朱敗後之武漢黨人漸與陳君通消息隱隱欲動焉

陳君又慮中國壞地遼闊革命難於普及丁戌間赴山東青島沿海一帶組織同盟會機關部而陳幹劉冠三景定成陶成章商震諸志士與焉迨武昌起義山東響應尤速商震司令關外陳幹開闢徐州勛閥卓著所部多山東當日運動舊部結果之良蓋可思矣綜計中國大革命失敗者十七次而陳君與其事者數次被捕而脫險者十數次如長沙禹烈士宅之役邵陽中學之役江西樟樹鎮水險之役南昌九江被擒之役上海小東門道捕之役南京秦淮河被圍之役山東海岸之役洞庭波之獄漢穢之獄莫不親履危險百折不回其立志堅卓任事勇敢有如此者

乙丙丁戌間滿偵騎四出同志側足同盟會中勇而敢死者聚陳君所居荒井寓商敵對陳君遂創一小團曰血黨事最密雖老同盟亦無多知者專以暗誅僨奴爲事陳君比邀同盟會舊同志喬宜齋仇亮王延祉杜義楊樹楷華世中

何子奇等發起之旋介鄭先聲陳墨峯唐聲海等數十猛士加入焉時端方遣捕楊烈士恢之劉祝三至東易名金壽山計在誘陳陳遺血黨唐聲海至日本警署以劉犯烟禁告密囚斃之捕鄭烈士先聲之朱孟廉者端方先使至東誘陳君及劉君接一吳崑者也陳察其奸乃下誅奸狀于血黨未幾朱遁鄭被朱誘捕旋血黨中人以反間計誅之徐錫麟刺恩銘之役血黨中人陳墨峯烈士之功爲多遂同以身殉

晉秦燕魯北方諸大革黨陳君無不結識者仇亮至晉益加聯絡遂合吳祿貞有石家莊之大舉事洩吳刺而仇南圖血黨中喬宜齋以留英學生歸孫中山介法國大革命友人遍游東南十數大省以外賓鼓吹中國革命喬君任舌人陳君所建長江各機關多所接洽此行影響四方尤大且遠東京神田啓智譯社者湖南留東革命同志機關而克強所常往來者也陳君與血黨王延祉及

同盟會員柳聘農居之陳與王嘗於同盟會物色血黨人物遴擇甚嚴萍醴之役陳君與鄧恢宇鄭先聲等請於中山以金遺血黨楊樹楷歸應事敗聯長江會黨返東杜羲青年而好俠陳君爲滿廷大索天下自丙午由湘出亡十年未至北京羲乃與陳友李烈鈞商震景定成及華何等嘗於國內有所計畫遙告陳君羲又嘗約馬傑首領與陳君會焉。

中山之返國也政務上多所擘贊偕赴武昌議大政陳君又於滬寧間組織政團輔贊宋教仁籌立南京新政府謀牽制清廷兵力遂冒寒率死士杜羲等赴大連奉天一帶組織鬍子隊力備南征部署已定以和局成遂罷旋與張繼往返滬寧調和南北融化黨見以謀統一之局中山又以陳君爲首創上海同盟會之舊人特委其與于右任姚勇忱黃郛褚民誼等重新組織光復後之滬同盟會是爲陳君手建滬同盟會之第三回也陳君極力組合部伍再整適中山

邀同赴鄂。陳君遂託姚等堅任其事。即前國民黨交通部是也。

迨共和告成政府成立。決計歸養。寸職不居。黃克強宋鈍初電湘都督及特別臨時省議會。舉爲參議院議員。於時風雨飄搖。上下惶惑。陳君決大疑定大計。議論鋒出不苟。舉細故所爭。皆卓犖大政。臨時不撓。國基漸固。其被舉總理。中央共和紀念會也。招徠蒙藏。大活佛導以五族共和之義。各喇嘛洗心傾向。深得其力。而共和之思想。愈以深灌入人心者。以此張方慘殺之案。起天下洶懼。有功者人人自憚。幾有擁兵自衛之勢。大局將裂。岌岌虞自中山入京羣疑。渙釋。自陳君提出十大罪。查辦黎副總統政府爲之失色。而起義諸首領始信。監制政府吾國有人。猜疑頓釋。南北翕然矣。

先是陳君隨中山赴鄂副總統招宴數次。互表政見。意氣隆洽。及張方案出。陳君毅然詰難。聲震全國。其不顧私交急公好義。如此。查辦案卒未再提者。一以

黎公鎮服東南令政碩望可望恢復議員本如日月之大公毫無成見一以中山夙與陳君善堅囑暫止是案皆爲國計而大局隱賴維持固彰彰在人耳目也。

陳君十年來嘗任同盟會鼓吹部部長及文事部長職著述騰達中外若手創之漢幟洞庭波（陳出亡後甯調元以與陳共事洞庭波入獄）諸書及各革命雜誌日報之文莫不飛揚跋扈異論息喙漢幟者七年前鼓吹革命最有力之領誌陳君首與同志最初發明國旗以名書今五色旗所本也輸入內地軍界甚多影響尤速出數期清廷大震通飭各疆吏嚴緝陳君而書被禁焉且著有政治專書數卷詩四卷文六卷均待梓以行於世陳君久以文名著海內外革黨各文報咸倚重之所作甚富鼓吹最力旋以文字効力已著專注實行後克強囑作文天討太炎請作文民報易木羲陳愷梁由爪哇三寶壠招辦報務。

田桐由南洋延主筆中興報漢文報商震蔣衛平由吉林招主長春日報景定成由京請作國風日報王用賓杜羲由晉請往理晉陽公報于右任由申屢招主筆民吁民立

陳君方有事於沿江沿海之實地號召未兼應也去歲與京內外報館同志八十餘家創辦新聞團陳君被各報票選爲團長海內輿論漸歸一致常與東西各國新聞記者及名流往來發揮政見化除國際誤解廣聯國民外交極有影響於承認問題此其落落大者也當同盟會之在東京也其時宋教仁張繼汪精衛胡漢民陳天華、田桐、景定成、黃侃、汪東、景耀月、湯增璧、雷昭性等方挾文字鼓吹革命標徽樹幟陳君相與角逐馳驟爭盟文壇海內外知名罔敢睥睨由是訂交逾密而孫黃以獲諸君子贊助內部益堅實不可搖撼黨勢漸擴宋陳分途回國宋君奔走臺灣奉天大連陳君同時有膠州青島山東沿海一帶

之聯合。臨行相約爲拊背扼吭。直擣燕京大計。

尋各以事敗。相率返東宋。至陳寓桑原館。把酒歡飲。時白逾桓入獄。宋與吳琨脫歸。陳君與陳幹被德人與清吏察覺而敗也。武漢起義前數月。陳君數祕函教仁於滬上。籌畫進行。及南京新政府成立。教仁草創法度。經緯萬端。招陳君往來。上梅松崎洋行。南京龍公館之間。建國大猷。與有謀焉。前宋陳二君返湘游岳麓。弔烈士賦詩聯句。相與痛哭。湘人士咸爲感動。宋君一夕邀舊同志吳景鴻。盛時曹武等十餘人。至陳君寓。彷彿張之登堂拜親。是夕劇界開宋陳歡迎會。

宋君親侍陳尊人觀劇。備極歡談。以革命被累。而多年離散。之父子朋友。娛聚一堂。宋君因一再至陳尊人處。留聯紀念之旋。宋君赴武漢。寄詩相慰。勞兩次電促。至漢滬同行。入都商議大政。其意氣拳拳。於陳君尤摯。蓋陳君十年來文。

字言語之倡導政治思想之表見始民族民權而終民生社會與宋張田吳白諸舊人道同而志合居遊之際皆有神契所謂死生交也陳君爲人剛毅與人交表裏無異重然諾開心腹相示學術政見有不合立與抗爭事後坦然無芥蒂人以是樂與交遊湖南革命震一時而周麟亦革命健者也陳君昔以政見偶與爭論後於克強席間一見交驩遂爲刎頸交其心迹磊落光明類如此陳君輒於革命餘閒政治公暇樂偕海內外名流騷客玩遊山水賦詩寄興恆與八指頭陀大僧人及他名僧結方外緣其志趣曠達超越塵俗常慨慕漢諸葛晉謝安美盧斯福日伊藤之風焉

綜計陳君奔走革命十餘年所交游而共患難者皆當世舊黨人生者如孫中山黃克強宋教仁汪精衛張繼景定成李烈鈞吳敬恒蔡元培胡漢民陳其美于右任馬君武陳陶怡黃鄂白逾桓田桐吳崑陳幹商震曾昭文高天梅劉冠

三杜義蔣翊武覃振柳亞盧甯調元及述慶等死者如陳天華禹之謨楊篤生陶成章姚宏業秋瑾陳墨峯劉家連朱子龍林時爽陳與燊馬福益鄭先聲楊恢等凡湘省麓山烈墓數十人粵省黃花崗七十二人大半與陳君共生死共患難剖肝膽以相見者也陳君亡命中嘗望長沙不能歸思親泣下於大革命後始省親回朝家四壁立十年久別之老親見陳幾不識湘人士開會歡迎累月不絕

陳君蒞會必暢發政治社會主義輿情大洽時偕在湘者李懷霜贈陳君詩有今日湘湖千斛酒家家爭醉自由神句宋教仁與陳君游麓山聯句弔烈友兼贈陳君云陳龍豪氣今猶在百尺樓頭一漢元文豪政傑重聚故鄉稱盛事云此次被舉爲衆議院議員赴國會召集湘省水師數隊歡送至漢卽丙午事敗清將楊明遠奉檄捕陳之舊營其將領則早易人矣一時湘父老傳爲佳話到

京時各省重要同人。紛紛函電。商詢大政計畫。共研組織政府方法。斯人復出立法。得人張民權。振民氣。使吾民出黑暗而覩光明。民國有攸賴乎。

述慶曰。予述陳君革命大事記。讀偕宋教仁游岳麓聯句弔烈士作。及歷年革命諸詩文。爲之慨然流涕。往者已矣。來者尤當出其革命時代。旋轉乾坤之力。振刷滌盪。急起直追。躋吾民於大同康樂之域。能事始畢。顧徘徊審顧。坐失時機。將陷民國於危亡之地。泉下諸先烈。其不瞑目矣。讀陳君革命大事記。或者其有悲感憤勵之心乎。

### 跋

前年光復時間。予由滬旋里。適南京第九鎮兵退至丹陽。風聲鶴唳。地方之秩序擾亂。予四處宣言。虜軍如何腐敗。如何野蠻。革軍如何精銳。如何文明。負固小醜。不日定當撲滅。人心恐怖中。聞予是言。而略爲鎮定。其實由鎮江至蘇州。

均毫無防備。危險異常也。逾三日。鎮江與丹陽同時光復。城市粘有鎮江都督林之通告。父老紛紛問予曰。此都督林者果何人。人果何如。予曰。此即駐鎮某軍林頌亭先生也。予郡得此人而坐鎮。百萬生命財產可以擔保無虞矣。斯時我鎮屬人人腦筋中皆印有林先生之姓字。沒齒不能忘。乃未幾而先生去鎮江歸隱于珂里。未幾而先生抵北京暴卒于旅邸。嗚呼痛哉。曾幾何時。開國偉人僅如曇花之一現。搔首問天。何遽奪我元勛之速而且慘也。此後國利民福。尚有希望耶。予方擬搜輯先生之事實。以作我鎮人之紀念。適晤泣羣君。出其所編林頌亭先生遺著一冊。繙而讀之。雖吉光片羽。而先生之價值已不可一世。爰拉雜而書數言于其後。民國二年夏初曲阿賀羣上識。

爲民懇讓賠款書

嗚呼。吾民國承滿清衰弱之餘。國債纍纍。衆生憤憤。憂時之士。無不扼腕痛心。

前年共和先進國之美國。因憫我華民生計維艱。願讓棄庚子賠款。全球稱頌。今春有伍廷芳、陳國權、王文典諸先生。發起華民討論會。請求各債權國。允讓庚子賠款之舉。斯可謂補救民國之根本大問題也。當此世界主義、人道主義、昌盛之時代。吾知鄰邦必能以美國之德爲德。允我所請。不我拒也。茲得其宣言書採錄如下。

中華國民對於鄰邦感情。至近時乃愈富。鄰邦字華之念。亦於斯而益摯。此誠地球萬國。競尚人道扶携進化之始期也。吾華民幸而屆此盛會。宜如何惕勵。祇競以副諸鄰邦殷殷扶携之雅誼。此爲我四萬萬華民所不容或忽者焉。雖然庚子野行之遺罪未消。際茲多難之秋。又無財力以了清賠款。俾得早日謝去惡紀。吾曹華民。益將何以對彼債權各國乎。言念及此。嘗竊追恨清季諸王大臣載勛、載漪、毓賢、徐桐等。妄釀滔天大禍。開罰於鄰邦。而又貽害於齊民。

也。前清庚子之歲。諸王大臣。好自作怪。唆成拳匪之亂。無故攻打公使館。殺戮外國民。以致鄰邦震怒。聯軍深入京津爲之動盪。賴各鄰邦雅念華民無疚。不忍無罪受刑。又因少數爲禍首之諸王大臣懲儆計。於是訂定賠款四百五十兆兩。每歲攤償一千五百萬兩。構成和局。在鄰邦字華之意。固已厚矣。然自華民方面思之。當時反抗拳亂甚力。且有因諫爭而舍却生命者。卒因諫爭失効。釀茲奇禍。築成高大債臺。而負擔債務之仔肩。悉付齊民。按期輸將。迄未清了。是華民不啻無罪而受罰也。罰己以益鄰。義有所安。况係贖罪之資。詎曰不宜。但推原致罰之案由。非發生於鄰邦之公意。又非華民之罪過。純屬少數諸王大臣愚妄之結果。此則吾華民之得以表白於各債權國者也。蓋國家以人民爲主體。前清專制時代。人民幽居闕葫蘆之中。無從與政界通聲氣。政界人物實不足以爲人民之代表。少數諸王大臣。又不足以爲政體上之代表。代表肇

禍。人民無從救正。亦一無可奈何之事也。而爲國家主體之華民。至民國始得  
稍露其頭角。少數權貴。既肇奇禍於前。而爲主體的全體華民。出而向各鄰邦  
認罪。禮之正也。少數權貴肇禍。而嫁罪於全體華民。而全體華民。出而向各債  
權國。訴明衷曲。償清賠款。亦分之宜也。但今日中華財源困涸。艱窘萬狀。人民  
走險。或流而爲盜賊。其影響波及於租界。國家不得已以借款還債。仍是挖肉  
補瘡之圖。際此艱危之悲運。華民縱能出頭露面。思有以償清賠款。其如願宏  
而力不及何。不得已而向各債權國。懇讓庚子賠款。冀輕負擔。又情理上之所  
有事也。然內外人民。於感情上。雖無何種關碍。而於名義上。則各以國界爲前  
提。人民既以國家名義爲梗阻。故華民對於法理上。無要求鄰邦解脫債權之  
理由。惟對於鄰邦之道德上感情上。則勢不得不請求鄰邦之允讓庚子賠款  
也。計中國庚子賠款。攤償期限。凡三十有六載。自辛丑以至於今。所償約抵四

分之一。於鄰邦之歲入。僅如毛髮之益。而在中國觀之。則分流浩大。窮困險象。因以成立。以致人民顛連流離。爲講求人道者所不忍覩。美先進國也。最富於人道觀念。憫華民之窮。讓棄庚子賠款。殆已數載。英之文明實與美并稱。對於庚子賠款之棄取。正在提議之間。其字華之實效。於茲顯著。其他文明諸國。對於華民之觀感。諒具同情。讓棄賠款之動機。想能由人道上。如旭日朝升。燦爛而出。然而未敢必者。或由國家意見。爲之梗阻也。今者吾華民處於倒懸地位。鄰邦所共知。不得已以萬歎之心腸。向各債權國。而爲人道上之請求。或亦哀我窮民。原諒而不此拒乎。賠款之肯護與否。聽憑乎各債權國。國家道德上之處置。若果有效。華之福也。民之幸也。鄰之德也。而地球人類競求人道之紀念。害於是乎在乎。同人等。本此意念。不禁掬誠致敬。聯情向各債權國懇讓。今後繼續的庚子賠款。敢敬告人羣中之道德家。求同聲之相應。冀贊助之。殷勤進行。

手續當另詳之。伍廷芳陳國權王文典等公啓

### 名人韻事

江甯鄧少婷女士邦廉詩名甚著。惜不多作。前有送陳君赴海外一首。膾炙人口。茲覓得原稿及陳君答詩。亟錄如下。誠一時之韻事。而陳君之風流自賞。亦可見一斑矣。

外子因中美英睦誼會事。將有海外之行。作此示之

鄧邦廉

海水迢遙萬里程。悔教夫婿去。聯盟歐洲女子知多少。誰識天涯望月情。

內子以余有海外之行。作詩規諷賦此答之。聊以解嘲

陳國權

婦人醑酒古今同。色相從來豈盡空。博得三權同鼎立。男兒到此亦豪雄。

君常戲謂謂

余此去易娶一英婦一美  
婦以符三權鼎立之義

毀家紓難世難傳。郡望江東第一流。莫倚高樓望明月。垂髫兒女且消愁。

莽莽神測半劫灰。共和祖國去徘徊。愛他女子爭參政。豈是尋常訪艷來。  
神山縹緲望東瀛。文字相同感易生。十里櫻花紅不斷。衣羅派克足移情。余擬日本吳衣羅派克卽上野公園爲東京第一勝

### 三烈女同時畢命

上海楊樹浦集成紡織廠已故帮辦李英芝。鎮江人也。係前清己卯舉人。其妻韓氏。生有三女。均未許字。長女現年五十歲梅英。次女四十歲鳳英。三女三十七歲秀英。住居楊樹浦西效積里一百九十九號門牌。近因韓氏患病身死。由長女拍電至揚。招舅父韓松藩來滬料理喪事。韓卽遣子紫佩來申往李家備棺收殮後。由李女與韓向索存款。韓竟圖賴不認。以致三女忿不欲生。於民國三年五月十二號晚自縊斃。命由傭婦王楊氏回家見門鎖閉。呼喊不應。告知鄰人敲門入內。見三女均已縊死。當卽報告捕房。捕頭飭探往查。卽將屍體車送

斐倫路驗屍所經中西席員蒞所驗明委係自縊身死驗畢由捕房將屍交韓紫佩傳案經中西官研訊據供死者之父故世後有莊太太捐助洋一千元帶歸揚州存與某當內按月取息洋十五元寄中歸死者家內用度後因家叔仲藩因病去世將此款交與家父接管此次接電後家父命我來申料理喪事惟死者身畔檢出之冤單上書明其父李英芝有洋三千元存與舅父韓仲藩處屢次向索圖賴不還等情此事實不知悉云云又傳傭婦王楊氏供訴前情中西官得供之下飭屍戚韓紫佩先行具結收殮候再查明核辦其冤單以針綴於一女胸前爲巡捕所得文匯報曾載其譯文大旨如下

余等姓李鎮江人氏父爲前清舉人沒於光緒二十五年開喪之日父友某君曾爲募捐洋三千元叔某遂生貪心從不以此款告知母親九年以來苦不可言母親乃以憂鬱而死叔死之時曾以款存交某戚戚已來滬抵賴不認並命

余等扶櫬回里，女子之本分。余等素熟知爰於今夜自盡以保名節，望不必經官相驗。且勿去所衣孝服深恐歿後余等之志不能自明，特留此書以告世人。如能追得吞沒之款，以一千五百元捐入紅十字會，余等之棺葬於親旁云云。三女於未死之前數日，曾經函懇該廠陶總辦之夫人周旋，茲覓得其原函如下。

總辦太太安啓適，纔四時到府面求尊使傳言：太太有恙，不能爲殯，所求者因先母之棺明日必須送到京江公所舍下，無人一路如何能去，故叩求總辦太太派一妥當之人沿途照料，則感恩無既。且舍下日用韓姓祇有六百五十文一天，先母在日飢寒交迫，恨恨歸泉晚等本欲同歸地府，因先母棺未入土，求總辦在督辦前吹噓，能將韓姓之款提歸舍下，則功德無量。韓姓今日連六百五十文不發舍下一無所有，明日出棺之費全無。求總辦太太暫借數十洋以

濟眉急一俟款到卽當歸趙專此叩請福安棘人等泣叩並在李美英身畔檢出一字條上書借王奶奶大洋十二元今以物件作抵計方桌一只京末一只板櫈一對浴盆一只衣箱兩只云云旋聞情殊堪憐特爲開會追悼表揚其志節繼關吞沒巨款致斃三命殊與人道主義不旋以該會名義函致公共公廨調查該女女沉冤而重人道

## 注意

此案發生之日適爲本編將次出版之時可恨在第四編內重爲紀述以歷閱者

